

古文品評錄



# 古文品外錄

上冊

明·陳繼儒輯

據原刊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第一輯  
四十七種

# 古文品外錄序

吾友陳眉公神檢高閒博綜羣籍選古文品外錄既成以示王子王子曰余不敏讀古人書如隙中數鴻乙而已持敗臺囊雲霧而已品內之不知焉論外乎眉公喟然歎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先正樸重於古人之文類論而不議雌黃而去取之自昭明文選始昭明以降選者莫煩於宋然昭明以六朝選古文也猶之乎六朝也宋諸公之以宋選古文也猶之乎宋也要之乎世園文文園識矣非但自囿其識遞耳而遞目之抑且囿百世以下讀者之識非但囿讀者之識抑百世以前作者之神情笑貌筋髓脈絡種種生動之妙亦囿焉而不得出矣人第知窮餓者之苦而不知醉飽之過也今夫稻粱魚肉天下之至美也抑以口食不以舌食如鼴如坻若嚙若噦於是不羨之梅未漿之茗含辛之薑禁火之餳皆得而奪其好迨于一嚼甘再嚼醒予之以稻粱魚肉而後知其美也新陳之相化其亦何常之有至于新者陳而陳者乃始復爲新民之好新甚矣不使之日新於虛談小慧剽剥離跋之學而使日新其好于古人之文章亦猶尙論之遺意也余故擇秦漢以來之文旨遠情深者得三百餘篇其或詞章之外別具

古文品外續序

二

世變余亦間爲箋疏以備咨考凡余所爲如是者要欲學者知九洲之外復有九洲九略之外復有九略引伸鼓舞其聰明使之不倦而已王子笑曰噫嘻子之糟粕則猶吾之醴齊也予病在飽余病在饑且也非品外人誰能品品外文者是在眉公哉是在眉公哉

太倉王衡書

# 古文品外錄小敘

文章家既已品矣而曷以云外吾舊誦鑒淹遠黎杯五鼎潘吾雖復刻迹而迹刻矣定非宇宙外山耳目外事也龍門本紀始五帝而他志林所謂連逋而殺命而合雄輒曰紀意琬碑璆檢必有垂而傳之者而龍門未之見茂先至瑯嬛福地猶自負二十年外書已盡讀而所未見非果七瑛丹書一則歷代史也一萬國志也徘徊望右而拜幾自悔從前暖昧至此恐不任而絕脈嘵必周世多力人如賓尼始足令老嗚張目中其說而曰大謾乎哉夫王鐘北識不過十口授作書皆有義理則不必與篇隱帙之爲外也孫舉服棘刺丸至不能爲自足一語解嘲則不必神經怪牒之爲外矣而不然昔辭譜盡抱犢山素書奉娛泉中日挺兩龍白圖蘭葉而朱文固內也獨恨後世不學余猶不知南華而翻以忌庭筠華省名即作判事而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者至使通綜君子品千秋文章而分之曰若爲內若爲外無乃故爲學一先生之徒設此方便門邪眉公猶世深用心良苦余不敏師眉公而志眉公之志敬爲之梓之乙丑孟夏歸自

北游書 朱蔚然

古文品外錄序

# 古文品外錄目次

## 卷之一

河內詔

漢章帝  
養老詔

與婦弟任武達書

漢明帝  
馮衍

天問

問上元夫人

屈原

西王母

行軍篇

報李陵書

孫武

蘇武

司馬相如誄

漢雜事祕辛

卓文君

戴德

武王踐祚記

無名氏

酒箴

楊雄

答劉歆書

趙皇后

奏成帝牋

後漢鴻臚陳君碑文

鄖鄆淳

卷之二

- |         |      |           |     |
|---------|------|-----------|-----|
| 與王匡書    | 胡母班  | 典論自序      | 魏文帝 |
| 與申屠蟠書   | 黃忠   | 答繁欽書      | 魏文帝 |
| 責鬱奴文    | 黃香   | 上文帝書      | 曹植  |
| 教鄧子弟詔   | 漢鄧皇后 | 憫體說       | 曹植  |
| 奏記外黃令   | 申屠蟠  | 謝辟疏       | 管甯  |
| 僨約      | 王褒   | 與許靖書      | 王朗  |
|         |      | 儉葬制       | 曹植  |
|         |      | 鮑出傳       | 管甯  |
| 與太尉楊彪書  | 魏武帝  | 與諸葛瑾書     | 魚豢  |
| 與楊夫人袁氏書 | 卞夫人  | 奉鄒郎王休書    | 吳主權 |
| 祭橋公文    | 魏武帝  | 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 | 孫綽  |
| 三月詔     | 劉後主  | 移諸葛恪書     | 薛綜  |
| 黃陵廟記    | 諸葛亮  | 卜疑集       | 嵇康  |
| 薄葬制     | 魏文帝  | 答辛曠書      | 皇甫謐 |

麗娥親傳

皇甫謐

薛靈芸傳

王嘉

吳貞獻處士陸君誄

陸機

姚馥傳

王嘉

答車茂安書

陸雲

許彭城王義康與徐湛之書

范曄

與平原書

潘岳

卷之三

王嘉

上客舍議

陸雲

左芬

與吏部謝萬書

王羲之

元皇后誄

稽含

誓墓文

王羲之

弔莊周文

俞益期

保母帖

王獻之

與桓祕書

習鑿齒

山亡

于寶

與韓康伯箋

孫氏瓊

賄仙城慧命禪師書

戴達

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

陳氏

酬戴先生書

戴達

與從弟孝徵書

孫氏瓊

答舅母書

許邁

與妹書

陳氏

與隱士劉遺民等書

釋慧遠

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

寡婦淑

謝遣妻孫氏書

許邁

答兄弟書

與裴晉書

竺僧度

與尚書令袁粲書

丘巨源

與子儼等書

陶潛

報羊希書

周朗

祭從弟敬遠文

陶潛

與從弟僧綽書

王微

祭程氏妹文

陶潛

告弟僧謙靈書

王微

自祭文

陶潛

報何偃書

王微

會稽太守下教

陶潛

與江洪書

周朗

畫山水序

陶潛

登大雷岸與妹書

王微

文章流別論

陶潛

與王僧虔書

王微

與姪子書

陶潛

與天公牋

王微

與始興王溶書

袁淑

與聞喜公子良

周顥

與何尚之書

張敏

與蕭令王僕射爲袁彖求謚書

周顥

與臧巖勑

宋武帝

讓婚表

江廣義

讓婚表

無名

自序

報袁叔明書

與交友論隱書

江淹

答趙景真書

江淹

報皇甫規書

嵇蕃

## 卷之四

與廬陵王義真牋

謝靈運

詣闈上表

謝靈運

譽隆法師誄

謝靈運

與齊高祖書

沈攸之

答沈攸之書

齊高祖

遺崔顥書

豫章王嶷

與南郡太守劉景莊書

蕭子良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蕭子良

爲竟陵王致書劉隱士

庾杲之

三冷僧嚴書

劉善明

遺崔祖思書

劉善明

誠子書

王僧虔

上太祖陳政事啓

崔祖思

與尚書令王儉書

張充

爲陳顯達與朝貴書

徐虎龍

辭隨王子隆牋

謝眺

與何胤書

梁武帝

請徵補謝朏何胤表

梁武帝

與劉孝儀令

梁簡文帝

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

梁簡文帝

答張纘謝示集書

梁簡文帝

答新渝侯和詩書

梁簡文帝

答晉安王綱書 梁昭明太子

謝勑賚水犀如意啓 梁昭明太子

與何胤書

與劉智藏書

與劉智藏書

梁昭明太子

與徐勉書

梁元帝

報博士劉杳書

沈約

與徐勉書

沈約

與徐勉書

沈約

簡麟士

沈約

謝東宮賜宅啓

庾肩吾

戒子書

徐勉

致僕射徐勉書

伏挺

報伏士標書

徐勉

詩評序

何遜

爲衡山侯與婦書

張績

謝東宮賜園啓

自序

## 卷之五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釋真觀

天嘉六年脩前代墓詔

劉師智

答虞仲書

陶弘景

授陸敬游十賛文

陶弘景

永嘉郡教

丘遲

與陶隱居書

太元真人

言志書

蕭子雲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劉潛

古今書評

袁昂

詔答沈炯

劉峻

自序

陳武帝

與詹事江總書

陳後主

諫陳寶應書

盧寄

勉學篇

顏之推

思鄉疏

沈炳

李彬

卞彬

陳情表

沈炳

劉令嫗

謝貞

與李邢書

徐陵

謝貞

使東魏值侯景亂與北齊尚書令求還

徐陵

朱瑩

魏收

書

徐陵

祭荅徐敬業文

閻姬

答周處士書

徐陵

與子宇文護書

元樹

玉臺新詠序

徐陵

報母書

王偉

爲王寬與婦義安公主書

伏知道

遺公卿百僚書

元樹

與徐陵薦方圓書

周弘讓

爲侯景報齊文襄書

王偉

復王少保書

周弘讓

薦京兆韋泓

應詹

梁清

劉敬叔

周儀同松滋公拓跋競

庾信

## 卷之六



祭杜康文

祭處士仲長子光文

東臯子集序

進鬪羊表

東山記

爲伎祭元十郎文

請不稅關市疏

代公主讓起新宅表

檄告西楚霸王文

魚弘傳

齊宣孝陳皇后傳

遊山廟寺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爲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

王勸  
王勤

進兄王維集表

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餐霞樓上送烟

子元演隱仙城山序

李白  
蘇頌

陸文學自傳

牧守竟陵因游西塔著三感說

周願  
陸羽

字誥判

薦楊平書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顏真卿

論驟識收藏購求因玩

張彥遠

卷之八

在貴州與修史學士吳婉書

宋之間

館陶郭公姬薛氏墓志銘

陳子昂

柳玭

奏記宰相

劉知幾

歐陽脩

辭官歸滑州表

李邕

李渤

請替李邕死表

孔璋

權德興

爲夫請戍邊自贖表

溫氏

李商隱

孟浩然集序

王士源

李商隱

五如石銘（并序）

元結

劉蛻

唐亭銘（并序）

元結

崔鶯鶯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元結

周顥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韋皋

殿中少監馬君墓志銘

韓愈

周顥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

韓愈

韋皋

祭河南張員外文

柳宗元

陳鴻祖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韋皋

家訓

機道銘

歐陽脩

南溪白龍洞序

李渤

送當塗馬少府序

李商隱

奠小侄女寄寄文

李商隱

祭長安楊郎中文

李商隱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并序）

劉蛻

蓄狸說

楊夔

答微之書

崔鶯鶯

西川鸚鵡舍利塔記

韋皋

到難篇

周顥

衛公故物記

韋皋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

杜甫

酒功讚（并序）

范陽盧秀才墓志

杜牧  
白居易

卷之九

白居易

乞巧文

柳宗元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筭郭師墓志

柳宗元

自居易

與京兆許孟容書

柳宗元

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

白居易

故襄陽丞趙君墓志

柳宗元

白居易

荊州與楊衡說舊因送遊南越序

柳宗元

白居易

符載

白居易

白居易

觀市

劉禹錫

白居易

白居易

義激

崔鑑

白居易

白居易

馮燕傳

沈亞之

白居易

白居易

歌者葉記

沈亞之

白居易

白居易

旱辭

周墀

蘭陵老人傳

段成式

京西店老人傳

段成式

卷之十

北里誌序

孫榮

江湖散人傳

五覶詩序

皮日休

祝牛宮辭(并序)

陸龜蒙

蘇廩

紀錦船

陸龜蒙

陶穀

書李賀小傳後

陸龜蒙

謝絳

甫里先生傳

陸龜蒙

范仲淹

尚書左丞徐公寫真圖讚(并序)

陸龜蒙

歐陽脩

過張祐丹陽故居序

劉禹錫

歐陽脩

書褒城驛屋壁

孫樵

歐陽脩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蘇舜欽

書何易于

孫樵

報韓維書

滄浪亭記

祭東向原道文

新田詩

答段縫書

芝閣記

貽王安石書

辛謫傳

張愈誄

卷之十一

怪石供

硯銘

祭龍井辨才丈

惠州祭枯骨文

蘇舜欽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呂惠卿

宋祈

妻蒲芝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觀基

雪浪齋銘并引

書游湯泉詩後

文興可琴銘

補龍山文并引

寄子瞻書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汝州謝雨文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御風解

秦少游絃

上林旁州書

陳夫人墓志銘

跋奚移文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轍

蘇轍

蘇轍

蘇轍

蘇轍

蘇轍

陳師道

黃庭堅

黃庭堅

潭州飯僧疏

丁謂

游漱玉巖記

喻汝礪

單道開贊

唐庚

蘇雲卿傳

劉子翬

猪齒白化佛贊并序

晁補之

湖州石林記

范成大

新城遊北山記

晁補之

晁補之

南豐集序

王震

## 卷之十二

謝講和赦表

岳飛

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

陸游

奉詔移僞齊檄

岳飛

跋李莊簡公家書

陸游

答王觀察書

張詠

姚平仲小傳

陸游

龍井題名

張詠

跋陳伯正所藏山谷帖

陸游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呂大鈞

師伯渢文集序

陸游

弔說

沈括

金石錄序

趙明誠

良方序

王十朋

金石錄後序

李易安

臥龍行記

張世南

跋韓幹馬後爲龍眠居士書

董逌

高蓋山記

沈括

再書馬圖

董逌

書張戡晉馬

董道

祭幻住庵明師弟文

釋德洪

送秦少逸李師尹序

釋慧日

許翰

禪本草

祭黃長廢文

潘興嗣

與介石

送趙希道書

王炎平

中嶽外史傳

嘆祭文丞相文

司馬光

始入華山至西峯記

答劉蒙言

釋德洪

上南峯記

跋山谷字

釋德洪

過東峯記

明白庵銘并序

釋德洪

宿玉女峯記

餘杭政禪師傳

釋德洪

劉辰翁

蘭玉書院記

釋惠洪

劉敞

先秦古器記

劉敞

古文品外錄 卷之一

華亭陳繼儒仲醇選評  
仁和朱蔚然茂淑參閱

天問

屈原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明明闔閭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圓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桂何營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宵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敞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荒在腹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謀而行之鵠龜曳衡鱣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遇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鱣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鱣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憑

怒。豈何哉。以東南傾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轄。其宿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闢啓。何氣通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馬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龍虬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儘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辨九衢。棄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鯀魚何所。虧堆焉處。羿焉彈日。烏焉解羽。禹之力歟。功降省下。士方焉得。彼讖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四合。厥身是繖。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飽。啓代益作后。卒然離騷。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默。蕩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面禹播降。啓棘賓商。九辯九歌。白鶲子屠母而死分寃墜。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姬。鴻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脅。而后帝不若。湜娶純狐。眩妻发謾。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萌蘿是替。何由并投而歟。疾脩益。自蠶嬰華。胡爲此堂。安得夫昌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誓號起雨。何以興之。撫羸扶睂鹿。何以膺之。鼈戴山抃。何以安之。釋母陵行。何以遷之。慄澁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隈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賴。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舜閔在家。父何以解。

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  
孰制匠之婦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大豕而厥身不危敗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  
男子緣鵠佈玉后帝是戮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  
說猶狃在臺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于曷時  
舞何以情之不胥曼虧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恆秉季德焉得夫  
朴牛何往替班祿不但還來昏微遵述有狄不寧何繁烏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危雪厥兄  
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遂長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  
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臯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曾蟲爭盟何踐吾期  
昔鳥羣飛孰使萃之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  
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啟讒諂是服比干何  
逆而抑沉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稷維元子帝  
何笞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號衰秉鞬

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呂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戶載集戰。何所急。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勳闕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彭鐸雉  
帝何禪。受壽永多。夫何長中央。共牧后何怒。蟲蛾微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  
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薄幕雷電歸。何憂厥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  
何云。荆勳狗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闢。社丘陵。爰出子  
文。吾告堵教。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問上元夫人

西王母

王九光之母敬謂。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  
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深漏。五臟不淳。關胃彭李。骨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瞳  
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間。實爲臭濁。然時復  
可游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

行軍篇

孫武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云勿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皇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沮。橫。井。林。木。蒹。葭。翳。胥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奸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陣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仗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知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瓠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寃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

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也。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於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報李陵書

蘇 武

曩以人乏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母豕造悖。豺狼出爪。擅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胡寒之地。飲朝露以爲飲。茹田鼠以爲糧。窮日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時之時。生不足甘死。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降爵厚寵。萬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鍼鎗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沒命。幸賴聖明垂拯贖。得使入渴之淵。復假羽毛。別歸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爲世英。器爲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爲榮。況於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拘。棄捐功名。雖尚愧息。與亡無異。向使蒙服節。死據書功竹帛。傳名乎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謬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覲重遺。義實順承。本爲一體。今爲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乖離邈矣。相見未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代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答。

報并還所贈。

司馬相如謡

卓文君

嗟嗟夫子兮曾通儒。少好學兮綜琴書。縱橫劍技兮英敏有譽。向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遊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駟馬高車。憶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托爲妃兮不恥當壇。生平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宿草枯。鴈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此悽惻兮疇忍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捐其軀。

漢雜事祕辛

無名

建和元年四月丁亥保林吳姁以丙戌詔書下中常侍超曰朕聞河洲窈窕明辟思服擇賢作禮隆代所先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所遺少女有貞靜之德演聞禁掖其與姁並詣南第周視動止審悉幽隱其母諱匿朕將採焉姁卽與超以詔書趨詣南第第內謙謹食時商女女瑩從中閣細步到寢姁與超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姁以詔書如瑩燕處屏斥接侍閨中閤子時日暮薄辰穿照蜃憲光送著瑩面上如朝霞相對豔射不能正視目波澄鮮眉嫋連卷朱口皓齒修耳懸鼻輔鬚頤領位置均適姁轉脫瑩步搖伸髻度髮如黝翠可鑒圍手八盤墜地加半握已乞緩私小結束瑩面發顰抵擋姁告瑩曰官家重禮借見朽落緩此結

束當加鞠翟耳。瑩泣數行下，閉目轉面內向。奐爲手緩捧著日光，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捐不留手。規前方後，築脂刻玉，胸乳菽發，臍容半寸許珠，私處墳起，爲展兩股，陰溝渥丹，火齊欲吐。此守禮謹嚴處女也。約略瑩體，血足榮膚，膚足飾肉，肉足冒骨，長短合度。自頰至底，長七尺一寸。肩廣一尺六寸，臂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背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三尺二寸，足長八寸，蹠跗豐妍，底平指歛，約縫迫祫，收束微如禁中。久之不得音響，奐令擢謝皇帝萬年。瑩乃徐拜稱皇帝萬年。若微風振簫，幽鳴可聽，不痔不瘻，無黑子創陷，及口鼻腋私足諸過。臣妾姁女，賤愚慙，言不宣心，書不符見。謹祕緘昧死以聞。時夜漏三下，太后猶御壽安殿，發緘歡喜，顧語帝曰：吾入宮後知有幼妹，然中外隔闊，日所未見，不謂爭達如爾。明日詔下，有司議禮，有司奏曰：謹按春秋迎王后于紀，在途則稱后，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女今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女弟膺紹聖，善舊協潛邸結婚之際，有命既集，宜備禮章。時進徵幣，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一準孝惠皇帝納后故事，於六月癸未，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乾施坤受實始人經，不有配饋，易奉天地宗廟。爰謀公卿，咸謂宜率前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納采，主人自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父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之遺女，未聞訓誡，衣履若而人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冀。

上臣冀頓首再拜承制乙酉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兩儀配饗承天統物正  
位於內必竢令族重申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  
弘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女弟女暨父母所生先臣故九江太守定陵鄉侯統之遺玄孫先  
臣故褒親愍侯竦之曾孫先臣故少府特進乘氏侯雍之孫先臣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之遺  
女外出自先臣故侍中鮑陽侯萬全之外曾孫先臣故大鴻臚鮑陽侯桂之外孫年十六欽承  
前典肅奉儀制戊子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人謀龜從僉口貞吉敬從典禮  
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弘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  
族卑鄙憂懼不勝欽承前典肅奉儀制辛卯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之女弟  
有母儀之德寃窈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玄纁縠璧以  
禮備物典策欽承前典肅奉儀制甲午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謀于公卿大  
筮元龜固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問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弘  
重宣中詔吉日惟今月庚子可迎臣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庚子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  
乘氏侯冀歲吉月令吉日惟庚子率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太尉喬司徒戒以迎主人曰皇帝嘉

命使者喬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蠻蠻之族猥承大  
理。憂悚惶悸。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后服紺上玄下假。步搖八雀九華十二鑾。加以翡翠朱鳥  
袜乘法駕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交路青帷裳櫨畫轡黃金塗五采蓋。並施金華。駕駟馬龍旛  
九旂。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車府令設鹵簿屬車四十六乘。前鸞旗車皮軒鳳皇闕戟九旂。  
雲罕令鉦黃鉞洛陽令奉引公卿五官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以  
從。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時副車女騎夾殿執法御史在前五將軍騎千乘萬騎引  
至闕下。自皇漢迎后。未有若斯之盛也。至八月乙未詔曰。維建和元年八月乙未。制詔故大將  
軍乘氏忠侯商女女盤朕聞任姻佐周綿連八百良以德音黃裳足奉宗廟也。朕以寡昧承嗣  
歷服求英淑。共臨海內。惟爾夙明內戒。德無後疑。有天桃之宜協和鳴之祥。宜升尊位。母儀  
天下。今使太尉喬使持節奉璽綏宗正千秋爲副。立爾爲皇后。其敬慎中饋。毋踐乃位。無替朕  
命。永奠坤維。后卽位於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綏天子臨軒陛。設虎賁旌門五牛旗。百官陪  
位。皇后北面。太尉往蓋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皇后擇臣妾皇帝萬年畢。住  
位太尉喬授璽綏。中常侍超長跪受璽綏。奏於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  
長跪。受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皇帝萬年訖。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卽

位大赦天下

武王踐阼記

戴德

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達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許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馬於机爲銘馬於鑑爲銘馬於盥盤爲銘馬於盎爲銘馬於杖爲銘馬於帶爲銘馬於屨爲銘馬於觴豆爲銘馬於戶爲銘馬於牖爲銘馬於劍爲銘馬於弓爲銘焉於矛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侧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通所代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唔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

也。檻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寃。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脩容。慎成必恭。恭則壽。屨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惰惰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見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酒箴

楊雄

子猶辭矣。觀辭之居，居井之肩。處高臨深，動當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繩微。一旦口礙，爲簧所轉。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吐，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昔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答劉歆書

楊雄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艾相愛視。覬動精采似不爲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暴於官朝。今舉者懷報

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寃舌知人之德。其猶病諸。雄何懸焉。叩頭叩頭。又勅以殊言十五卷。君何  
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常聞先代輶軒之使。奏  
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闢翁孺者。深好  
調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奉書。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嘗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  
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  
先作縣邸名王。俱頌階闈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  
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故不復奏。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  
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  
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  
之。甚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率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  
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方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張  
伯松不好雄賦誦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曰。頗  
示其成者。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爲太玄經。由鼠紙之與牛場也。如其用  
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爲抵蕪棄之於道矣。而雄般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諸。

隙而當匿乎。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於昆嗣，言列於漢籍，誠雄心之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達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契君之意，誠雄散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忒，不敢有愛，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者，訓此於帝籍，但音詞特覽，翰墨爲士，誠欲信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忘，卽君必欲督之以威，陵之以武，敎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且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爲得使君輔貢於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唯執事圖之，長監所規繡之就死，以爲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奏牋成帝

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節，遺肆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視之私，特屆乘興，備臨重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盈實，月脈不流，飲食美甘，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辨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雖是珍符，龍據妾胸，茲爲佳瑞，更期蕃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門，踴躍臨賀，謹此以聞。

趙皇后

河內詔

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它輜重，不得輒脩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

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 養老詔

漢明帝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陪饗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元日復踐辟雍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輶輪供綏執授侯王設爵公卿譏珍朕親祖廟執爵而陪祀順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笙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堦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以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靜其賜幣爵內使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一石肉四斤有司其存者悉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 與婦弟任武達書

馮衍

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眇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妬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向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爲黑以非爲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讐口噭噭亂匪降天生百婦人故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妬之情不憚喪身牝鷄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爲桀紂房中調戲

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爲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愁令人不顧禍。入門着牀。繼嗣不育。紗績織紅子。無女工。家貧無僮。賤爲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惟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鉗澤。面無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拘土。不原其窮。不擇其情。跳梁大呴。呼若人冥。販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它使。哀憐姜豹。常爲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虧腸。諂諂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姜竟春炊豹。又觸口泥塗。心爲慚然。繚發放散。冬衣不補。端坐作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狼籍。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刲。詞語百車。劍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咎環舍。何可彊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循環。口如布穀。懸幅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爲惡。身不爲搖。宜詳居錯。且自爲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吠不驚。自信此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癱長痘。自生禍殃。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遊之路。杜仕宦之門。閨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弃旨

班固

大冠言博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矣。今博行於世。而突獨絕。博義既弘。英義不

述問之論家師不能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以應客。北方之人爲豪爲奕弘而說之舉其大略。厥意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舉有黑白。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成。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爲仁由己。危之正也。夫博懸於授。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踰格相凌。氣勢力爭。雖有雌雄。未足以爲平也。至於奔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因賜相服。循名責實。謹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當。施設無私。因敵爲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羲。罔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頽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一旦破壘。亡地復還。曹子之威。作伏設。許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委。固本自廣。敵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強。逡巡需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及其要也。至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範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闡唯類也。純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爲。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爲兄上書

曹壽妻班昭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爵列通侯超之始出志捐軀命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相隨士卒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于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悔老而超且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則便捐死于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

河隄謁者箴

崔瑗

伊昔鴻臚浩浩滔天有夏作空爰奠山川導河積石鑿於龍門疏爲砥柱率彼河濱大陸旣礎播于北野濟濛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而冀宅乃州滻蕩濺濺東歸於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爰及周襄夏績陵遲導非其壇堙非其壘八野墳塋水高民居溢溢滂泊屢決金隄瓠子潺湲宣房作歌使臣司水敢告執河

與劉龜書

蘇竟

君執事無恙。走昔以嘵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竊自依依。未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陳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聞君而懼時屈節。北面延牙。乃後覺悟。棲遲養德。先世數子。又何以加。昔處陰中士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日。但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醉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聾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強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爲漢赤制。玄包幽室。文隱事明。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効歟。皇天所以眷顧踟蹰。憂漢子孫者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辰星久而不効。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憲。填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氐房。以爲諸如此。古歸之國家。蓋灾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卽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爲燕分。漁陽是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或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未失行算度以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或裴回。

藩屏或躡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沉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假遷不  
禁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旨靡妄說相傳壞誤由此論之天  
文安得遵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卽箕  
丘秦豐之都也是時月入於畢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代紂上祭於畢求助天  
也夫仲夏甲申爲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  
天棓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爲數百而旁散爲毒螯主庫兵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衆  
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之武當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  
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  
五七之象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藟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  
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  
不從管蔡之亂也景帝之悅濟北以不從吳濞之畔也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  
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彌縫不能與天爭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宜密與太守劉公  
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茅焦干秦豈求報利盡忠博  
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

與妻徐淑書

秦嘉

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僥倖當去。知所苦故爾。未有瘳損。想念悒悒。勞心無已。茲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有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自力。

答夫秦嘉書

徐淑

知屈珪璋。應奉蔑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未宜。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列。想屢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金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詠謾。草之喻。以消雨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日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

嘉重報妻書

車還空反。甚失所望。兼叙遠別。恨恨之情。頗有悵然。間得比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并寶釵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

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

妻又報嘉書

旣惠令諱兼賜諸物厚顧感懃出於非望鏡有文彩之麗致有殊異之觀芳香旣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固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致情想勞矣操琴詠詩思心成結勅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驗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詩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驗當代者還未奉光儀則寶斂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

又

今奉金錯盤一枚可以盛書水琉璃盤一枚可以服藥酒。

又

今往龍虎組緹履一緬又云今奉細布襪二量

戒子益恩書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冀豫之域猶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奉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秘書緯術之奧

鄭玄

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閨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并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使合傳家今吾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覲墳墓觀省野物胡常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焚焚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耳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綏冕之緒頗有讓溥之高自樂以論賛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未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壠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敗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 夢列論

王符

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命爾子曰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以爲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

云惟熊惟氣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旗矣室家蓁蓁此謂象之夢也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卽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卽夢其到有憂卽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貴人夢之卽爲祥賤人夢之卽爲妖君子夢之卽爲榮小人夢之卽爲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已而懾其脳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飛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熟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氣之夢也人之情心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古所從此謂性情之夢也故先有差武者謂之精審有所思夜夢其事乍吉乍善因惡不信者謂之想費賤賢愚男女長少謂之人風曰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陰極卽吉陽極卽凶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謂之性凡此十者古夢之大路也而決吉凶之類者何多反其故哉豈人覺爲陽人寐爲陰陰陽之務相反故耶此亦謂其不甚者爾譬如使夢吉事而已意大喜樂發於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而已意大恐懼憂悲發於心精則真惡矣所謂秋冬夢死傷也吉者順時也雖然財爲大害爾由弗若勿夢也凡察夢之大體清潔鮮好貌堅健竹木茂美宮室器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升

上向與之象皆爲吉喜。謀從事成。諸臭汗腐爛枯槁。絕寢傾倚。徵邪劓刑。不安閉寒。幽昧解落。墜下向養之象。皆爲計謀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怪異。可惜可惡之事。皆爲憂鬱。畫蛇胎刻鏤。非真瓦器。虛空皆爲見欺。給倡優俳儻。俟小兒所戲弄之象。皆爲觀笑。此其大部也。夢或甚顯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曰。夫所謂之夢者。困不了察之稱。而懵憒冒名也。故亦不專信以斷。事人對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况於忘忽雜夢。亦可必乎。唯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靈之有告者。乃有占爾。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小人之異夢。非桀而已也。時有禎祥焉。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傅說。二世夢白虎而其封失。奇異之夢。多有故而少無爲者矣。今一寢之夢。或變遷化。百物代至。而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不中也。此非占之罪也。乃夢者過也。或言夢審矣。而說者不能連類傳觀。故其惡有不驗也。此非書之罔。乃說之過也。是故占夢之難者。讀其書爲難也。夫占夢必謹其變故。審其徵候。內考情意。外考王相。卽吉凶之符。善惡之効。庶可見也。且凡人道見瑞而修德者福必成。見瑞而縱恣者福轉爲禍。見妖而驕侮者禍必成。見妖而戒懼者禍轉爲福。是故太姒有吉夢。文王不敢康吉。祀於羣神。然後占於明堂。並拜吉夢。修發戒懼。聞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虢公夢見蓐收賜之土田。自以爲有吉。因史黑令國賀夢。聞憂而喜。故能成凶以滅其封。易曰。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凡有異夢感

心以及人之吉凶。相之氣色。無間善惡。常恐懼修省。以德迎之。乃其逢吉。天祿永終。

後漢鴻臚陳君碑文

邯鄲淳

君諱紀。字元方。太丘君之元子也。始祖有虞。受禪陶唐。亦以命禹。其後嫡滿。當周武王時。祚止於陳君其世也。君生應乾坤之純質。受嵩岳之粹精。內包九德。外兼百行。淵深淪於不測。膽智應於無方。弘裕足以容衆。矜嚴足以正世。然後研幾道奧。涉覽文學。凡前言往行。竹帛所載。靡不坐該其善也。竇竇焉其誘人也。是以令聞廣譽。塞於天涯。儀形嘉誨。範乎人倫。存乎本傳。故略舉其著於人事者焉。顯考以茂行崇冠先儔。季弟亦以英才知名當世。孝禮之初。並遭黨錮。俱處於家。號曰三君。故得常奉供養。以循子道。親執饋食。朝夕竭歡。及太丘君疾病終亡。喪過乎哀。崩傷嘔血。如此者數焉。服禮既除。威容彌甚。聞名心颺。言及隣涕。雖大舜之終慕。曾參之自盡。無以踰也。豫州刺史嘉懿至德。命勑百城。圖畫形象。於今遺稱。越在民口。旣處隱約。潛躬味道。足不踰闈。乃覃思著書三十餘萬言。言不務華。事不虛設。其所交釋合贊規聖哲。而後建旨明歸焉。今所謂陳子者也。初平之元。禁罔蠲除。四府並辭。弓旌交至。雖崇其禮命。莫敢屈用。大將軍何進表選。明儒君爲舉首。公車特徵。起家拜五官中郎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委駕賤臣。秉政肆其兇虐。剝亂宇內。州郡幅裂。戎輿並戒。君冒犯鋒矢。勤恤民

隱馴之以禮教示之以知恥視事未期士女向方會刺史敗於黃巾幽冀二州爭利其工君料敵知難不忍其民爲已致死乃辭而去之于鄴之野袁術恣睢僭號江淮圖瀆社稷結婚呂布斯事成重必不測救君聽布不從遂與成婚送女在途君爲國深憂乃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絕好追女而還離逖姦謀使不得成國用又安君之力也唯帝念功命作尚書令會車駕幸許拜大鴻臚實掌九儀內門穆穆遂登補袞闕以熙帝載不幸寢疾年七十有一建安四年六月卒惜乎懷道處否登庸日寡實使大業不究元勳靡建茲海內所爲嗟悼凡百所以失望也天子愍焉使者弔祭郡鄉以下臨喪會有子曰郡追惟蓼莪罔極之恩乃與邦彥碩老咨所以計功稱伐銘贊之義遂樹斯石用監於後其辭曰於穆上德時惟我君固天縱之天鍾厥純命世作則實紹斯文遭險瀧潛抗志浮雲所貴在己樂存事親雖處艱艱天子屢聞乃階郎將陪帝作隣平原寇深遠辭其民思齊古公邠土是因不忘諒國惠我無垠復命嗟吾秉國之均爰登卿士媚茲一人如何穹蒼不授遐年歟厥在位每懷不申股肱或勵朝誰與詢焚焚小子號泣于旻勒銘表德久而彌新

### 與王匡書

胡母班

自古以來未有下士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擲鼠忘器器猶忘之况卓今處宮闈

之內以天子爲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修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殃草猶以衛奉王命不敢玷辱而是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志卓遷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難然恥爲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罪爲一體今爲血讎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屍骸也

與申屠蟠書

書中

大將軍幕府初開徵辟海內並延英俊雖有高名盛德不獲異遇至如先生特知殊禮優而不名設几杖之坐引領東望日夜以朝彌秋歷冬經邁二載深折以疾無惠無之願重令發中郎昭暢歷勤至於再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於是撫然失望而有變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僕竊謂之先生高則有餘智則不足當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國畢空猶有刑憲今穎川苟爽與病在道北郡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歸采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其時猶放轡絕迹棗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昔人謬而欲蹈其迹擬其事不亦難乎僕謂先生優游俯仰貴處可否之間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託臭味庶同休戚是假飛書以喻左右

## 責鬚奴辭

黃香

我觀人體長而復黑，冉弱而潤，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出之苗。因風披靡，隨風飄飄，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紺綵，潤之以芳脂，莘莘翼翼，纏纏綏綏，振之發嚙，黝若玄畦之垂。於是搖蕡奮蕊，則論說唐虞，鼓鬢動揚，則研鑿否臧。內育珍形，外附宮商，相如以之閒都，顓孫以之堂堂，豈若子胥，既亂且賊，枯稿禿瘠，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汚穢泥土，俗囁穢襦，與塵爲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惣滅，靜則窘於因虧。薄命爲難，正著子胥，爲身不能庇其四禮，爲智不能飾其形骸，彫若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片，狐狸之毫釐，爲子胥不亦難乎。

## 教鄧子弟詔

漢鄧皇后

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喪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駕良，面面墻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水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

奏記外黃令

申屠蟠

伏聞大女侯玉爲父報讎，獄鞠以法，不勝感悼已情。敢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之義，辭師復讎。當時論者，猶高其節。况玉女弱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情，手刃莫大之讎。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張膽增氣，輕身重義，攘臂高談，稱羨其美。今聞玉幽執牢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意阻，惆悵悲歎。蟠以玉之節義，歷代未有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若其往昔尚當旌闈表墓，以顯後嗣。況事在清聽，不加以義。

僮約

王褒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煎上，寃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了持大杖，上家轔曰：大夫買便了時，只約守家，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甯欲賣邪？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卽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分文曰：神母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去。時戶下鬱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洒掃，食了洗滌，居當穿曰：縛帶裁藍鑿井浚渠，縛落鋗園，砾陌杜埠，地刻大樹，屈竹作杷，削治鹿廬，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趺坐大噭，下床振頭，垂釣刈芻，結葦臘纏，汲水餚佐醜饁，織履作粗，黏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鴈彈鳬，登山射鹿，入水捕龜，浚園縱口。

鴈驚百餘。驅逐鷗鳥持捎牧猪種薑菴芋長育豚駒糞除常潔餽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鵑落桑披棟種瓜作瓠別茄技葱焚搖發疇墻集破封日中早餽雞鳴起春調治馬驢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餌滌杯散按園中拔蔥斬蘚切肺築肉臘芋膾魚魚鼈烹茶盡其餌已而蓋藏關門塞竇餽猪縱犬勿與隣星爭閼奴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傳染唇清口不得傾孟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裁作牋上至江州下到煎主爲府掾求用錢推紡惡敗櫻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枲轉出旁蹊牽犬販鵝武陽買茶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謹奸偷入市不得夷蹲旁臥惡言醜罵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薪裁轎若殘當作俎機木屐及甕盤焚薪作炭石疊簿岸治舍蓋屋書削代牋日暮以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拔五月當穫十月收豆多取蒲苧盡作細索雨噴無所爲當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歛不得吮嚙犬吠當起驚告隣里根門柱戶上樓擊鼓椅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春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歛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奸私事事當明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偏訖詞窮咋索乞乞扣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

古文品外錄

三二

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古文品外錄卷之一 終

古文品外錄 卷之二

與太尉楊彪書

曹操

操白與足下同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姓騷擾。吾制鐘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我同懷。即欲在繩。頗頗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卽宥貸。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謹贈足下錦裘二領。八節角桃杖一枝。官絹五百疋。錢六十萬。四望通轄七香車一乘。青緜牛二頭。八百里驥馬一匹。赤戎金裝鞍轡十副。鎗苞一具。驅使二人。并遣足下貴室。錯雜綵羅縠裘一領。織成鞶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長奉左右。所奉雖薄。以表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返。

與楊夫人袁氏書

卞夫人

卞頓首。貴門不遺賢郎輔佐。每感篤念。情在凝至。賢郎盛德熙妙。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寶用無已。方今騷擾戎馬。屢動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敬咨。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

制明公性急忿然在外輒行軍法。卡姓當時亦所不知。聞之心肝塗也。驚愕斷絕。悼痛備楚情自不勝。夫人多容卽見垂恕。散送衣服一籠。文絹百疋。房子官錦白刃。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微細。以達往意。望爲承納。

祭橋公文

曹操

故太尉橋公謐敷明德。汛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模。靈幽體歸。還哉晦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爲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贊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嘆。賈復。生死知已。懷此無忘。又承從兄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絳山。不以斗酒隻鷄。過相沃酌。車過三步。腹痛勿恠。雖臨時取笑之言。非至親之爲好。胡肯爲此辭乎。匪謂靈然能貽已疾。懷舊惟慙。庶之懷情。奉命東征。凡次鄉里。北望貴士。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

三月

初旬

後主劉禪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錯囚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智淺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情無君之心。子不興暨。取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歷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

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尊識。建位易號。不承天序。稱肇興義。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墮於地。萬國永靜。皇世遐殂。朕以幼冲。統鴻基。未習保傳之訓。而舉肅宗之重。六合寧否。社稷不建。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起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儲。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職。皆私降意。以委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計因道。朱旗未舉。而名復附喪。斯所謂不然我葬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祿。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最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翼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轍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授上虐下。故也。今賊微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吳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宮康值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旆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龍桑邪從正。策食壘槩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于智氏。而蒙全宗之

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返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 黃陵廟記

諸葛亮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却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觀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于江中崔嵬巒屹列作三峯平治洚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于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畫熟視于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鬢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鑿一座旗石駐一黃犧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碑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上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號曰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 薄墓制

曹丕

禮國君卽位爲椑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于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

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贊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壘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革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蠶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與璠歛。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子于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于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不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戮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

## 典論自敘

曹丕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旣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相。呼于漢。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疆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竟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軍。軍于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與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呴。會黃巾。盛于海嶽。山寇暴于并冀。乘勝轉攻。席捲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廓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嘗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遂薄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滅貉。貞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櫛手柔。草淺獸肥。與俗兄子丹。獵于鄆西。終日不獲。驟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或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頃發目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或喜笑曰。乃爾。余曰。均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詩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首王趣。善斯術。稱

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海，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等有手臂聰五兵，又稱其能容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葬也。余頗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之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竽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之。余言吾法無端難相中而。故齊臂耳。展曰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足。尋前余却脚。鄭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生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鎧楯。爲敵木戶。後從陳國袁敬學以單攻複。每爲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告曰。若逢敵于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惟彈碁略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王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 答繁欽書

魏文帝

披書歡笑。不能自勝。奇才妙伎。何其善也。頃守土孫。世有女曰瑣。年始九歲。夢與神通。寤寐

而悲吟哀聲激切涉歷六載於今十五近者督將具以狀聞是日博延衆賢遂奏名倡曲極數彈歡情未逞乃令從官引內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美素顏玄髮皓齒丹唇詳而問之云善歌舞於是提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澈逸足橫集然後循容飾粧改曲變度斯可謂聲協鐘石氣應風律今之妙舞莫巧于絳樹清歌莫激于宋牋豈能上亂靈祇下變庶物漂悠風雲橫厲無方若斯也哉固非車子喉嚨長吟所能逮也吾鍊色知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閒房

上文帝書

曹植

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囚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已之所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効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於東土以屏翰皇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

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枚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鞬子弟懷糧踏鋒履刃以殉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鼴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捐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暗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虜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耘鉏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猶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晝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掩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爲陛下旣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宮冢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柏成欣于野耕子仲樂于灌園蓬戶茅廬原憲之宅也陋巷單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綏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嘗聽臣之若是固當竊

紲于世繩。維繫于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于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從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遠仁德以副前恩。

髑髏說

曹植

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藜穢之藪。蕭條滑虛。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劍。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同疾。命頸頸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儻託夢以歸轉。於是仰若有來。悅若有存。影見容隱。厲聲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旣枉輿駕。閔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而慰以若言。子則歸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爲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爲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不能虧。是故洞於識微之城。通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充。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霑。激之不流。凝之不庭。寥落寒漠。與道相拘。假然毛髮。樂莫是踰。曹子曰。余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輕籍。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然曠口。甚矣何子之嘆語也。太素氏不仁。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乎。余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絕響。神光務除。願將旋轉。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濱。復以丹土。翳以綠株。夫存亡之異。

世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死生之必均。

謝辟疏

管寧

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病。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度至。姪姁竦息。悼心失圖。恩自隙閒。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修草表。是以鬱滯。訖於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破服膺。以臣爲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寶融。而蒙璽封之寵。盪櫬驚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害。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

與許靖書

王朗

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況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有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

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儕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爲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邇塞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想，眇渺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荊州，見鄧子孝、桓元將，初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旣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墮。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廳事之上，其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饑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卽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髦儕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爲英士，鮮湯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歎足下以爲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前世邂逅以同爲曠，非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貂屬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敘舊情，以達聲問，久闊情愴，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男名肅，年二十九，生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慚恨，有懷緬然。

儉莖制

沐 並

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爲君子，不務者終爲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

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與璠甚於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爲一區。萬物爲芻狗。該覽玄通。求形影之宗。同禍福之索。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壽爲欺魄。天爲鬼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舍悅陰陽。甘夢太极。奚以棺槨爲牢衣裳爲縗屍。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哀哉。昔莊周闢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客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柙玉牀。象衽殺人以徇壙穴之內。銅以綺紝。藉以蜃炭。千載僵爛。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爲放蕩。以王孫爲穢屍。豈復織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賈乎哉。吾以材質淳濁。汙於清流。書忝園恩。歷試宰守。所在爲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卽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墓以贈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爲孝。而犯魏頤聽治之賢。爾爲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祀。

### 鮑出傳

#### 魚參

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與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食。獨與小弟

在後操逼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爲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煮歟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衽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出遂復登盤賊賊間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歟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過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侍寄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與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託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存喪如禮於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

與諸葛瑾書

孫權

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爲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爲過差及離

問人骨肉以爲酷耳。至於御將，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觀之不如不猶，不如操也。其所以移發小惠，必以其父新死，百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輒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貞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翟或、支大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事？夫成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乘勢自還相噦，乃事理固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篤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爲非耳。逮至操篤年已長矣，奉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皆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諛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讒並起，更相陷對，轉成讐讐，一爾已往，翠下爭利，主幼不御，勢爲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刺柄而不離刺轉，相歸齧者也？實當凌弱，口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核，恐此事小短也。

奉瑯琊王休書

孫舉

繼以薄才，早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發虐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子弟十八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噭，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作戲具。朱黨先帝舊臣，子男熊捐皆承父之基，以忠義自立，昔殺小主，

是大主所創。帝不復精其本末。便殺熊損。諫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尚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息。懼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夫王。輒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尚。斬承以帝爲會稽王。遣楷奉迎。百寮鳴咽立侍道側。

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

應劭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曾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子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齊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人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城侯東方諸侯雜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白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部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三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

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觀。抑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  
宵橫，如舞道徑通。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之，自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  
上。四布僵臥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爲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  
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臨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  
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縫谷，碌碌不可見丈石，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巔遼如從穴中視天。  
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絇索可得而攀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  
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躋晦，揜石捫天之難也。初上北道，行十餘步一  
休，指疲咽脣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溫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  
到大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鑄，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  
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人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  
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華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陞上  
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  
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離黎酸棗狼藉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  
下，未及上。百官爲上跪拜，置黎聚錢于道以求福。卽此也。東山名曰日觀者，鶴一鳴時見日始

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濟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有勝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前。則先知踏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奏。

移諸葛恪書

薛綜

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涉尋。甲不沾汗。元惡既梟。領黨歸義。薄游山海。賦減十萬。野無遺寇。邑固殘姦。既埽兇慝。又充軍用。蘿藤根莠。化爲善草。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屬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衡霍。豈足以談功。較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歎然遙用殊息。感四壯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迴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

卜疑集

嵇康

有宋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其閑。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爲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忘猛獸。不爲患。是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道忘好惡。以天道爲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既穩。智巧滋繁。慢俗耀加。人情萬端。利之所在。若烏之追蠻。富爲積蠶。貴爲聚怨。勤

者多累。靜者鮮。思爾乃思丘中之隱士。鑿川上之軌筆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適。郢人既沒。誰爲吾質。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於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操蓍。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讌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委隨。承旨阿諛。爲面從乎。寧懷悌弘。覆施而不德乎。將進趨曲徇。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寧斥逐凶佞。守正不輕明否臧乎。將傲倪滑稽。挾智任術。爲智囊乎。寧與王喬。亦松爲侶乎。將進伊摯而友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將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時。陞沉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冥冥乎。將激昂爲清銳。思爲精仔。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恢鬱營乎。寧寥落開放。無所矜尚乎。我爲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羲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悵乎。將慷慨以爲壯。威概以爲亮。上千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容。高自矯撓。常如失職。懷恨快快乎。寧聚貨千億。鑿鍾鼎食枕藉。芬芳婉變美色乎。將苦身竭力。剪除荆棘。山居谷飲。倚巖而息乎。甯如伯奮仲堪。二八之偶。排擣其鱗。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甯如秦苗之隱德。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札之顯節。義慕子臧乎。甯如老聃之清淨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甯如夷吾之不羈束縛。而終在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

容乎甯如市南子之神勇內固山河其志乎將如毛公藺生之龍驤虎步慕爲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貳慕名城文不讓位於柳季公孫不歸美於董生賈誼一當於明主絳灌作色而揚聲况今千龍並馳萬驥徂征紛紜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於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至人不相達人不卜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表璞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爲利仕不謀祿瞻乎古今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俗方將觀大鵬於南溟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

答辛曠書

皇甫謐

聞服有素委心無量加昔州壞通門焉饑虛想之積過於陵阜汎愛不遺猥降德音清喻  
懲煥情義叔篤執誨欣然若魏太牢抱佩至春銘乎心簪且箕山之叟超迹於堯帝之世首陽  
之老抗操於有周之隆故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邈世卓時者也至於  
鄙薄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心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王仁聰亮英辛苦每自陳訴輒見  
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與榮競巾車順命非劣態所堪也密雲雖興如  
枯木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爲之辭豈來惠之謂矣猥承告示欲備左右木立梧桐豈敢棲鳳  
聞命悚灼如踏春冰非苟崇謙實懼陷墜幸恕不假明亮志心

龐娥親傳

皇甫謐

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讐壽深以爲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召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彌壯已盡惟有女弱何足漫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清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既素有報讐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怡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載履天地爲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寃不手刃殺汝而自徼倅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對夜哀懼志在殺壽壽爲人囚豪聞娥親之言更棄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適見中等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因惡有素加今備衛住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彌弱不敵適近不制則爲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爲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爲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涕良嘆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頭血汚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向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廻馬欲走娥親奮力

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折所持刀。壽被創求死。娥親因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瞑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擊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館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卽解印綬去官。弛法經之。娥親曰。讎寒骨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但戒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爲之悲憤懃懃嗟嘆也。守尉不敢公經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讎人已雪。死則妾分。名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舉足。不敢貪生爲朝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四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附身朝市。肅明王法。報親之願也。辭氣愈厲。而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彊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涉。酒泉太守劉班等。發其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兌。貴尚所履。以東帛二十端贈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

吳貞獻處士陸君誄

陸機

我聞有命。天祿有秩。如斯古人。而有斯疾。兄弟之恩。離形合氣。矧我與君。年相亞逮。綢繆之遊。自疎及朗。孩不武音。抱或同轡。撫髫並育。攜手相長。行焉比迹。誦必共經。庶君偕老。姻根

克固附翼雲霄雙飛天路人皆年長君獨短祚穀則同朝遲矣先君

答卓茂安書

陸  
雲

雲自前書未報重得來況知賢甥石季甫當屆鄉令尊堂憂灼賢妹涕泣上下慙勞舉家慘感何可爾姪輒爲是下具說鄧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號而已皆有實徵也縣去鄧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澗往往無涯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過長川以爲陂煙波草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澗任意高下在心舉鋸成渠下鑿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逋滯之耗民無飢乏之虛衣食當充倉庫恆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不易癸亥之月牧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歸蘿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買綫埋窖網彈山放鹿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旋之至樂也若乃斷退海浦隔截曲隈隨湖進退采蠻捕魚鱠鮓亦尾踞齒比目不可紀名餚鰣鮋炙鰐鱠蒸石首臚蒸鷄真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初及其蝤蛑之屬日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沉淪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珠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遙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鄧縣三十餘日夫以

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市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夫賢婦上下當爲喜慶歌舞相送勿爲慮也足下急督喻寬慰具說此意吾不虛言也停及不一一陸寒白

與平原書

陸雲

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牀席具寒夏破七枚介幘如吳幘平天冠遠遊冠具在服器方七八寸高四寸餘中無鬲如吳小人嚴具牀刷牀處尚可識蹀批剔齒纖繩皆在拭目黃組二在垢垢黑目淚所沾污手衣臥籠挽蒲棋局書箱亦在奏案大小五枚書車又作岐案以臥視書扇如吳扇要扇亦在書箱想兄識彥高書箱甚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爾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析之見此期復使人悵然有感處器物皆素今遠鄰宮大尺間數前已自其總帳及望幕田處是清河時臺上諸奇變無方常欲問曹公使賊得上臺而公但以變譎因旋避之若焚臺當云何此公似亦不能止文昌殿北有閭道去殿丈內中任東殿東便屬陳留王內不可得見也

一日王上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觔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不令送

二螺省曹公遺事天下多意長才仍當爾作弊屋向百年于今正平夷塘乃不可得培便以斧研之耳爾定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 上客舍議

潘岳

謹按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質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管陽處父遇宿戚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通路近畿輜輶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道發糧寫轎皆有所賙又諸刦盜皆起於迴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奸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恆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攤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攤門或避晚關逆途闊祇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攤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賢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猶專攤稅管關門之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歡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

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顚顚之望。

與吏部謝萬書

王羲之

古之辭世者或破髮佯狂或潛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達天不祥頃東遊還脩楠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子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剝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顧養閒暇衣食之餘復與親知時其歡讌雖不能與言高詠銜杯引滿語里田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天志願蓋於此也。

誓墓文

王羲之

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親之靈羲之不大风浪罔罔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進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嘆若隣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誠告誓先靈自今之終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

保母帖

王獻之

郎邪王獻之保母姓李名意如廣漢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歸王氏柔順恭勤善屬文能草書解釋老旨趣年七十興甯三年薨在丁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仲冬奉望葬會稽山陰口之曰黃口閉罔下殉以曲水小硯交鑿方壺樹雙松於墓上立貞石而志之悲夫後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宮于茲土者尚口口焉。

山亡

子寶

夏桀之時厲山亡。秦始皇之時三山亡。周顯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漢昭帝之末陳留昌邑社亡。京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亂社稷亡也。故會稽山陰鄒琊中有怪山世稱本鄒琊東武海中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其而見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時東武縣山亦一夕自亡去。識其形者乃知其移來今怪山下見有東武里蓋記山之自移以爲名也。又交州龍州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稱之異也。此三事未詳其世尚昔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賢者不與或祿去宮室賞罰不由君私門成羣不救當爲易世移號。誠曰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故天有四時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萬物而爲雨怒而爲風散而爲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立而爲蟻蜋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

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聲音。此亦人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暑乖違。則五緯益縮。星辰錯行。日月薄晦。彗孛流飛。此天地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動。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此天地之奔氣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

### 閒遊賦

戴達

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管。不以犀斤致用。故能樹於廣漠。棲之於江湖。裁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閒曠。自此而箕箒之下。始有閒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逮於臺隍。莫不有以保其才和。無其天真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藻玄瑩素。庇其皓然者。舍是為歸。故雖援世之產翼教之傑。放舞勢以發詠。開乘桴而懷厲。况乎道乘方內。體絕風塵。理楫長辭。歌鳳送巡。盪八疵於亥流。澄六塵而顧神君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門。說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閒遊者。笑往而不適。笑時而不足。故蔭暎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淡泊之願。於是畢矣。然奇趣難均。玄契罕遇。終古皆孤棲於一巖。獨玩於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縱斤簸

結之嘆。固已幽結於林中。驟感於遐心。爲日久矣。我固遂求方外之美。略舉養和之具。爲雜贊八首。暢其所託。始啟閒野之遐逸。經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清光草昧。縣邈云併。一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既判。大朴乃駢。質有神宰。忘懷司契。冥外旁通。潛感苦滯。總顧集話。兼應更惠。繩矣遐心。超識絕步。願捐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眞。外其羈務。詳觀羣品。馳神萬慮。誰能高佚。悠然一悟。

賜仙城禁命禪師書

戴達

菩薩戒弟子戴達。賜書仙城禁命禪師座下。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朝宗之源。枯長箭短。同乘堅貞之質。幸預含靈五常理。宜窮闡三才。是以闕里儒童。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遺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旣陳。樞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含山之祕藏。外該七略。備壁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真羅浮之記。豪賦七言。詠河賓師。妙析莊生。璣公著論。爰集若春。冥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獲明珠。善執徒儀。嘗臨懸鏡。夏羅雲之密行。踰賓頭之福田。撫挹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河陸。植枝龍泉。仍爲精舍。迴車馬谷。卽創伽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

因山構菟。舞勞布金買地。開土雲會。假似舞陰。法侶豚衝。衆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註若。支提  
幕啓。曾入桃源。香山梵音。將阮曠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韵。紫蓋貞松。仍塵上辨。洪崖  
神井。卽鑿高心。故以才填。買山德望。同鑿崇峯。景行牆仞。懸絕弟子。葉風鼓慮。欲海沉形。泊渚  
宮淵。復將歷三紀。尋隱坐境。夜悲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軒。一乘逍遙。胸襟朗開。三達旣念。鼠  
直。煥傷鳥繁。告在志學。家仰陽晉。五禮優柔。天玄牒飭。頤絕草編。清撫餘緒。爰登弱冠。游撫百  
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退能擇。讀門而梯。嘗稽賦鵠。而詠鸚鵡。若求其一分。亦房號古人。  
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脫俗解。實味真如。一日限城。訊脩閨館。屈膝情欣。繫鞬遇同。進  
屏。未盡開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屐屣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登九轉。用遣幽憂。漸  
悟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澗折桃。無妨請益。所希彌天脾氣。乍醜盤齒。鷺門高  
論。時谷嘉賓。冬暖如春。願珍清軌。至期人遐。彌軫襟帶。餘辭殘簡。望賜金玉。

訓載先生書

釋慧命

幽林沙門釋慧命。齋書濟北。較出生天。一真當湛。竅妙於是同玄。萬聖乘機。遂順以之殊  
迹。是以西關明道。東野談仁。雕朴改玉。有無異軒。今若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  
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油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味。檀越幼挺奇才。夙

懷後諸華辭卓世。雅致參之。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焉。蹈顏生之逸軌。損之爲道。慕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史繁富。暨賢異派。偏枯分流。或重曠而文殷。或言高而旨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鐘任扣。子雲揚以奇文。長卿憇其高趣。故雖秦楚分墟。周梁改俗。自眉青蓋。猶之價弗踰棲以臥詔。負水之交莫異。加以識隱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湖。是以扇軟金絲。與言世網。僻同塵陸。調合張嚴。嗟朱火之遠傳。照清波之遠逝。方應潔足從道。洗耳辭榮。九轉充虛。四禪排疾。然後尋八正以味一真。解十纏而消三患。斯之德也。甯不至哉。貧道識錢難清。心屢易捨。定慙華水。戒非草繫。才作撤燭。學謝傳燈。內有愧於德充。外無歸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寄形蓬梗。端居千仞。託志筠松。測四序於風旨。候三旬於賜魄。至乃夜聞山鳥。仍代九成。寒視遊魚。聊追二釣。草戶弊衿。旣在原非病。柴門結網。亦於我如雲。所歎蘿鼠易侵。樹綈難靜。勞想鷺頭倦思鶴足。至於林凋秋葉。旣無獨覺之明。谷饗春鶯。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覆溢日致歡。而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辨北溟之說。而事同泥井。題聞東海之談。所冀伊人。於焉加我。黃石匪遙。結期明旦。白駒可繫。用永終朝。善敬清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仲。

與隱士劉遺民等書

釋慧遠

每尋疇昔遊心世典。以爲當年之華苑也。及見老莊。便悟名教是應變之虛談耳。以全而觀。則知沈冥之趣。豈得不以佛理爲先。苟會之有宗。則百家同致。君諸人並爲如來賢弟子也。策名神府。爲日已久。徒積懷遠之興。而乏因藉之資。以此永年。豈所以勵其宿心哉。意謂六齋宜簡絕。常務專心空門。然後津寄之情篤。來生之計深矣。若染翰綴文。可託興於此。雖言生於不足。然非言無以暢一詣之感。因驥之喻。亦何必遠寄古人。

謝遣妻孫氏書

許邁

歎聞懸雷之響。山鳥之鳴。自爲蕭韶九成。不能勝也。偶景青蔥之下。棲息巖岫之室。以爲殿宇廣夏不能過也。情願所終。志絕於此。吾其去矣。長離別矣。

薛靈芸傳

王嘉

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爲鄆鄉亭長。母陳氏。隨鄴寄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鄰婦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鄰中少年。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水。壺則紅色。旣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常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鍍金爲輪。

輜丹畫其轂輶前有雜寶爲龍鳳銜百子鈴鑄鏘相鳴響於林野鵠青色之半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晝燭之光相續不滅重徒明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爲塵宵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爲銅表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驪玉之駕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晉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鬢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况乎龍鬢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鍼神也

姚馥傳

王嘉

武帝爲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總金抽翠花條首弱狀似金盞時人未知是何祥草故隱斂不聽外人窺視有一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廄養馬妙解陰陽

之術云此草以應金德之瑞。馥年九十八。姚襄則其祖也。馥好讀書嗜酒。每醉時好言帝王興亡之事。善戲笑。滑稽無窮。常歎云九河之水不足以瀆麌蘖。八藪之木不足以作薪蒸。七澤之麋不足以充庖俎。凡人棄天地之精靈。不知飲酒者。動肉含氣耳。何必木偶於心識乎。好啜濁漒。常言渴於醇酒。羣輩常狎之呼爲渴羌。及晉武踐位。忽思見馥。立於堦下。帝奇其倜儻。擢爲朝歌邑宰。馥辭曰。老羌異域之人。遠臨山川得遊中華。已爲殊幸。請辭朝歌之縣長。充養馬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故都。地有美酒。故使老羌不復呼渴。馥於堦下高聲而對曰。馬圉老羌漸染皇化。溥天夷貊。皆爲王臣。今若歡酒池之樂。更爲殷紂之民乎。帝撫玉几大悅。卽遷酒泉太守。地有清泉。其味若酒。馥乘醉而拜受之。遂爲善政。民爲立生祠。後以府地賜張華。猶有草在。故復先金鑿賦云。擢九蒸於漢庭。美三株於茲館。貴表祥乎金德。比名類乎相亂。至惠帝元熙元年。三株草化爲三樹。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三楊擅權之事。時有楊駿楊瑤楊濟三弟兄。號曰三楊。馬圉醉羌所說之驗。

詐彭城王義康與丹陽尹徐湛之書

范曄

吾凡人短才生長富貴。任情用已有過不聞。與物無恆喜怒違實。致使小人多怨。士類不歸。禍敗已成。猶不覺悟。退加尋省。方知自招。刻肌刻骨。何所復補。然至於盡心奉上。誠貫幽顯。

率奉謹慎，惟恐不及，乃可恃寵驕盈，實不敢爲欺罔也。豈包藏逆心以招灰滅，所以推誠自信，不復防護異同，率意信心，不顧萬物議論，遂致讒巧潛構，衆惡歸集，甲奸險好利，負吾事深，乙凶愚不齒，扇長無賴，丙丁趨走小子，唯知詣進，伺求長短，共造虛說，致令禍陷骨肉，誅戮無辜，凡在過釁，這有何徵，而刑罰所加，同之元惡，傷和枉理，感敵天地，斥謫幽瀛日苦，命在漏刻，義慨之士，時有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外間物情，上崩瓦解，必在朝夕，是爲釁起羣賢，濫延國家，夙夜憤踊，心腹交戰，朝之君子及士庶，白黑懷義，秉理者，甯可不識時運之會，而坐待橫流耶？除君側之惡，非唯一代，況此等狂亂，豈終古所無，加之翦滅，易於摧朽耶？可以吾意宣示衆賢，若能同心奮發，族製逆黨，豈非功均勲業，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戰危，或致陵濫，若有一毫犯順，誅及九族，處分之要，委之羣賢，皆當謹奉朝廷，動止聞啓，往日嫌怨，一時豁然，然後吾當謝畢北闕，就戮有司，苟安私稷，瞑目無恨，勉之勉之。

古文品外錄

古文品外錄卷之二終

古文品外錄 卷之三

元皇后誄

貴嬪左芬

惟泰始十年秋七月景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適殷姜姬歸周宣德中闢  
徽音永流樊衛二姬臣齊翼楚馬鄧兩配亦毗漢王峨峨元后光嬪晉宇伉儷聖皇比翼往古  
遭命不永背陽卽陰六宮號咷四海動心嗟予鄙妾啣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沉何用存思  
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作誄曰赫赫元后出自有楊堦世朱輪耀彼華陽惟祿降神  
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体有烈光含靈握文異于庶姜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疾彼攸遂執此義方  
率山四教容德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顯揚伊何京室是臧乃聘乃納聿嬪聖皇正位閨闥  
惟德是將鳴珮有節發言有章仰觀列闕俯覽籍籍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朝夕  
允釐中饋執事有恪於禮斯勞於敬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何克廣弘仁終溫且惠  
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彌綸擎妾惟仰暨彼良辰亦旣青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道媵姬  
脩成蠶叢分織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祇承宗廟永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

塗山翼禹惟衛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矩亦能有亂謀及天府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政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祉福遐邇咏歌天作貞吉克昌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賢教躡姪姻訓邁姜嫄堂堂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爲屏爲藩本枝彌彌四海蔭焉微斯王妣孰茲克臻曰乾蓋聽曰聖允誠積善之常五福所并宜享高年伊阻匪傾如彭之齒如聃之齡云胡不造丁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康巫咸騁術和鵠奏方祚福無應宵藥無良形神將離精氣載荒奄忽崩殂湮精滅光哀哀太子南陽繁昌攀援不寐跔跔摧傷嗚呼哀哉闔宮號咷宇內震驚奔者填衢赴者塞庭哀慟雷駭流淚雨零歎欷不已若喪所生惟帝與后契闊在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傷后早卽窀穸言斯旣及涕泗隕落追惟我后實聰哲通于性命達于儉節送終之禮比素上世撻無珍瑤唘無明玦潛輝梓宮永背昭晰臣妾哀號同此斷絕庭宇遏密幽室增陰空設幃帳虛置衣衾人亦有言妙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沉豐奠日陳冀魂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行以益乃考龜策龜策襄吉爰定宅兆克成玄室魂之往矣予以今日仲秋之辰啓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駒其輿伊何金根玉箱其駟維何二駱商黃習習容車朱服丹裝隱隱轎輶弁經總裳華轂曜野素蓋被原方相俠俠旌旗翻翻輓童引歌自驥鳴轅觀者夾塗士女涕洟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峨峨曾阜重阿

弘高顯敞據洛依河左瞻皇姑右睇皇家推存揆亡明神所嘉諸姑姊妹姊姁媵御逍遙塵輕號眺衢路王侯卿士雲會星布羣官庶僚縞蓋無數咨嗟遙夜東方云曙百祇奉迎我后安厝中外俱臨同哀其慕涕如漣雨淚如湛露局閑旣闔窈窕冥冥有夜無晝曷用其明不封不樹山坂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暑過今亦孟秋自我啣卹倏忽一周夜服將變痛心若抽逼彼體制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丘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光誰能不存播令德沒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爲榮溫溫元后實宜慈焉撫育孳生恩惠滋焉遺愛不忘永見思焉懸明日月垂萬春焉嗚呼庶姜感四時焉言思言慕涕淚濡焉

弔莊周文

稽含

帝培玉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記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僞俗季貞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口有爭寵之嘆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口口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沈淪名利身尙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迹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

晦遂含悲而吐曲。

與桓祕書

習鑿齒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則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瞻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口回移目。惆悵橫夕。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墮堅。裴杜之故居。繁至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馬足以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者。必垂可久之餘風。高尚而遺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音子者。下較猶便矣。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時辰。百年之後。吾與是下不並爲景行乎。

與韓康伯牋

俞益期

惟楂榔樹最南游之奇觀。子旣非常。木亦特異。余在交州時度之。大者三圍。高者九丈餘。葉聚木端。房棲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絕繩。木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調直亭亭。千百

若一步其林則寥廓。死其陵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但性不耐寂。不得北植。必當遐立海南。遼然萬里。不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恨深。

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

孫氏瓊（鉏眉母）

瓊聞興賢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亡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介節。服膺道教。逮適孫氏。恪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未周。彥母喪歿。喪期半年。彥奄亡沒。環率禮奉終。抗義明節。傾竭私產。以供葬送。禮服既終。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

與從弟孝徵書

孫氏瓊

省爾譏我以養鵠。乃戒以衛懿滅斃之禍。斯言惑矣。吾未之取。彼衛懿之好民。無役車之載。鵠有乘軒之飾。禍敗之由。山乎失所。若乃開圃匹於靈囿。沃池矩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脩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豆。殷紂貯以玉杯。而此聖以興。彼愚以滅。蓋置之失所。如其無失來難可施乎。（鵠鶴古詞）

答舅母書

孫氏瓊妻陳氏

元方春秋始富。德業亦隆。弘道博文。才質兼備。冀志與時暢。榮耀當年。豈意一朝冥然長往。季方冲幼過庭。莫聞聖善明訓。業成三徒。亦旣冠婚。修舉允集。庶幾偕老。色垂膝下。而殃厲

橫流艱禍仍遷。媛姊傾逝。宗模永絕。姊方玄華。並天歲年。豈慮豈圖。禍降彌酷。良才天於始立。崇基殞於一匱。仰痛殄滅。俯悼二弟。斯人斯命。當可奈何。母年踰耳順。備經百罹。一紀之中。四遘至痛。目前廓然。三從靡託。窮悼中發情馳難處。

與妹書

徐藻妻陳氏

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動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哀。則孝心以叙。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脩。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言流淚。感賴交集。悲憇並至。尤方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贊。冠於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弘仁義。又勤則聖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己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真。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爲喻耶。可共詳之。

答兄弟書

寘婦淑

蓋聞君子導人以德。矯俗以禮。是以烈士有不移之志。貞女無迴二之行。淑雖婦人。竊慕殺身成義。死而後已。夙遭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以備俛求生。將欲長育二子。上奉祖宗之嗣。下繼祖廟之禮。然後覲於黃泉。永無慙色。仁兄德弟。旣不能厲高節於弱志。發

明德於閭閻。許我他人。逼我平上。乃命官人訟之。簡書夫智者不可惑以事。仁者不可脅以死。晏嬰不以白刃臨頸。改正直之辭。梁寡不以毀形之痛。忘執節之義。高山景行。豈不思齊。計兄弟備託學門。不能匡我以道。博我以文。雖曰旣學。吾謂之未也。

答妻若華書

竺僧度

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彼。以此爲愧。然積善成山。亦莫從微至著也。日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波若。雖王公之服。八珍之饍。鏗鏘之聲。煥暉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萬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爲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爲務。卿年德並茂。宜速有所慕。莫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也。

與子儼等書

陶淵明

告儼俟份。佚侈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盡天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惄惄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

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旣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遂疎。繩求在昔。聊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同父之人哉。頴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樞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祭從弟敬遠文

陶潛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筮。永宿后土。感平生之游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搖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概。孝發幼齡。友直天愛。少思寡欲。廉執廉介。後已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攷槃山陰。淙淙溜澗。曠曠荒林。

晨採上藥。夕聞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臨斂。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同房之歡。多無禱禡。夏渴瓢浸。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饑寒。余嘗學仕。繩綿人事。流浪無成。愧負素志。歛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携手。真彼衆意。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晚。柰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途載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喪人。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所昧。茲近情。著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旌翩翩。執筆涕辭。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 祭程氏妹文

陶潛

維晉  
咸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牢之奠。免而爵之。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寢踰。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衰遺孤。肴觴虛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時尚撫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脣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助樂。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間。可象可倣。我聞爲善。慶自己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

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恃。焚焚遊魂。誰主誰祀。柰何程妹。於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見蒿里。嗚呼哀哉。

自祭文

陶潛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肅索。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懷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節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繩緝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牘。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惕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混豈吾淄。掉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圖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邇。亡旣異石。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侈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歎。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會稽太守下教

蔡興宗

秩年之覘。著自國書。篤貧之典。有聞令甲。况高柴窮老。菜婦屯暮者哉。永興郭原平。世稟孝德。洞業儲靈。深仁絕操。追風曠古。棲貞處約。華希方巖。山陰朱伯年。道終物表。妻孔耋齒孀居。寢迫殘日。欽風撫事。嗟慨謂懷。可以帳下采各餉百斛。

### 畫山水序

宗炳

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像。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是以軒輊堦孔。廣成大塊。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貝茨藐姑箕首。大蒙之達馬。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言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余眷戀廬衡。契闊荆巫。不知老之將至。惄不能凝氣怡身。傷跡石門之流。於是畫像布色。構茲雲嶺。夫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内。况乎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夫觀器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覩。迴以數里。則可闇於寸眸。誠山去之稍闊。則其見彌小。今張絹素以遠暎。則幅闊之形。可闇於方寸之間。堅韌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迴。是以觀畫詞者。徒患頰之不攷。不以制小而累其觀。此自然之勢。如是則蓄筆之秀。玄牝之媛。皆可得之於一圖矣。夫以應目會心。為理。言頰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成神。神超理得。雖復虛乘幽巖。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棲形感頰。理入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盡矣。

是閒居理氣拂蕩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繫獨應無人之野峯岫嶺巒雲林森渺聖賢曠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爲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光焉

### 文章流別論

摯虞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像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至國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槩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贍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當而辭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過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辭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楊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

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鶯鶯子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爲蜜蜂角可以穿我屋之屬是也九言者洞靜役行潦挹波注茲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南彼金龜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洞靜役行潦挹波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音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詩之正也

### 與子姪書

雷次宗

夫生之脩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患事鍾養疾爲性好聞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稚之年已懷遠迹之志暨乎弱冠遂託業鑿田逮事釋和尚於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悱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嗜言之歎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學聲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旣傾良朋凋索續以難逆達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頌書一朝心慮荒散情意寢損故還與汝曹歸耕壠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塗幾何實遠想尚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昏衰不及頼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暮年之攝養玩歲日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心所期盡於此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脩惜衝泌吾復何憂但願

守全所志。以保全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

與姑祖士濬書

袁淑

袁司直之視館。敢寫書於上國之宮門。日者猥杜泉賦。降委弊邑。弊邑敬事是遠。無或違。誠惟非郊貿之禮。覲饗之資。不虞君至。惠之於是。也是有憮焉。弗圖。旦夕發咫尺之記。藉左右。而諸侯爲晉。授人旨。爰速先聲。曾是附庸臣妾。未學孤聞者如之。何勿疑也。亦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喪。義士貴或非之。豈密邇旬次。何其莫益之亟也。藉恐二。諸侯。可以觀大國。之政。是用敢布心腹。弊室弱生。砥節清廉。好是潔直。以不邪之故。而貧聞天下。寧有昧天嗟金者哉。不職供賦。一馬空壁。以俟。誰執事。所以圖之。

與何尚之書

袁淑

昨遣脩同承友人。上國志山川。雖日年輕宜進。亦事難斯貴。仰瞻班鄙。通美於前策。張  
音由舊。淪聲乎新。用追往告。尊濂恭怡。冀尋幽之歡舉。缺玄之道。但淑逸操偏野。性釋  
澹。果茲冲寂。必沈樂忘歸。然而已議凌閭老。謂友人徵問。求耗譽業。方藉。何能屈事康道。隆節  
殊務。合南灘之操。漱此行求決矣。望眷有積約。日無誤。

頭責子羽文

張敏

太始溫長仁。穎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冽。余友有秦王  
者。雖有姑(或作母)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晚好張苟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清而  
無吉價。爲之餽然。又怪諸賢身是既在位。曾無伐木嘯鳴之聲。又爲(或作述)王貞彈冠之義。故  
因秦名號之盛。爲與責之文以戲之。并嘲六子。頭責子羽曰。吾託爲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  
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父子鬚髮肩置臯耳安眉顰。捶牙齒眸子擣光雙櫛隆起。每至出入人  
間。遨遊市里。行首辟易。坐者竦踴。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旨味弗嘗。  
食梁茹榮。子遇我知。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仁賢邪。當如早陶  
居稷。亟成伊泮。保乂平家。永見譽植。子欲爲名高邪。則當如許由子臧。下隨務光。澆耳遜祿。千  
載淹勞。子欲爲遊說邪。則當如陳軫。胸通隱。陸生鄧公。轉福爲福。舍辭從容。子欲爲恬淡邪。則當  
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適。廓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遜邪。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  
泛浦。樸遲神丘。培餌巨壑。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墮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  
之時。退不能若處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爲鄙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大幸爲子所  
寄。今子欲使吾爲忠邪。則當如子胥屈平。欲使吾爲信邪。則當殺身而成名。欲使吾爲介節邪。  
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子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興蟻

益同性不聽我謀悲哉俱仰人體而爲子頭且挺人其倫諭子儕偶子曾不如太原溫顥頴川荀禹范陽張華上郡劉許南陽鄒泓河南鄭謂此數子或譽吃無宮商或厄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驛驟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饴或頭如巾盤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敍桀龍附鳳誰登天府豈若夫子徒令唇口腐爛手足枯瀉或居有事之世而恥爲權謀譬猶墮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燕深阱之虎石間餓蟹籠中之鼠事力雖多而見功甚少宜其蹉跎前盛至老無所希也

與臧燾勅

宋武帝劉裕

頃學尚廢弛後進積業衡門之內清風懷響良田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敷崇墳籍效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全軌然荆玉含寶要俟開鑿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猶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間非惟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邪想復弘之

讓婚表

無名

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輶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梓族人凡質陋閭間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荆釵裙布足得成禮每不

自解無偶迄茲媒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因忝宗榮於臣非倅仰緣聖賛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胃綽有名才至如王敦懦氣桓溫歛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矣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裸寢於北塔何蟠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驂更殷冲幾不免於強鉗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屬於崇貴事隔於閑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閒過於婢妾行求出入人理之嘗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今掃輶息鵠無窓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惟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疎濶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姊爭媚相劖以嚴尼姫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堅議舉止則未聞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姊敢情者每唯贊妬忌尼姫自唱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間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衣破故故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凜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哺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書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送裾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舉刷則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有別媵象有貢魚本無漫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

無儀適。設辭輒云輕易。我又羈閼諸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恆意。不可貸借。固實皆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曰家事。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恆同科力。王澤雖復。贈復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爲冤魂。猪聯學情。用神天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蠱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姤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綵嗣。駢馬之身。通聲覺。谷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心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責。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不言明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山道。弘物以典。庶視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使預提拂。清官顯位。或由才升。一明婚戚。咸成恩報。是以仰冒非宜。披肝丹實。非唯止臣。一已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受惠之期。伏願天慈照察。特賜勅停。使燕省微羣。得保義肅。一切憐生。自己彌篤。若思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刷削去。投止寶海。

與尚書令袁叡書

丘巨源

民信理。推心開於量事。庶謂丹誠感達。賞報屢期。豈虞寂寥。忽焉三載。議者必云筆記既伎。非耕活所待。開勸小說。非否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世。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併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固非告祝之倫伍。巫祝之流匹矣。去昔奇兵變起。呼吸雖凶。渠即勃而人情更迷。茅恬開墳。千齡出報。當此之時。心脣湖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填

路，授名朱雀者，愚智空閑，人惑而民不惑，其一可論也。臨機粉亭，燭能抽刃，斬賊者，惟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禽之，弟賴者，惟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取其死也，以決成敗。奮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而問海內此屬何如？其二可論也。又謂而賴者，普喚文士，責門中書牘不舉，擒輔張豫，非爲之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此若以此牒與之，勝負強弱，立見質，快不染懷者，則民宜以是為善。若云羽檄之難，必須錦傑，舉賢者，能見委者，則民宜以是賜列，其三可論也。竊見桂門賊宜不赦之條，凡二十五人，而李恆鍾與同在此例，最時後出罪，並釋然。而吳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為而操戈無害，論以質科，則武在招討，固宜人理，沒其門可論也。且邁遠置獄，無乃使長伴符檄，肆言詈辱，放筆出手，自取罪愆，則既稱曰得志，民若不憚紅軍門，則應腰斬都市，與孩脯膾伊可熟念？其五可論也。往卒屯旅，尚有餘日，十分之中，九分冗隸，可謂衆矣。禁浦附鱗鰐焉，去翔至若民狂夫，可謂寡矣。徒目勑旨，空然泥沉，詎其薄殿席末，皆是自起拱牘，始必非魯連邪？民債國算，迅急地連旆之橫，毫髮過當，未得結之旨，既不能陵敵不殿，爭先無負，宜其徵賜存亡，少沾飲露，遂乃垂之溝間，如蟬如蠍，口之音外，如土如灰，維隸帖戰，無拳無勇，並隨資峻級矣。凡豫臺內，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轂如此，贈例如彼，既非草木，何能弭聲。

報羊希書

周朗

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佳耳。屬華比采。何更工邪。視已反覆。恩亦無已。觀諸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己。動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不爲足下欣邪。然更憂卿不知死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靡衣飧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蓄氣。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冢輔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豐旗。惄然動仁。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夕行主公。且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况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趣奇畜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案。身不雜王臣之錄。名不廟通人之班。如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茂增恩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誠則美。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譽。墮鯨鰐於豎鱗之間。墮風之羽。覬振翮於軒冕之間。其不能俱陪綠水。並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爲。

卿說。但觀以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逐之吏。當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則雲戶岫磬。樂危桂焚。林芝浮霜。剪松沉雪。慘肌苦髓。寶氣發魂。非但士石侯卿。腐鵠梁錦。實迺竚意天后。睨日羽人。次則列心掃智。剖命捐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循主德而批民患。進貞白而醜姦邪。委玉人而矜幣禮。揭金出而怠勁冠。使車軌一風。徇道其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躊躇日富。而君無名。致諸侯歛手。天子改觀。其末則勝游而出。望旃而入。結冕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俛眉魯肩。皆天下之道德。臍目扼腕。目縱橫於四海。理有泰則往而進。調憂迂則反而還。閒居達官。交遊頓罷。捐慕遺憂。夷毀銷譽。呼喚以補其氣。繕嚼以輔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人所能也。若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旣溝。方杜長者之轍。穀稼是諧。自絕丘墓之顧。庶生牀帷。苦積階戶。又櫟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暮且室閒軒左幸有陳書十笥。廬隅奥石隴。邪履遼衛。覓我周之軫迹。弔它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休此欲。但理質詭固物。好交加或徵勢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况才減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

者哉。若如漢宗之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閭里之間。忘見直士之遭遇。便謂是威猛唐人之徒耳。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奇於所歸。聊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僕爲至迺復有致謁於爲亂之日。設訟於告正之徒。心奇而無由。素直而變爲枉。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冠負日月。籍踐淵海。心支身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術。數易振臺。已議於帷幕之上。提轍鳴劍。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超每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日張膽。謀軍家之得失。操志勇之將。薦俊正之士。此通月下之所以報也。不爾。則擐甲脩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鏑。固必固之。雖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寇沒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繫匈奴於北闕。無日矣。亡但默默窺顧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意。

與從弟僧紹書

王微

吾聞無人廢。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卽嘗不以止足爲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爲一旦落莫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終邪。詎容都不先聞。或可不知耳。衣冠胄胤。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傾仰溢誇。士頗以此經之。至於規矩彌行。辭可詳料。疹疾日滋。縱恣益甚。人道所貴。廢不復脩。幸值聖明兼容體之教外。且舊恩所及。每蒙寬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

難復支振。民生少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解日偷存，盡於大布櫛粟。半夕安寢，便以自度。血氣盈虛，（缺）稍稍適長，以大散爲和羹。弟爲不見之邪疾廢居，然且事一已，上不足敗俗傷化，下不至毀辱家門。泊爾戶居，無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實。吾與弟書，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舉，爲無所因，反覆思之，了不能解。豈見吾近者諸牋邪，良可怪笑。吾少學作文，又晚節如小進，使君公徵民不儉，每加存脩，訓對尊貴，不厭敬恭。且文詞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惡。當其居孝，求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誣屈邪。猶者，莫可謂真素寢矣。其數且見客小防自來破門，亦不煩猶舉言也。此帶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衷也。弟無懷居今地，萬物初不以相其然。舊器齊虛實宜書紳，今三署六府之人，誰表裏此內鑑？疑弗豫有力於素論，何如哉？則吾長阤不死，終誤盛母也。江不言禡吹拂，吾子是畏父。嚴父人情所高，吾得管此，則鶴鷺變作鳳凰。何爲乎飾晦門秩？秩見於面目，所惜者大耳。諸舍閭門，皆蒙特私，此旣未易陳道故常。因含聲不言，至兄弟尤爲叨齷。臨渴頻煩二郡，謙亦越遙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矣。又前年優旨自弟所宣，（缺）夏后撫寧人，周官及鰥寡不足過也。語皆循檢校迹，不爲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白。稍學詔誥，且吾何以爲足？不能行，自不得出戶。頭不耐風，故不可扶曳。家本貧餒，至於惡衣蔬食，設使盜跖居此，亦不能兩展其足。

妄意珍藏也。正令選官設作此舉於吾亦無劍戟之傷。所以慙懼畏人之多言也。管子晉賢乃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視明聽聰而返歸區飾吾何辨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削居深處與蚌蛤爲伍於勤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假不肯曉曉奉牋記雕琢獻文章。居家近市廛。親戚滿城府。吾猶自知袁陽源輩當平此不飾詐之與而得兩不闢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寒羣貴矣。兼恐怒此言。自爾家任兄故能也。日日望弟來。屬病終不起。何意向與江書蘊布胸心。無人可寫。比而乃具與弟書。便覺成木以待平日相見。吾旣惡勞。不得多語。樞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諭此書也。親屬欲見。自可。無急付手。

告弟僧謙靈書

王徵

弟年十五始居宿於外。不爲祭謁之舉。獨沈浮好書。聆琴聞操。輒有過目之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善長病或有小間。輒稱引前載。不異舊學。自爾日就月將。著名邦黨。方隆夙志。嗣美前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往。酷痛頗冤。心如焚裂。尋念平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濶酒忘愁。同悟相慰。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奈何罪酷。猝然獨坐。憶往年散發松柏流涕。吾不舍昼夜。又憶慮吾羸病。豈圖奄忽。先歸冥冥。反覆萬慮。無復一期。音顏芳號。觸事歷然。弟今何在。令吾罪窮。吾仕京師。分

張六句耳。其中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念縣心無物能譬。方欲共營林澤。以送餘年。念茲有何罪戾。見此天酷。沒於吾手。觸事痛恨。吾素好醫術。不使弟子得全。又掉思不精。致有枉過。全此一條。特復痛酷。痛酷奈何。吾罪奈何。弟爲志奉親。事兄順。雖僅僕無所吐噏。可謂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冲和淹通。內有皂白。與動尺寸。吾每咨之。當云兄文骨氣可推。英麗以自許。又兄爲人矯才欲過。宜每中和道。此猶在耳。萬世不復一見。奈何。惟十紙手迹。封塚儀。至於恩戀不可懷及。聞吾病。肝心寸絕。詔當以幅巾薄葬之事累汝。奈何。反相殯送。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門庭。此風若行。便可家有孝婦。仲長昌言亦其大要。劉新婦以刑傷自誓。必留供養。成太妃感柏舟之節。不奪其志。僕射篤順。范夫知禮。求得左率。第五兒屬位有主。此必何益。冥然之痛。爲是存者。意耳。吾弱疾之人。平生意志。弟實知之。端坐向筵。有何慰適。正賴弟耳。過中未來。已自惕望。今云何不立。自省惛毒。無復人理。比煩冤困憊。不能作刻石文。苦靈響有識。不得吾文學。不爲恨。然意慮不遂。謝能思之如狂。不知所告諭。明書此數紙。無復詞理。略道阡陌。萬不寫一。阿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憂我。他日寶者。王光割嗜好以解年。今也。惟速化耳。吾豈復支冥冥中。竟復云何。弟懷隨和之寶。未及光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當辦此。不今已成册。吾臨靈取常共飲杯杓。自釀酒。靈有彷彿。不免痛冤痛。

報何偃書

王微

卿昔稱吾於義興。吾嘗謂之見知。然復自怪鄙野。不參風流。未有一介熟悉於事。何用獨識之也。近日何見綽送卿書。雖知如戲。知卿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論。卿少陶玄風。淹雅脩暢。自是莊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尤麤笨無好。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劇讀。遂絕意於尋求。至二十左右。方復就觀小說。往來者見床頭有數秩書。便言學問。試就檢當。何有哉。乃復持此擬議人邪。尙獨愧笑楊子之褒贊。猶恥辭賦爲君子。若吾篆刻非亦甚矣。卿諸人亦當尤以此見議。或謂言淺博作一段意氣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以每見世人文賦評論。無所是非。不解處。卽日但問。此其本心也。至於生平好服玉璫。起年十二時。病虛耳。所撰異食方中。蘊言之矣。自此始信攝養有徵。居門多昌虎。隨時參鵠。寒溫相補。後以扶護危羸。見冀白首。家貧乏役。至於春秋令節。輒自將雨。三月生人草采之。吾嘗倦游。醫部頗曉和藥。尤信本草。欲其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矯舉不羈。不同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畫繢。蓋亦鳴鶴識夜之機。盤糾糾紛。或記心口。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彷彿也。不好詣人。能忘榮以避權。右宜自密應對舉止。因卷無自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由來有此數條。二三諸賢。因復架累。致之高塵。詠之清馨。瓦礫有資。不敢輕。

同金錢也。而頃年髮疾。沈淪無已。區區之精。惄於生存。自恐難復。而先命猥加。魂氣寒澀。常人不得作。當自處。療苦。正亦臥思已熟。謂有託。自詭。既仰天光。不天明。猶兼望諸野。其相哀體。聊首唱曰。昔布之翰墨。萬石之慎。或未然邪。好盡之累。豈其如此。綽大駭歎。便是圖朝見病者。吾本傳人。加疹意繙。一旦聞此。便惶怖矣。五六日來。復苦心痛。引喫狀如向。中悉腫。甚是憂刀。作此答。無復條貫。貴布所懷。落莫不舉。聊既不可解。立欲便別。且當笑徵。

### 與江湛書

王微

弟心病亂度。非但遠覽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以會忽曰。寧曰闕里。咸以爲祥怪。君多識前哲。之載天值。何其易傾。可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充鷺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據王道鴻鬯。或有激朗於天者。必欲探拔潛寶。傾海求珠。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空廟孟於博徒。拔手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戒士。上窮範馳之御。下尋詭遇之精。兼知雜襲者。必不主於世矣。日處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爲劫奪通家。精神病。臣穢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囂乎。書云。任官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疹廢。凡耗械悞。似不如此。且弟曠遠兄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閤。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無疾。非性僻而何比。君曰。表裏無假。長因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帥華士之職。幸遇管

叔必蒙僻儒之譽。光武以鴻臚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况無古人之才，大概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己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殿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艳揚禮學，本不參選。鄙夫皆被固不任下走，未知新達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譖佛貶蟲，冀招神龍，如復託以真素者，又不宜居華留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爲人，賜舉未以已勞，則所取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日於齊駢，藉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講淵之極，終不能舉爲契爲之辭矣。子將明魂必靈，始於萬里，汝穎餘產，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或從此而喪。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告村叟之輕謬？今有此書，非敢明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益虛聲。所以約絡以紙本，不贅尚書虎爪板也。成量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塵俗！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部蘊君手。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憎神者不道，僕妾皆將笑之。忽然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譏耳。

###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照

吾自浮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沂沂無邊，險徑遊目。棧石星飯，結荷水宿。

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躡十星。晨氣慘節。悲風斷絕。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遊神清渚。流睇方瞳。東顧五湖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罔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貞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隄。百後相屬。帶天有亘。橫地無窮。東則砥原漢陽。亡歸屢際。塞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聲歸。離羣無間。遠視不見。北則陵沖澗澗。淵脈通連。夢露攸橫。蘆所繁茂。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否愚蟲。皆小號號。盼盼乎其中。西則洞江水指。長波天合。滔滔何晦。漫漫安舉。創古迄今。舖綿相接。思盡波濤。恐滿灘絡。烟歸八表。終歸野岸。而是注集長宵。不測修靈。浩渺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歷江湖。學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岱驛錦緜。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綠。赫似絳天。左有青鶴。表裏紫霄。從嶺面上。氣燭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像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懸擊湧湧之所。宕滌。則上窮获浦。下至豨洲。南薄蕪城。北極官渡。削長堙短。可數百里。其一島波觸天。高浪灌月。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烟不流。卓鼎振清。弱草朱靡。洪灘臚散。洩長虹。乍逼箭拔。穹濶崩聚。祇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礮石爲之摧碎。磈岸爲之墜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慄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鴨。魚鯀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鍼尾之族。石蟹

土蚌燕箕雀蛤之儕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滑雨排風吹撲弄翮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鷗寒噦遊鴻遠吟樵蕪一嘆舟子再泣誠足悲歎不可說也風吹苦颶夜飛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居寒暑難適汝專日憇夙夜戒謹勿我爲念愚穎如之聊書所觀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與王曾度書

檀珪

五常之婦文武爲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日雖讀文通乃忝武達學從姑叔二姨帝室祖兄二世屢軀奉國而致子姪餓死草墳去多今在病苟一勑師無半人屢見蹉跎涉五朔踰歷四晦晝腊十二接輒六七途不荷潤反更曝餽九流繩平自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鵝腸爲日已久饑虎能嚇人遮與肉饑麟不噬誰爲落毛夫多乞豫章丞爲馬超所爭今春蒙勅南昌縣爲吏僕所奪二子勸蔭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雖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初尚書同堂妹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爲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廢長沙景王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爲科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爲中軍參軍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參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勳異績已不能叨常階舊途

復見健抑

與天公牋

見指元

道居住城南接水墟草木兩鬱蚊虻所藏茅茨陋宇纔容敝床積汙累重體貌委黃冬則兩幅之薄被心有牽翼與敝絮撤以三股之絲綯祫以四升之麤布狹領不掩其巨眉促縫不覆其長度伸脚則足出縫捲則脊露

又

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竹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厥名曰饑腹中癥疎大如倒指亟食終日不能作勞借一小兒偷公吳母近因冬節暫詣其舅狗咬一脰肉落如手繩筋骨骨頭而不愈長婢來成左目失明動則入井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公司馬之羈行步蹠蹠了無前進陰疾難明不盡覩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驚蠻言語唼喋聲駭人惟堪駕雞宅無所役遣詣何嵇復被狗咋困熟如泥

與聞喜公子良

見指元

竊見傍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祇應轉竭蹙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澗爾亦有擢臂斷手苟自殘落販餉貼子權赴急難每至傍使發勤遵赴常促輒有

相杖。被錄稽顙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依。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當書偃筆。爲之久之。情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見此幸酸時不可遏。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蹤。惟上虞以百戶一滂大爲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普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爲功得之何遠。

與何胤論止殺書

周顥

普通年中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其甚者。使門人議之。學士鍾毓曰。餽之就脯。驛于屈伸。餉之將糖。蹊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且不憚不榮。曾芻蕘之不若。無辱無臭。與瓦礫其何等。有汝南周顥賜胤書曰。丈人所以未極遐蹠。惑在不近全榮耶。剝折之升鼎俎。納罟之興載冊。其榮智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羞。乃復爲之品節。益以茹毛飲血。與至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崖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己爲懷。是各靜封疆。固相陵轡。况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過性命。性命之于彼極切。盡味之于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永歲。彼就怨酷。莫能自伸。我業長久。吁哉可畏。且區區微物。疏薄易矜。散彼財廩。頓步宜愍。觀其飲啄飛沈。使人憐悼。況可甘心撲斬。加復恣意吞嚼。至乃野牧成羣。閒豢重園。量肉揣毛。以俟支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爲怡息。事豈一途。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

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過客日少在家日多吾脩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日念夫人于血氣之類雖不身殘至于升鬼沈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一經盜手猶爲庶士所棄生性之一臂鸞刀甯復慈心所忍騎虞鐘餓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恥。

與蕭令王儀射爲袁子求贊書

樊 義

袁侍中，高亮之宏姿，挺孤奇之逸操。孝友結於衝閭，則延譽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麗口，經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遵禮而後動。旨音無悶，事等安期。處顯不競，道均無嘆。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怡雍穆，人所不聞。顧與善無徵，報逆德語。岱山秀神，崑崙擢峯。四海增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物表。若得橫議壇坫，斟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流於千載。馳微轡於山道，潤真氣於泉門。豈非體國之至公，典謨之盛執者哉。

白序

江 淹

濬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幼傳家業，六歲能屬詩，十三而輒過庭之訓，長遂博覽羣書。不事章句之學，頗留精於文章。所誦詠者，蓋二十萬言。而愛奇尚異，深沉有遠識。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鶴之徒，然未能悉行也。所與神遊者，唯陳留袁叔明而已。弱冠以五經授宋始安王劉子。

真略海大義。爲南徐州王新安從事奉朝請使安之薨也。建平王劉景素聞風而悅。待以布衣之禮。然少平嘗個儻不俗。或爲世士所嫉。遂誣淹以受金者。將及抵罪。乃上書見意而免焉。轉舉南徐州桂陽王秀才對策上第。轉巴陵王右常侍。右軍建平王主簿賓侍累年。雅以文章見遇。而宋末多阻宗室。有優生之難。王初欲羽檄徵天下兵。以求一旦之幸。淹嘗從容曉諫。言人事之成敗。每曰。殿下不求宗廟之安。如信左右之計。則復見麋鹿霜棲。宿於姑蘇之臺矣。終不以納。面更疑焉。及王移鎮朱方也。又爲鎮軍參軍。領東海郡丞。於是王與不逞之徒。日夜構議。淹知禍機之將發。又賦詩十五首。略明性命之理。因以爲諷。主遂不悟。乃懲奴而黜之。爲建安吳興令。地在東南。嶺外閩越之舊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靈草。皆淹平生所至愛。不覺行路之遠矣。山中無事。與道書爲偶。乃悠然獨往。或日夕忘歸。放浪之口。頗著文章自娛。在邑三年。載朱方送敗兵。復還京師。值世道已昏。守忠閒居。不交當軸之士。俄皇昏始有大功於四海。聞而訪召之。爲尚書鵠部郎。驃騎竟陵公參軍事。當沈攸之起兵西進也。人懷危懼。高帝嘗顧而問之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如何。淹對曰。昔項強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號令精。侯逆受一劍之口。紹跨躡四州。終爲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焉。帝曰。聞此言者多矣。其試爲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

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攸之至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措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故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是時軍書表記皆爲草具。建東屬城府猶掌筆翰。相府始置。仍爲記室參軍事。及讓齊王九錫備物及諸文表皆淹爲之。受禪之後。又爲驃騎豫章王記室參軍。鎮東武令參掌詔冊。並典國史。旣非雅好。辭不獲命。尋遷正員散騎侍郎。中書侍郎。淹嘗云。人生當適性爲樂。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後之名哉。故自少及長。未嘗著書。惟集十卷。謂如此足矣。重以學不爲人交。不苟合。又深信天竺緣果之文。偏好老氏清淨之術。仕所望不過活潑二千石。有耕穢伏臘之資。則隱矣。常願幽居築宇。絕棄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綠水。左倚郊甸。右帶瀛澤。每奉愛謝。則接武平皋。乘秋澄景。則獨酌虛室。侍姬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遙數紀。彈琴詠詩。朝露幾間。忽忘老之將至。淹之所學盡此而已矣。

### 報袁叔明書

### 江淹

僕知之矣。高舉爲別。執手未期。浮雲色曉。悵然魂飛。前辱贈書。知命僕息心越地。採藥稽山。友人幸甚。去歲迫名茂才。冬盡不獲有報。引領於邑。情詎可及。足下推僕者。不一二談也。僕聞狂士之行。有三竊嘗志之。其奇者。則以紫天爲宇。環海爲池。裸身大笑。被髮行歌。其次則堅

坐崩岸。盤臥深窟。朝殮松屑。夜誦仙經。其下則辭榮城市。退耕巖谷。塞逕絕賓。杜墻不出者。皆眷爲兩山之餽夫。東闕之歸臣。而况其鄉黨乎。或有社稷之士。入而忘歸。則爭論南宮之前。衛主於邪。伏身北闕之下。納君於治。至乃一說之奇。鶻畏左右。一劍之功。震懾鄰國。夫能者惟橫議漢庭。怒髮長噭。口誚舌數。而況於鄰里乎。若僕之行止。已無可言矣。材不肖文質無所直。徒以結髮游學。伊周士大夫言曰。在國忠。處家孝。取與屏。交友義。故幅衣於梁齊之館。抗手於楚趙之門。且十年矣。未見人能動人。智謀不足自謨。雖研子之思。卒離饑寒之禍。直親不言。左右莫教。涼秋陰雨。嘗閉閭館。蟬塵入戶。感鳥撫途。徵我學焉。南守妻子。尚可得哉。故國史小官也。而子長爲之。抑或不悅也。而子雲居之。僕非有輕鬼曉騎之略。交河雲檻之功。幸以盜竊文史之末。因循不覺之謂。故俛首求衣。歛眉寄食耳。若十日之期。去於飢寒。從疾舊里。斥歸故鄉。箕坐高視。提酒桓桓。誰知侯交書。羣公走幣。僕亦在南山之南矣。此可爲智者道。雖與客士言也。方今仲秋風飛。平阪彩色。水鳥立於孤洲。苔蘚變於河曲。寂然淵視。憂心辭矣。獨念賢明蚤世。英華殂落。僕亦何人。以堪久長。一旦松柏破地。墳墓刺天。何時復能銜杯酒者乎。忽忽若狂。願足下自愛也。

與交友論隱書

江淹

淹者海濱窟穴弋鈎爲伍自度非奇力異才不足聞見於諸侯每承梁伯鸞臥於會稽之墅高伯達坐於華陰之市心當慕之而未能及也嘗感子路之言不拜官而仕無青組紫綬龜紐虎符之志但欲更隱坐卜爲世俗賤事耳而彫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敗何則性有所短不可韋弦者有五一則禮本緩臥不肯起二則人間應俗酷嬪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言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段婢妄發帆波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邪知短而不可易者所謂輪樞全定也猶如雞鷄之有毛不能得鸞鳳之光采矣况今年已三十白髮雜生長夜輾轉亂憂非一日盡至之命如星殞天促光半路不攀長慈徒日歟取筋驚髓冷殊多災恙心頑質堅無好算默而信神農服食之言久固天竺道士之說守清淨煉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願拾薇帝誦詩書樂天理性歛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猶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烏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若乃登峨嵋度流沙殯金石諦仙經嘗聞其驗非今日之所言也誰謂難知青鳥明之貴布筆墨然亦馬足道哉

答趙景真書

嵇蕃

登山遠望觀澤嶺以收憤策杖廣澤瞻長波以增悲遊盼春圃情有秋林之悴灌足夏流

心懷冬冰之慘。對榮宴而不樂。臨清觴而無歡。今足下琬琰之朴未剖。而求光時之價。驥驥之足未據。而希絕景之功。心銳而動淺。望遠而應遲。故有企佇之懷爾。夫處靜不悶。古人所貴。窮而不濫。君子之美。故顏生居陋。不改其樂。孔父困陳。絃歌不廢。幸吾子思弘遠理。合道自榮。將與足下交。伯成於窮野。結箕山於蓬屋。侶范生於海濱。儔黃綺於商岳。憑輕雲以絕蹕。遊曠蕩以自足。雖不齊足下之所樂。亦吾心之所願也。

報皇甫規書

趙壹

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曠。歷年滋多。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以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翫。墳典下則抗論。當世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吾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錄。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今壹自謹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疾動。膝炎壞潰。請俟它日。

# 古文品外錄 卷之四

與虞陵王義真牋

謝靈運

會境旣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誰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聞舉成先業漸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旣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上愛素好舌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遺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詣闕上表

謝靈運

臣自抱疾歸田於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幽棲弱縵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顥二十七日疎云比日異論增嗜此雖粗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爲其防破疏駁惄不保所由便星言奔馳舖骨墻下及經山陰防衛彰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負運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爲何事及見顥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懼臣昔忝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非但顯戮司敗以正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

之地。今虛聲爲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謗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羣。或勇冠鄉邦。劍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欲爲逆節之舉。山棲之士。而構陵土之釁。今影達無端。假誇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匪云其生質悲其痛。誠復內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索曳疾病。東骸歸款。仰憑陛下。天靈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惄目。羸疾發動。尸存恍惚。不知所陳。

上雲降法師誄

謝靈運

夫協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了。一已不患其蹤。而終莫相辨。我若成歎。翻淪得拔。竟知於誰。冀行跡立。則善惡靡微。欲聲名傳。則薰蕕同歇。然意非身之所持。期出命之所限者。目所親覲。見之若人矣。慈心朗識。發於唇辯。全自稟華。家毓金帛。加以巧乘騎。解絳竹。紀景於康衢。弄絃管於廟肆者。非徒經旬涉朔。彌歷年稔而已。諒趙李之咸陟。程鄧之臨邛。既而永夜默悟。中飲興歎。曰悲夫。欣厭迭來。終歸憂苦。不杜其根於何超祖。且三界迴注。諸天倏瞬。况齊景牛山。趙武在陰。催促節物。逼迫霜露。推此願言。伊何而久。慨石有搖落。榮華兼濟。物我之忘。母氏矜其心。姊弟申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一身既然。閨門離世。妻子長絕。歡娛永謝。豈惟向之靡樂。判之歸年。終古恩愛。於今仳別矣。旅舟南迴。投景廬嶽。一登石門。香鱸萃六年。

不下嶺。僧衆不堪其擾。法師不改其節。援物之念。不以陋居自抗。同學學疾。振錫而已。相處。余時謝病東山。承風造次。嘗望人期。頗以山高法師至止。鄙人弊後。前誣後粗。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間反山成辦。蓋謹獲接植童屋。俱泥廻澗茹之荒而其節。披法衣而同奉者。轉居密署。非疏山陽臘春溫之容。全升一遺日之色。晉明悟幽微。祛滌汗濡薄客。潔拂日忘其疾。庶自日同居而垂離無象。信順莫歸。徵集何緣。晚節幡發。遠見參尋。至此即聞音塵殆絕。直至暮還疾。未句卽化。誠存亡命也。此行頗有山承因緣。補實百常情。紙墨短時。非以斯名。每詠法節。追感平生。自不能默已。故發輒援筆其辭曰。仰承形識。俯探理類。採聲知律。拔茅觀號。物以靈異。人以智貴。卽是神明。觀聽意謂。爰初在稚。懸心夙察。吐嘻芳華。懷抱日月。如彼昭堦。風過氣逝。如彼天倪。雲被光發。求名約尋。規操束已。儻或遇世。曾未近似。生以意秦。意管生理。孰是歎慰。程鄭趙李。家畜金縉。才練藝技。攘首揮容。繁絃綺靡。酒娛調促。意妍服侈。朝迫景曠。夕忌星徒。悠自日淒淒。良年往歟。流厭來情。含苦樂環迴。終卒代謝。棄而更適。生速名借。誰能易奪。何術推移。精粗渾淆。善惡參差。卽心有限。任理莫規。試覈衆肆。庶獲所鄉。道家躡近。牽流缺遠。假名恆譁。傍義豈反。獨有兼忘。因心則善。傷物沉迷。羨彼鳴道。變服京師。振錫廬頂。長別焚囊。永息幽嶺。舍華襲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子取其靜。昏之視明。卽愚成絕。智之秉情。對理斯涅。客

旣弗祛滯亦安拔子之矜之爲爾苦節節苦在己利貞存彼以朋閭逝以慈累徒欲以援物先宜濟此發軫情遠終然理是梁鴻攜妻荷蓆見子鷄黍接人行歌通已於世曰高於道殊鄙始見法曲獨絕神理形壽易盡然諾難判死心卽化棄身靡欵懷道靡廣韻奇已宴肴物辭山終身旅艸嗚呼哀哉魂氣隨之延陵已子鳶鷺同施漆園所曉委棺空吁豈以貴矯學有遺餘擗給蟲鳥嗚呼哀哉繩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經始偕是登臨開石通洞剔柯疏竹涼牕重幕近闢轎故事寡地閒尋微探讀何句不研笑疑弗折帙舒軸卷題授紙墊詞來等往但日餘夕汎濁櫛耕夷齊共薇跡同心歡喜異意達承疾懷約聞因憇悲孰云不痛尊酒清衣時呼哀哉行久節移地邊氣改終秋半冬蠅桂投海永念伊人恩深情倍醉酣人仰愧無言切呼哀哉

### 與齊高祖蕭道成書

### 疏致之

吾聞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我可謂通之矣大明之中謬奉皇主忝同侍衛精存契闊義薄斷金乃分帛而衣等糧而食貧景相矜慕心憫形羸若斯之苦寧可言哉吾自分碎首於閭下是下亦懼滅族於舍人爾時磐石之心既固義無二計體迫時難相引求全天道矜憐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實關於厚及明帝龍飛諸人皆爲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覲過夙眷遇若代臣錄其心迹復忝駕使臨崩之日吾豫在遺託加榮受寵恩深位高雖復情謝古人

粗識忠節。吾心仰報。期之必死。此誠志竟未申。途先帝登遐。微願永奪。自爾已來。與足下言。始絕。非唯分張形迹。自然至此。脫枉一告。未嘗不對紙流涕。豈顧顧請於今哉。苟有所懷。不容不白。初得賢子諱疏云。得家信云。足下有廢立之事。安國寧民。此功巍巍。非吾等常人所能信也。機奉皇太后假金云。足下潛構深略。獨斷懷抱。一何能壯。但冠冕辭不可承足。蓋其尊高故耳。足下交結左右。親行殺逆。以免身患。卿當謂龍逢比干。擬人耳。凡廢立大事。不可廣謀。但襄諸遺密。劉文國之近戚。數臣地籍。實爲晉腹。人位並居。時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共披心胸者哉。昏明改易。自古有之。豈獨大宋中屯邪。前代盛典。煥益篇史。誠爲足下言之。豈公共議。宜啓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禮出第。足下乃可不通大理。要聽君子之言。豈可罔滅天理。一何若茲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縱爲宗社大計。不爾。寧不識有君親之意邪。乃復慮以家爲憎。以稱賞小人無狀。遂行弑害。吾雖寡識。竊從古比。豈有爲臣而有近日之事邪。使一旦荼毒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者何罪。且有登齋之賞。此科出於何文。凡在臣隸。誰不惋駭。豈更扣心行路。泣血。乃至不殯。使流蟲在戶。自古以來。此例有幾。衛國微小。故有弘濟。不圖我宋。獨無其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己。足下與向之殺者何異。人情易反。還成嗟悲。爲子君者。無乃難乎。蹊田之譬。豈復有異。管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足下諫諍不聞。甘崔杼之罪。何惡逆之甚。昔太甲還位伊。

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勝數。霍光荷託，尙共議於朝班，然後廢之。猶有湯沐之施，論者不以刲主爲名。桓溫之心未忘於篡，海西失道人倫，頓盡廢之以公猶禮處之。當溫彊盛，誰能相抗。尙畏懼於形跡，四海不憚，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竊光名，高於臣節。桓氏亦得免於脇奪。凡是諸事，布於書策。若此易曉。豈待指掌。卿常言比跡夷叔，如何一旦行過桀黠邪。聖明啓迹，蒼生重造。普天率土，誰不歌抃。是披心罄節，奉公忘私之日。而卿大收宮妓，刲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被甲入殿，內外宮闈，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謝陶庾行此舉止，且諸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也。一旦專縱自樹，云是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錄，何以異此。知卿防固重複，猜畏萬端，言以禦遠，實爲防內。若德充物望，夷猶猶可推心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所用也。文長以戈戟自衛，何解滅亡。吳起有云：禮義不脩，舟中之人皆讐也。足下旣無伍貞之病，苟情存私而有敗宋之心，吾寧捐巾包之節邪。聞求忠臣者必出孝子之門，卿忠孝於斯盡矣。今竊天府金帛，以行姦惠，盜國羅爵，以結人情。且授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已復不可恆用。用之既訖，恐非出策，且受者不感，譏者不知，不能遏姦折謀，誠節慨惋。隔陔數千，無因自對，不能知復何情顏。當與足下叙平生舊款，吾聞前哲絕交不出惡言，但此自陳名節於胸心，因告別於手哉。放筆增歎，公私澆注，想不深怪往言。然

天下耳目豈伊何諷抑亦當自知投棧無輜爲必先及

答沈攸之書

齊高祖

屏足下謂吾交道小終爲恥已足欲下使來何故多囬君子吾結髮入仕莫期遠大蓋感子路之言每不擇官而官逮文帝之時初被聖明鑒賞及孝武之朝復蒙英主顧盼因之感激未能自反及是下斂執宗室之節分好何嘗不勸慕古人國士之心務重前良忠貞之節至於契闊杯酒殷勤撫德姑女成姻志相然諾義信之篤謹與聞之及乃景和陵虧事切憂畏明帝正位運同休顯譽處諸心安危豈二元徵之季聽高道廢邪言欲相討伐發威施轍已行外內於時臣子錯目道路以目吾以分交義重患難宜均犯難自办以相任保性命主手敕今對達相示豈不畏威念周旋之私耳推此陰惠何懷情抱不云足下猥含禡誠前遣王思文所牒朝廷事盡情等家國其詳衷告慮心小大必以先贊問尹雍州遷代之日將欲誰擬本是逆論來事非欲代張乃封此示張使見怒若張惑一言果與怨恨事負雅素吾子且不可爲況張之奉國忠亮有本情之見與意勢不一邪又張雍州啓事稱彼中蠻動並以遺水患敕令足下思經拯之計吾亦有自論國如家布情而往每思厥達事之相接恆必猜譖反謂無故遣信始乃覩察平諒之襟動則相阻傷負心期自誰作故先時足下遣信尋盟敦舊屬以篤終吾止附還白

申罄情本契然遠要方固金石今日舉錯定是誰慮久言邪元徵末德執亡禋祀足下備聞無待取疵太后惟憂式遵前誥興毀之略事屬鄙躬黜昏樹明實惟前則寧宗靜國何愧前脩廢立有章是下所允冠弊之譏將以何語封爲郡王寧爲失禮景和無名方之不愈乎龍逢自匹夫之美伊霍則社稷之臣同異相乘非吾所受也登齋有賞壽寂已蒙之於前詞謀獲功明皇亦行之於昔此則接踵成事誰敢異之謂其大收宮女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必若虛設市虎亦可不翅此言若以此詐民天下豈患無眼心苟無瑕非所耿介甲杖之授事旣舊典豈見有任鎮邦家勳經定主而可得出出入輕單不資督衛斯之患虛豈直身憂祇奉此恩職惟事理朱方之牧公卿僉意吾亦謂微勸之次無忝一州且聽晉舊事帝鄉蕃職何嘗豫州必尊司州必馬折膠受柱在體非鳩袁粲據石頭是下無不可吾之守東府來告便謂非勤容見疾嘵顧社稷幸天未長亂宗廟有靈卽與褚衡軍協謀義斷以時殄滅想足下表裏聞之恨然孤沮小兒忝侍中代來之澤遇面上承便呼一家兩錄發不擇言良以太甚吾之方寸右列其言乃以陶度往賢大見謹責是下自省詎得故此見貽邪比蹤夷叔論吾則可行過桀蹟無乃近醒哉謂吾不朝此則良晦朝之與否想更問之足下受先帝之恩施擁戎西州鼎湖之日率土

載舟而宴安中流。酣飲自若，卽懷狼望。陵侮皇朝，晉熙殿。下以皇弟代鎮，而斷割候迎。曰喪宗子，驅略士馬。悉以西上，郢中所遺。董餘劣弱，昔徵茅不入。猶動義師，況荊州物產。雍疇交梁之會，自足下爲牧。薦獻何品，良馬勁卒。彼中不無良皮美罽，商賈所聚。前後貢奉，多少何如。惟聞大官時納飲食耳。桂楊之難，坐觀成敗。自以雄容漢南，西伯可擬。賴原郎天正所與，亦消又招集遁亡。西渴行倡，治舟試艦。恆以朝廷爲旗的，秣馬接劍。常願天下有風塵，爲人臣者固若是邪。至乃不遵制書，勑下如空。國恩莫行，命令擁隔。詔除郡縣，輒自板代罷官去職。禁還京師，凶人出境。無不千里尋蹤，而反莫臺。將來必厚加給賞。太妃遣使市馬，齋寶往蜀。足下悉皆斷折，以爲私財。此皆遠邇其聞，暴於視聽。主上觀明當璧，寓縣同慶。絕域奉贊，萬國通書。而攀桓百日，始有單騎。事存送往，於此可微。不朝如此，誰應受誚。反以見呵，非所反側。全力勤兵，以圖象館。長戟以指魏闕，不亦爲忠臣孝子之所痛心疾首。邪賢子元璫，獲免虎口。及凌波西渡，吾所發遣猶推素懷，不畏嗟嗤。足下尙復滅君臣之紀，况吾布衣之交乎。遂事不諫，旣往難咎。今六師西向，助足下憂之。

遺崔頤書

豫章王

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

傳嘗竊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極遲滯耶。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箇。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穴。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晉山河。地方七百。半領曲皇。城兼七十。遙舉臨淄。大啟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拽長裾。藉璵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橒葉。其榮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慚子建。書不盡言。甯俟繁辭。

與南郡太守劉景難書

蕭子良

去冬因君與劉居士書。今春得其返併。辭趣翩翩。足有才藻。實子雲之筆札。元瑜之書疏。仲復齊嗟。爛用欽想。此子含真抱璞。比調雲霞。背俗居幽。寓歡林漱。表志南荆。可與下賓爭價。韜光掩服。固同陪照其明。雖顏段之柄遲假。抑楊鄭之寂寥情淡。取之若人。信可同日而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謐。敦悅九部。研味三乘。在家菩薩行之而不疑。白衣居士。卽之而方易。遁將燭杖。炳於慧炬。拯渝溺於法橋。扇靈鳴之流風。鑑貞林之絕影。僕猶尚旣。同情契顧。而愍悠京苑。周以江山。假復神通遠邇。冥文曉曠。疇得寫析深襟。辨明幽旨。逢生滅之中談。究眞俗之諦義。故重有別書招來畿邑。居間道之次。具爲敷請。此蘭山桂水。仰足逍遙。儒侶玄宗。復多

朋往非以一辭相加豈其旌蒲爲分直固投誠素庶必能玄丁脫悠爾承伊想時加對遇也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蕭子良

玉燭登年金商在津炎涼始貢動靜惟安勸味道腴幸遵雅尚不樂哉僕誠苦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比屋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喜談無倦願言之子實晦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既辨澆漓代襲隱顯之術參差賦語之述紛互或鑄旨于私或流情以悟俗或穢已以開通或謬歌以明道居羊駕馬未足礪其學佯狂如愚豈能濡其白宦游海道人外之氣遂逸入漢遊梁園中之韵彌少及推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潤於洞石雷或舒之微成養閒襟長慕出概迹塵珪組心逸江湖未而自親聞風如舊而迴駕之念徒移式閭之間無隔固已佇軸深衷傾筐遐路者矣君矯然獨遠確乎難拔素志與白雲同悠萬情與青松共爽宜習質文繙林枯而重發昭辨空有連河繫而復滔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夙舉鵠翩有心儀萃高踰愛海比策禪衢沾濠射之冥遊屈祇鸞之法曰闡三乘於窮子發二諦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至道弘被四海不溢五嶽無席膠庠肇脩經法敷廣人賤璣瑣家呂禮讓樵蘇必時郊林全饑蠶網有節鱗羽偕翔至於層山絕澗環帶巖岫晉田沃野宜望無蹊信可以招往隱倫棲勝寄故父舉築室冶城之阿次宗植門西山之口葛洪有槩於

海岫釋遠肥遁於鍾幽。每踐其遺蹤。輒深九原之歎。若高步可遷。復何懷乎。四子昔宣尼之見伯禽。師利之往羅摩。豈不知相忘之道哉。諒有以也。未敘之間。爲道自愛。一二令凌踞之口。具王元長之詞也。

爲竟陵王致書劉隱士

庾果之

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遠近所宗。鐘石非禮樂之木。鸞鶴豈朝野之謂。想閭投之懷。不以形骸爲阻。一日通籍榮邸。親奉語言。夢想清顏。爲薄已積。以丈人非羔鴈所策。故思蒲帛之典。勝寄冥通。諒有風雨之運。君王卜居郊郭。榮帶用事。顯不拘功。晦不標迹。從容入野之間。以窮二音之致。且弘護傷心。廣敷真俗。思聞鑿表。其剖衆妙。或經田河。廬館川涘。皆望質然。少酬幽遲。昔重平樂。善旌有大於東闕。哲王愛素。政吾子於西山。迄不盛。百齡飄颻。殊滯日物。千載一期。爲仁由已。且踰年成淹。非滅跡之効。鴻鐘生。豈遺聲之流。已。異人之跡。故有同物之勞。是山水無情。應之以智。愛閒生我。觸地蕭條。衡藏何與。鍾山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詁。

三乞僧嚴書

周善真

君談天語地。神情如鏡。抽毫拂簡。智思入淵。而幼失理根。踰踰皓髮。惜才之不。輕局寡恩。

君雖心在天上而形居坎下既與黃雀爲鄰恐沒鸞鷟之美故率弓帛之禮屈應賓主之舉徵  
賄三柱附札再讌苟自謙冲固辭年耄度君齒德方享元吉宋而脩志者正當遊翔擇木待椅  
桐竹寶玕鄙命輕召曷足降哉敬揖清風肅從所尚本圖既乖裁還暫憫劉君自答

遺崔祖思書

劉善明

昔時之遊於今邈矣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闕垂如何故人  
徂落殆盡足下方墮施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永會何時嘗覓書史  
數千年來略在眼中矣歷代參差萬里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必更之變古今豈殊此實  
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蛇於外衆乘復爲異識所推惟有京鑰創爲聖基遂乃擢吾爲首佐授  
吾以大郡付吾關中委吾留任旣不辨有抽劍兩城之用橫槊舉旗之能徒以挈瓶小智名參  
佐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憂深責重轉不可據還視生世倍無次緒蓋羹布被猶篤鄙好  
惡色憎聲寡齡尤甚出蕃不與晉輔別入國不與公卿遊孤立天地之間無信無託惟知奉主  
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居家以儉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秦河  
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遊辯之士爲鄉導之使輕裝啓行經營舊壤令泗上歸業稷下還風  
君欲誰讓邪聊送諸心敬申貧贈

誠子書

王僧虔

知汝恨吾不許學，欲自悔厲，或以闇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寡生，但顧問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善求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諸床頭，百日許復從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是皆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向來不敢輕言。汝聞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融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求管晉鄒談，故如射箭，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卽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表，又才性四本，辟無哀樂，皆百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曾目豈有庖厨不脩，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作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表所載，凡有幾義，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輩譏議，亦當云阿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哉？何忽自譏諷？幸及隨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勉，數倍許勝劣及吾。

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卽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於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櫛蘚讀破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識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榮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兒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遺棄脫萬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戒。豈復問吾邪？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敍胸懷。

### 上太祖陳政事啓

崔祖恩

禮誥者人倫之樞紀，帝王之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爲先。世不習學，民忘志義。悖競因斯而興，禍亂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教。不得以喪禍革慮，儉泰移墮，全無員之官，空受祿分。三載無考績之効，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儲以之虛匱，民力爲之凋散。能否無章，涇渭混流。宜大廟之南，引脩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棱。臺州列國，限外之職，開其所樂，依方課勞。各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先充給，若有廢墮，遣還故郡，殊經奇蘇。待以不次，士脩其業，必有異等。民

識其利能無勉勵。

又

漢文集上書奏以爲殿柱身衣弋綿以革帶劍佩夫人不復故請中民十家之產不爲  
雔臺御備取帳鉗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遺女皂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母與以折  
米見諸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綃數幅之齊蒲席五疊絳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奢役答  
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縣觀帝王未嘗不以約事興修風亡也伏惟  
陛下禮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明素木卑構儕器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箸辟以爲塵珍美繡服  
焚之知卓斯實風高上代德優下世矣然教條雖孚朕染未革宜加輒明以固歸風詳禁朝士  
有裝車篋館高以殊等雕墻華輪卑其稱謂馳騁華色長違清綱略音醜陋于官私徒拘議義  
方且懼且勤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

與尚書令王儉書

後漢書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鄉鄰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愁林稍晦涼暑未平想無所插充幸  
以漁釣之間鎌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  
之途不一故以圓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石之旨善爲靜者

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管帶之高。河南降璣言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終。介然之志。靖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橫海岸。影纓天閣。既讚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贊衣冠之秀。所以蹠跡江臯。佯狂隴肆者。實由氣岸疏凝。情塗猶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每秀神岸。每遊圖書。故君山直上。盛歷於當年。叔陽趙舉。憑擅乎千載。充所以長。碧魚鳥畢影松阿。亭頃之田。是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賦詠於淵池之上。汎濫於漁父之誦。假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鑿巖置日。壯海嶺。以觀百川。轉分危落。砌桂蘭。清疊澗。雜於山幽。松柏森陰。相緣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自存以茲長往。若迺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波。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阻江山。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隙。略舉諸機。持此片言。暢枉高聽。丈人識路。未嘗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極海望。入廟門。協長情之誠。出議闈。抗短予之節。可謂盛矣。維時孤松獨秀者也。素峩未詳。斯旅尙眇。茂陵之產。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氓。佇衣車而矜歎。得無惜乎。若鷁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或成其調。奇禽異羽。或發聲而驚絕。弱為罷興。年林端而悲謡。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爲貴。充昆之百姓。岱表之一民。羸而衣耕且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遊說。蓬轉於屠博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山。肆上之眷望。

溢於皇辰。鄉下之言謬延於遠次。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閱見。掃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遺夢交魂。推符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猶由負相。寄罷吏。因僕過。櫨者。安樂孰事。

爲陳顯達與朝貴書

徐虎龍

諸君足下。我太祖高皇帝。首自天。超人半聖。屬後漢。李、劉、白、張。雖曰後此無君。世祖武皇帝。昭諸通遠。克惠近山。四閭龍隱。一河靜流。海岱傾頤。中原震動。諸君爭。與。至乎後主。存乎太子。豈復日精。繩橫唯義。浴犯先宮。滅與開基。豈當可以無所。而以無所。戰之門。任非華尚。誠必玄同。江濱明兄弟。忠貞屬虞。正諫繁與。尹子之諫。於斯而止。故力排陰。刑。四刺於海路。家門之憂。一起於中江。蕭劉二領軍。並升湖岸。莫莫過洛。宗成之諱。諱。空星矣。渭陽之恩。何專至此。余可空歷葉。忠榮清簡流世。扶翼之功。采蓍領宗之間。已彰。沈。明年任。驛車。將念機杖。歎歌闋。遙影鴻門。忽招陵上之間。何萬古之傷哉。遠使紫臺之賦。詔諸神之傳。纓組之間。罷金張之胤。悲哉蟬尾。爲賤寵之服。嗚呼皇陸。列劫暨之坐。且天人之怨。乾。坤。錯。往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巨動。昔漢池異色。舊王因之見廢。吳郡遷廢。步生以爲姦行。況事。

隆於往怪，堅信於前皮。此而表廢，孰不可與。王侯射王領軍崔護軍中維簡正，適念剖心，晉衛尉蔡晉事沈左衛公，負良家，共傷時艱，先朝遺舊志在名節，同列丹書，要同義舉，建宏策，上秀德沖遠，皆允神器。昏明之舉，往聖流言，今奉役戎驅，敢請乞路。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歌獎太平，不亦佳哉。裴豫州宿遺誠言，久懷慷慨，計其勁早，已登淮路，申司州志節，晦明分合，運合，勦偏率，殿我而進，蕭雍相房，僧寄並已，寡過庭坡將及，南臺司馬崔恭祖壯烈超羣，北驛橫至，侍猶烽，其成唇齒，對郵行事，所張二賢，莫不按劍對揚，捨杖待節，關門恭守，之傍執非人，倡我太尉公體道合璽，仗節脩文，神武橫於七代，雄略震於九紂，是乃從彼英序，近抗威稜，本欲鳴笳細錫，無勞戈刃，但忠黨有心，節義難造，值次之間，森然十萬，飛焰明於九派，列艦迷於三川，此蓋捧海澆熒，烈火消凍耳。吾子其擇善而從之，無令竹帛空爲後人笑也。

### 辭隨王子隆牋

### 謝朓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卽日被尚書召以嘴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汗之水，願朝宗而每竭，歸塞之乘，希沃若面中疲。何則？皇蹕搖蕩，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鳴咤，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華，朓實庸流行能無算，燭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楊小善，故得捨來場圃，奉筆菟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謳語，長裾日曳，後

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  
萬。渤海方春。旅翮先謝。清切瀟房。寂寥舊華。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帆滋  
永。恩德滋深。惟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外郎聞效蓬心於秋實。如其暫偃或存征席。無  
改。每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志系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與何胤書

梁武帝

想懷清豫。縱情林壑。致是懽也。旣內絕心戰。外榮物役。以道養和。展候無爽。若那擅美東  
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賞。是爲樂土。僕推還薄宦。自東徂西。暗言素對。用成睽闊。傾首東顧。曷日  
無憇。瞻昔懷遇。畏裾信非。實欲臥遊千載。吸漁百氏。一行爲更。此事遠墮。扇以所涼。戚以離  
重。故投袂數千。勉翻鳥翼。禱思得賜。卷諮寓情。古昔夫豈不懷。事以橫謝。君所撥心託。機每不  
近。中居人世。始同隱淪。旣俯捨青組。又脫履朱黻。但理存用舍。義貴隨時。往職禡萌。實乃先覺。  
超然獨善。有識欽呼。今者爲邦貧賤。咸恥好仁。由已幸無凝滯。比別具白。此求盡旨。今遣候承  
音息。矯首還翰。慰其引領。

請徵補謝謂何胤表

梁武帝

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雖出處之道。其揆不同。用舍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少

傅膺前新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胤羽儀世胄徵獻冠冕造業德聲康濟雅俗皆居朝列素無宦情賓客簡通公卿罕預簪綬未褫而風塵攏落且文宗儒肆五居其長清規雅裁兼擅其美並達照深鑑預觀亂萌見庸質之知初知貽厥之無寄拂衣東山晦絕塵軌雖解組昌運實避谷時家膺鼎食而甘茲稼艾世製青紫而安此懸鶴自流風聲扇用南成俗淳流素軋餘烈頗在誰其激貪功歸有道康俗振民朝野一致雖在江海而勳同魏闕今泰運甫開賤貧爲恥况乎久蘊瑚璫暫厭承明而可得求志海隅永追松子臣負高殊重參贊萬機實賴羣才共成棟幹思挹清源取銓止水愚欲屈居僚首朝夕諮詢庶足以翼宣庭薄式是生度

### 與劉孝儀令

梁簡文帝

賢從中庶奄至殞淵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渝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贍玄黃成采既以鳴謙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繙袞坐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族之官野王之職棲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淨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口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青風月夜鵠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默言志賦詩棲獲忠質

權楊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風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中晤。博望無通寶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媿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惄。吾昨欲爲誌銘。并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歎。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既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

梁簡文帝

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疏。爭事閑緩。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窮志。更模酒譜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溝溝江水。遠同大傳。吾旣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曾王。近則潘陸顏謝。視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昔實爲非。若以昔賢可繼。則今體宜棄。俱爲盡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表鵠賦文者。亦頗有感焉。何者。謝客吐音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精粗。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屈其精華。但得其冗長。裴則義紀其所長。唯得其所知。謝故功不可階。裴弟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決羽謝生。或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

玉徵金銖，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覩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滄淪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闕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襲。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精良，張子簡之賦，周升鵠之辯，亦成佳手。雖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微論之，無可與語。念音子建，一其蕭確；辨茲清濁，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旣定雌黃，別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恥。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答張撫謝示集書

梁簡文帝

綱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潤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爲壯夫楊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辨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樂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度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鳴笳。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答新渝侯和詩書

梁簡文帝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會超潘陸雙鬟尙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盡等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覩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答晉安王綱書

梁昭明太子統

得五月二十八日疎并詩一首省覽周環慰同促膝汝本有天才加以愛好無忘所能日見其善首尾裁淨可爲佳作吟玩反覆欲罷不能相如奏賦孔璋呈檄曹劉異代並號知音發嘆凌雲興言愈病嘗謂過差未以信然一見來章而樹麗忘晦方證昔談非爲妄作炎涼始質觸興自高觀物興情更何篇什昔梁王好士淮南禮賢遠致賓遊廣招英俊非唯藉甚當時故亦傳聲不朽必能虛己自來慕義含毫屬意差有起予攝養得宜興時無爽耳旣貴伐有寄居多暇日假核墳史漁獵詞林上下數千年間無人致足樂也知少游亦動不靜不出戶庭觸地丘壑天游不能隱山林在目中冷泉石釣一見何必勝於傳聞松鳩杏林知之恐有逾就吾靜然終日披古爲事汎觀六籍雜玩文史見孝友忠烈之跡觀治亂驕奢之事足以自慰足以自信人師益友森然在目嘉言誠至無俟旁求舉而行之念同乎此但清風朗月思我友于各

事薄維，未克榮極。興言居此，夢寐增勞。善護風寒，以慰懸想。指復立此，促遲還書。某疏。

謝故貴水犀如意啓

梁昭明太子

臣統啓。聽敕左右。伯佛掌奉宣勅。行垂質水犀如意一柄式。是道義所須。白玉照彩。方斯非貴。明珠耀日。因此奉珍。每翻御屏。先披御渥。如蒙漢帝之許。便獲植堯之印。謹仰承威神。因諸講席。方使歡喜羅漢。暢樂法之時。玉式頤儒。皆馳駒之辦。熊儒寶刀。子桓憑其大賞。皆乍釋拂張。微解其舊儀。殊恩降天。伏深有踰。不任下旨。謹啓事以聞。謹啓。

與何胤書

梁昭明太子

閩公道勝。漢益屈。游春禪明經。漢莊北面。況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途千里。眇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躊躇。想具區而杼軸。心往形留於茲。有年載矣。方今余明在謝。清風戒寒。想攝養得宜。與休時病。耽精義味。玄理息囂塵。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誠高理與春泉爭溢。樂可言乎。樂可言乎。豈與口厭芻豢。耳聆絲竹之娛者同年語哉。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脩日養夕。幸得從容。每鑽閱六經。汎濫百氏。研尋物理。顧略清音。既以自慰。且以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熱疾憤其神。風眩弊其體。多暫過目。釋卷便忘。是以蒙求之懷。於茲彌軫。

與劉智藏書

梁元帝繹

菩薩蕭法車辟郵大士劉智藏侍者自林宗歸反玄度言歸以結元禮之心彌益真長之歎故以臨風望美對月懷賢有勞無寐無忘興廢方今玄冥在徑蕭何遺日似青緹雲浮紅藥清臺炭重北宮井注想禪詮我娛稍符九次成誦之功轉探三密之間芳杜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無薜蘿之致脩德之暇差足樂也昔韓梅雨福求羊二仲鄧林勝名於鴟鴞周黨傳芳於太原或有百鎰可捐千金非貴松子爲餐油根是服未有高蹈真如歸宗法海梵王四鶴集林籞而相鳴帝釋千馬經丘園而跕步有一於此猶或稱奇兼而總之何其盛也故知南臨之水已類呂梁之川北眺之山彌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滻浦尙想瑤臺勝彼漢池載懷荒谷以此相求心可知矣僕久厭塵邦本懷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諷味子因彌用思齊每增求友常欲發却月之嶺蔭假蓋之松挹璇玉之源解蓮華之劍躋維有閑脫屣無由每坐向詔之牀恆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臺而延佇白雲間之苦江不極未因抵掌我勞如何想無金玉數在郵示弱求難航猶致書於青鳥流川弗遠佇芳音於赤玉鵠望還信以代萱蘇得志忘言此寧三述法車叩頭叩頭

報博士劉杳書

沈約

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懽多與時僕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閒遠。徵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游居之地。休燠所連之美。望慕空深。何可  
鬢拂。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舉。句潤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  
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臥嗟覽。別從詩籍。並爲名製。又山寺旣爲營策。諸賢  
從時復高奇。解頤愈疾。義兼乎此。遲比叙會。更共申析。

與徐勉書

沈約

吾弱年孤苦。傍無期屬。往者將墮於地。契闊奄適。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爲已。望得小  
緣。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事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  
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处武陵。運入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情之始。玉政多門。因此謀  
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認這落運。往志宿命。復成垂災。今歲開元  
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威。尙欲討尋文薄。時議同異。而開年  
以來。病增虛切。當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湖竭。歸之暮年。奉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  
尙似全人。而形體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備愧解。袁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  
冷。月增日篤。取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自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

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

簡韓士

沈約

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塵逸軌。罕或共時。未嘗不拊衷興懷。望古遐闊。尊賢拔俗。遙然沉漠。自遠幽貞之操。義高象重。雖蔣詡不窺城市。鄭真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也。既鄉內所豐。清川亦坐臥可對。不出戶庭而與禽鳥齊美哉。約少不自涯。早愛蟲鳥。遂食推遷。未諾宿願。冀幽期可托。克全素履。興尊弋釣泉旱。以慰閒暮。則生平之心於此遂矣。

謝東宮賜宅啓

廣居西

肩吾居異道。南才非巷北。流寓建春之外。寄息靈臺之下。豈望地無秋隣。里號垂軒。巷轉幡旗。門容轎蓋。況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來植雙槐。似安仁之縣。却瞻蘋阜。前枕洛橋。池通西舍之流。牕映東隣之棲。來歸高里。翻成待封之門。夜坐書臺。非復通樽之檻。才下廳王。禮加溫阮。官成名立。無事非恩。

戒子書

徐勉

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

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抑藉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籠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艤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穢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質又以郊際閒曠終可爲宅儻獲駢車致事實欲歟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葺又須住止吾清明因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旣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時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闢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脩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自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旣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革疋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荷蓀湖裏殊富菱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各心蓋是事意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

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棲幾何哉此直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外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况汝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爲烏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勞尋孔子曰居家理事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内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需之諸女爾汝旣居長故有此令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咸繕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量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樂日也乘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人所勅略言此意政謂爲家以來不事資產豎立墅舍似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巧暮心力稍單幸課本分略不克與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屨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提一曲琅數刻之曾繆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期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豈如之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過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致僕射徐勉書

伏挺

昔士德懷顧戀興數日輔嗣思友情勞一句故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况復恩隆世親義重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隔山川邈殊雖唼睡時沾而顏色不覩東山之嘆豈云旋復西風可懷孰能無思加以靜居廊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意不能無託時因吟詠動輒盈籍揚生沉鬱且猶覆盜惠子五車彌多譖駁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隆渥累牋兼翰紙縹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筆的昔子建不欲妄讚陳琳恐見嗤哂後代今之過奢餘論將不有累清談挺竄迹草萊事絕聞見藉以謫謠得之興牧仰承有事砭石仍成簡通娛腸悅耳稍從攘落宴處榮觀務在灑除綺羅絲竹二列頓遣方丈員案三橋僅存故以道變區中情沖域外操彼絃誦負茲觀捐追留侯之却粒念韓卿之辭榮瞻想東都屬懷南岳鑽仰來睨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復帝道康甯走馬行却山庚得所寅亮有歸悠悠之人展氏猶且攘袂浩浩白水寧叟方欲褰裳是知君子拯物義非徇已恩與赤松子遊誰其克遂願驅之仁達緩此多福雖則不言四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虜紳屢辱自駒不在空谷屠羊豫蒙其資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室郎宗絕迹幽野難矣誠非所希井丹高潔相如慢世尙復遊涉權門雍容鄉邑常謂此道爲泰

每竊慕之方念擁篲延思以陳情者請至農隙無待邀求挺誠好扇文不會今世不能促節局步以應流俗事等昌道謬彼偏嗜是以不羞固陋無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孟公之知仲蔚止乎通人猶稱盛美況在時宗彌爲未易近以蒲葉少用箋素多闕聊幼東方獻書承和須得善寫更請潤詞儻逢子侯比復削牋

報伏士標書

徐勉

復覽來書累牋兼翰事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憤歎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絳百家仰漁六學觀眸表其韶輝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鶴及古顯邑試吏映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謡詠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語邪方當見賞良能有加寵授飾茲簪帶冀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用懷愚智既知益之爲累爰悟誦則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況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蕭條林野無人相樂偃臥墳籍遊浪儒玄物我兼忘寵辱誰滯誠乃歎羨用有殊同今述聽傍求興懷寤宿自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恥烏獸難羣故當捐此辭蘿出從鵠鷺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才暫濟世稟承朝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堯人何事得因疫病念從閒逸若使車書混合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石封山然後返服衡門實爲多幸但夙有風歎遘茲虛眩瘠類士安羸同長孺薄

簿領沈廢。臺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欲追松子。遠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辭費。覽復循環。爽焉如失。清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極。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流連縹紙。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表譽。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慙德。倘成卷帙。力爲稱首。無令獨耀隨堂。空使醉人扼腕。式周頤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苔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歎。曷日無懷。所遲菅蘇。書不盡意。

### 詩評序

鍾嶼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寥寥之頌。厥義更矣。夏歌曰。饗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特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繁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

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使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轡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康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蹣。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枯湖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婦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籠。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薄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

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唐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晉陳子弟聰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弊策衆賭終渝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眺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眺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鵠無涉於文流矣嶸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確不同淄澑並汎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彌城劉士章僕賓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曰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哉士校其質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奔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以爲稱首况八絃既掩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手者踰武固以睨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輶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 爲衡山侯與婦書

何遜

昔人邀遊洛汭會遇陽臺神仙髣髴有如今別雖帳前微笑涉想猶存而帷裏餘香從風且歟掩屏爲疾引領成勞鐘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晝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蕡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爲虛路邇人遐音塵寂絕一日三秋不足爲喻

聊陳往愴。寧寫款懷。遲往瓊瑤。慰其杼軸。

謝東宮賚園啓

張纘

性愛山泉。頗樂閒曠。雖復伏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辨。常願卜居幽僻。屏避謹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憩桃李之夏陰。對逕開軒。採橘柚之秋實。而王畿陸海。畱號一金涇。謂士膏豪傑所競。徙居好時。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資牧荆之富。此園左帶平湖。脩陂千頃。右臨長澗。清潭百仞。前逼逸陌。朝夕爽垲。後望鍾阜。表裏烟霞。每賸春迎夏。華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爽。歸瞰戶牖。不異登臨。升降階墀。已窮歷覽。舟楫所屆。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喻其美。

# 古文品外錄 卷之五

##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釋真觀

泉亭光顯釋真觀致書領軍植越竊聞四衣開士匡正法於將頽十地高人秉玄文於已絕能使輪山遺跡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經行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殿憲緣是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者並令捐茲淨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閭旣普天之下萬國王臣正當謹免舉承鞠躬祇奉但愚情所謂偶或疑焉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傳此地數百年間濟濟徒一何爲盛雖復市朝改風化頻移轉矩常明戒音頓寂其爲禡社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諸史傳至如浮圖和尙曜彩鄴中高座法師流芳鄼洛或復昆明池內識刲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碎身之遺隙道聞入場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世緝馬之瑞爰浮乃有青日赤蹉黃眸白足連眉表稱大耳博勞莫不定水淵澄義岑山堅汪汪道望頤迦葉之高蹠肅肅威儀似煩韓之清行頃年訛替乃日澆漓而正法洪基猶應未殄忍復違其本志奪彼前心莫不仰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法座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岐路而有分袂

之悲。雖異河梁遠結言離之痛。若以不斷名籍爲其深罪。延茲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務應脩道。許其方外之禮。不拘域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無關簿領。並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刹爲居。臨中告飯。或頭陀林下。或蘭若巖阿。如此之流。甯容繼屬。若勝業不全。清禁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知聖凡相濫。譬菴羅之果。生熟難分。雪山之藥。真僞難辨。忽使崑峯之上。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蛇等斃。何期惜也。吁可傷哉。又其割愛辭親。披縗翦髮。旣無僕使。永絕妻孥。或老病之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其一朝而散。便溘死溝渠。遂有赴峻嶺而投身縊長繩而刎命。雖復汨羅之痛。匹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未重。且復奇才絕學。並寄後生。聽講誦經。成資晚秀。所以須陀得戒。猶是幼童。身于揚名。差非耆老。如斯之類。若並翻縉恐此法門。便無紹繼。徒輪絕矣。精舍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房所寄。後殿斯憑。愚謂此人。殆誠無用。若必有拔距投石之能。索鐵伸鈎之力。則並從軍幕。久預長驅。儻復肯服縗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便同孟獲之浮怯。既不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身披甲冑。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遙聞戰鼓。色變心驚。遠望軍塵。魂飛氣懾。將恐有阻都護之威。無益貳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國儲。所以普使收其賦歛。但浮游之屬。萍進蓬飛。散誕之流。且貧終窶。鄉里旣無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約屢則兩踵併穿。斂襟則雙

肘哲現觀董生之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疑豐飽求朽壤以爲藥寧識紫丸服糞掃而爲衣豈逢貴絹貨財之禮此則無從懷璧之愆信哉應免若令其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便是餓糧莫寄伏惟皇朝御府齊聖欽明繼踵軒羲比肩炎昊握鏡之風彌遠垂衣之化方深兼復梁棟三寶賴弘才善皆漢明靈感上夢金人晉武覆脩繕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贊焉或深輕是謔等仙預大王寶塔斯成類無憂國主明楊仄陋信巢父之清虛徵聘漁畋許嚴君之高尚愚謂絃預今者俛首僧尼若已離法衣無過道業或常居邸肆恆處田園並依民例宜從策使如其禪誦知解疏素清虛或宣唱有功梵聲可錄或繕脩塔廟建造經書救濟在心聽智爲務乃至羸老之屬貧病之流幸於編戶無所堪用並許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寶或出荆山百步之中時逢芳草於是寺斷流俗之僧衆無鋪糟之客六時翫請常以國界爲心三業精脩必用君王爲本豈不爾明踴躍人鬼欣歡冥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交泰六氣調和鶯馬息鞍軍旗卷旆還臺入附無待丹水之師玉帛來朝還想稽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欣哉儻復疆場不虞軍資有闊薄須費斟酌聽徵求仰惟領軍檀越外則探蹟典墳內則鉤深經論才高帷幄寄重鹽梅必願降意芻蕘留心正法微惠研詳薄垂觀覽如其一毫可採深希曲爲矜論無使蘭艾同鋤蕙猶具剪庶得仙人苑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鋪講席則匡維之

德比恆岱以齊高擁護之功似滄溟而共廣橫此忤煩彌增悚惕。

天嘉六年修前代墓詔

劉師智

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虛流生氣無賴之風暴及徂魂江左肇見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繕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才而零落丘山變移陵谷咸皆翦伐莫不侵殘玉杯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太祚光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脩祖武雖復旛旗服色猶行祀宋之邦車駕巡遊眇瞻河雒之路故喬山之祀頻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柏恆守唯成藩舊墳士子故瑩掩蓬未周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留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維前代王侯自古忠烈墳冢破發絕無餘者可檢行脩治墓中樹木勿得樵採庶幽顯咸暢稱朕意焉

答虞仲書

陶弘景

棲六翮於荆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于茲矣而春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矜曲信知鄰德之談無虛枉牘夫子雖迹蹠朱閣而心期岱嶺豈但散髮乎高岫似將飛霜於絕谷良爲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慙慨徒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

自非齊生死於一致者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儻遇知已相與共憂曷來處公茲  
焉可遇何爲棲棲空勞鼓缶迨及暇日有事還董不亦皎潔當年而無愧前脩也

### 授陸敬游十乘文

陶弘景

隱居先生遺總事弟子範頃乘策執簡膝授前學弟子吳郡陸敬游建連石之邑爲棲靜  
處士策文曰昔爾敬游告我紆綏嘗闢得笏染席雖迹混教途而心標逸境芝田之想無忘曉  
夜深韞之志歲月已深至德有附風雲相會爾之來也爰移雨春於居櫛帶青墀掛冠朱闕攝  
手東驅創居茲嶺脈洞通水徒石開基登崖斬幹越蠶負卉筋力盡於登築氣血疲乎趨走肌  
色憔悴不以暴露爲苦心魂空憮寧屈饑寒之弊棟宇既立載擢霜暑於時七稔經始甫訖今  
日之安爾有勤焉君子不獨居其榮仁人必與物同泰是用邑爾長阿北阪積金山連石之鄉  
方七十步澗水屬焉其爾志業永爲華陽上賓爾其蒞之(其一)爾以誠慤爲性恬澹爲情質  
直居本沉重樹志不邀博才高謝時俗權謀詭譎非意所欲今故賈爾爲棲靜處士可謂因德  
立號克終斯美(其二)爾其梨館燒營劃拔城堂壇宏敞樓路通嚴官司行止並有棲憩繕築  
之勞莫匪爾力今故賈爾四窗飛軒廂廊側屋可以安身靜臥顯祇遐福(其三)爾奉上惟勤  
接下以惠稼穡艱難備嘗勞苦貨殖之宜允贍糧服手足胼胝未獲告休櫛風沐雨於焉尤切

今故賚爾蒼頭一人，厥名多益，可以轉代薪水，省息劬劇。（其四）爾族惟舊緒，身乃邦閒道雖一貫，事望宜分。今故賚爾銅鐵如意，可以揮對賓僚，卽名立事。（其五）爾崇教惟善法，無偏執器服表用，爰寄玩習。今故賚爾筇竹錫杖，可以振動三界，精祇憚釋。（其六）爾期誠玄契，遐想靈風，至懷所詣，因心則通。今故賚爾香爐一枚，重陸副之，可以騰煙紫閣，昭感上司。（其七）爾澡形潔藏，肴糧旣去，宜導松鹿，實資芳醑。今故賚爾杯盤一具，可以夕挹桂漿，朝承菊露。（其八）爾敬事經誥，遵尚楷模，翰墨之用，於是乎在。今故賚爾大硯一面，紙筆一副，之可以臨文寫字，對真受言。（其九）爾真心內固，清行外彰，濂蕩紛穢，表裏雪霜。今故賚爾鑰石澡灌，手巾爲副，可以登齋朝拜，出入盥漱。（其十）今賚爾十事，事準前史，可對揚嘉策，循言求理，無或驕惰，以隳斯旨。援筆申懷，敢告處士。

采嘉郡教

丘 邊

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曝背拘牛，屢空於畎畝，績麻治絲，無閒於簷巷。其有耕灌不脩，桑榆臞樹，遨遊鄙里，酣酺卒歲，越伍乖鄰，流宕忘返者，異相如而四壁獨立，高斂仲蔚，而三徑沒人，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興遂之移風。

與陶隱居

太元真人

若夫能眇邈於當世。則所重唯身也。罕營外難者。則無死地矣。是以古之學者。握玄筌以藏領。匱穎鏡于紛務。凝神乎山巖之庭。願真于逸谷之津。于是散髮高岫。經緯我生。暉暉景曜。採吸五靈。遊蹤九道。登元闕形。投思絕空。人事無營。閉存之氣。研諸妙精。故能迴日薄之年。反爲童嬰耳。苟事累沙會。交軒寒路。但所守之不能姑也。何試校之能停耶。物物相要。觸類興患。天人之間。豈時漏哉。所司賞于脩業。所試在于不日新矣。賈生近以此書來託。向聰聰可謂有情。然無逝我梁。有似逆詐耳。

### 言志書

### 蕭大圖

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淵網。挂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倘獲展鷁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此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閑閭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矜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于松子。陶朱成術于莘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羣。言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而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以供餧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克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

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赦尋汎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後歲時披良書探至贊誠慕慕唱烏烏可以虞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摧古今田畯相過廟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施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紺巾履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遙甯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生若浮雲朝露甯俟長繩繫量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笑嘗非直丘明所恥抑亦仲尼恥之

北使還與永叔子侯書

劉潛

足踐寒地身犯耐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飄辛苦迄屆鄆鄉雜俎覃化頗蒙中興兵傳李緒之法櫻擬衛律所治而峩幓難淹醣聚易鑿王權有限時及玉闕射鹿胡奴乃共歸因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嘶立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惟子出迎善鄰相勞倦亦蟹螯覆蝦椀每取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古今書評

袁昂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為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懼終不似真徐淮

南書如南圖士大夫徒好向風範終不免寒乞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蕭慤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施肩吾書如新亭偷父一往見似楊州人共語便音態出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般鈞書如高麗使入抗浪甚有意氣滋韻望之精味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蕭子雲書如上林春在遠近瞻望無處不發曹喜書如經論道人音不可絕翟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鎌司徒書字十二種意造外殊妙實亦多奇柳子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張伯英書如漢武帝夢道遷虛欲仙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鷁鳥乍飛梁鵠書如太祖忘寢以之要目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徵衛恆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蓋光祿書如崩崖入見可畏李斯書世爲冠蓋不易施平張芝經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減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絕妙右二十五人自古及今皆善能書奉勑遺臣評古今書臣既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聖旨委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伏願照覽謹啓普通四年二月五日內侍中尚書令袁昂啓凡百具之如卿所品臣謂鍾繇書意氣蜜厚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強若龍跳天門虎臥風閣薄紹之書字勢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

乃至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臣淺見無聞。暗於明滅。寧敢謬量山海。以聖命自天。不得斟酌過失是非。如獲湯炭。

自序

劉峻

峻字孝標。平原人。生於秣陵縣。期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頽覆。身充僕圉。永明四年逃還京師。後爲崔豫州刑獄參軍。天監中詔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余嘗自比鴻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忘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轍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咸咸無歡。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晉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少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乏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爲序。遺之好事云。

詔答沈炯

陳武帝

省表具懷。卿譽馳騷。情深宛沛。日者理切倚門。言歸異域。復牽時役。遂乖侍養。雖周生

之思每欲乘官戴禮垂文得遺從政前朝光宅四海劬勞萬機以卿才爲獨步職居專席方深委任屢屈情禮朕嗣奉洪基恩弘景業頤茲寡薄兼禦哀疚實賴賢哲同致雍熙豈便釋簡罔圉解綏東路當令馮親入舍苟母從官用觀朝榮不虧家禮尋勃所由相迎曾累使卿公私得所並無廢也

與詹事江總書

陳後主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  
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墻面卓爾出  
羣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嘗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忘  
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諸先儒舉口耳無遺觸口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  
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旨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監換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笑  
娛情琴樽間作雅篇豔什迭五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繁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瀢或  
翫新花時觀落葉旣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怡  
耳目並留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知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迹  
餘文觸口增弦絕絃投筆恆有酸恨以卿同志卿復敍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諫陳寶應書

虞寄

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世故，漂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中以國士之眷，意氣相感。何日忘之。而寄沉疴彌留，褐陰將盡。常恐率眞謗警，消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審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詞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不世。往因多難，仗劍興師，援旗舉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艱，共謀王室，匡時報主，甯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頤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肇基草昧，初濟艱難。於時天下沸騰，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洞微之靈，折從衡之辨，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算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容聖，選賢與能，羣臣緝睦。若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翼土之母，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於物者也。屢申文詔，款篤懇懃。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遽生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寄雖疾危，老及言無足采。千慮一得，請陳愚管。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難薦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龍戰虎爭，竊號假名，銳精持鉉，不可

勝紀。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困勇亂。拯濟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歸。惟天所在。當確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納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彊江外。雖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日。瑱則厥角稽額。委命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成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勳高寶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敍擢。至如余孝頤。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頌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牙爪。胸中豁然。曾無纖芥。况將軍  
寧非張繡。罪異盧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隣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可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頰一生。函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璫向文。政詔瑜黃。子玉此敗人者。將軍所親信。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披堅執銳。驅馬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勢。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擢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自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予

陽季孟傾沒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况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彊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廢國辱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下。豈能同憂其患。不肯將軍者乎。至於師若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丹陛之事。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爲心。修時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率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顓頊。連城數室。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家圖國。其有成功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爲將軍計者。豈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假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效。將軍勿疑。吉凶之機。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臺灣樹。復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能而克修藩服。北面稱臣者乎。甯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敵。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綿微。餘隱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其甘如薺。

思鄉疏

沈 炯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魯達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旣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旣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單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遠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廄廄。別風餘跡。帶陵阜而茫茫。羈旅繹臣。豈不落淚。昔承明見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反。暴聞故旨。竊有愚心。委稷非馨。敢望微福。但雀臺之弔。空憮愴魏君。雍丘之祠。素光皇后。瞻仰煙霞。伏增悽戀。

陳情表

沈炯

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爲養。仕不擇官。承襲朝命。偶在亂世。冒危履險。自死輕生。妻息誅夷。昆季屠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私門弟姪。故自無人。妾丘兄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餘臣一人。前帝知臣之孤煢。容臣以州里。不欲使頓居草莽。又復矜臣溫清。所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款。頻冒宸驛。非欲苟違朝廷。遠離幾席。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讀家書。前懼後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章。二者職居禁憲。非之司直。若自虧身體。何問國章。前德綑繆。始許哀放。內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趙超崔苂。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墳

士邊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心煎切彌迫近時祈之又祈轉忘塵觸伏惟陛下睿哲聰明嗣興文武利於四海弘此孝理寸管求天仰歸帷扆有感必應實望聖明特乞霈然申其私禮聞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用沈孰非涵養

與李那書

徐陵

藉甚清徵常懷虛脊山川絢邈河渭像於經星頤望風流長安遠於朝日青女戒白露爲霜君子惟宜福履多豫雍容廊廟賦納便蕃招使催書駐馬成檄車騎將軍賓客盈坐承相長史瞻對有勞脫惠箋繪慰其翹想吾徒遲蔑後之下臥病漳水之濱迫上曉嶺難爲砭藥平生壯意竊憂篇章忽覩高文載慄勞佇此殷儀同至止王人授館用限班荆常在公筵敬析名作獲殷公所借陪駕終南八重陽閣詩及荊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首鏗鏘並奏能驚趙鞅之魂呼燒相華時瞬安豐之眼山澤掩靄松竹參差若見三峻之峯依然四皓之廟甘泉鹵鵠盡在清文扶風競路悉陳華簡告魏式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爲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此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悲泣望羊碑一詠歌梁之言便掩盈懷之淚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免化城六道知歸皆踰火宅宜陽之作特會幽衿所觀黃絹之詞彌懷白雲之頌但恨苦悶遠纖檀特高峯閒土羅浮康公懸溜

不獲銘茲雅頌。耀彼幽巖。循環省覽。用忘饑渴。握之不置。恆如趙璧。既之不足。同於玉枕。京師長者。好事才人。爭造蓬門。詠觀高製。軒車滿路。如看太學之碑。街巷相填。無異華陰之市。但豐城兩劍。尚不俱來。韓子雙環。必希皆見。莫以好惡無別。木鴈可嗤。載望瓊瑤。因之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盡言。但聞爻繫。徐陵頓首。

使東魏值侯景亂與比齊尙書令求還書

徐陵

叩頭叩頭。夫一言所感。凝暉於魯陽。一志冥棚。遁飛泉涌於疏勃。况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隣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輛盪。而骸骨之請。徒誕幾寒。顚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同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鼎命居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拆三州。長汲舍五岳。我大梁膺金闕。而有亢簷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斯固窮通之恆理也。至如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寄名言。鑄之許猶爲堯舜。雖從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音。奏於司樂。虞夔捐石晉曠。調鐘未足。顧此英轡。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是翼。甯非祀夏之君。戡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爾王徒雍。尋爲都堯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駒雉北飛。肅慎茫茫。風

牛南僂。吾君之子。舍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所未喻一也。又聞晉熙等郡。皆入費朝。去我鄱陽。經途何幾。至於鐸鐸暝漏的的宵烽。隔淑浦而相聞。臨高亭而可望。泉流寶鑑。遙憶益城。客號香爐。依然廬岳。日者鄱陽嗣王範。治兵匯屯。戍滄波。朝夕讀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踰驛。彼有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綸。通和直國郢中上客。集聚魏都。鄰下公卿。風馳江浦。豈廬隴之逕。於彼新開銅駢之街。於我長閑。何彼遠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爲難。如登於九折地。不亂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哲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期以北擇。或不鳴。自此以南。每興未壹。如其境外。脫殼輕鵠。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弱要寶劍。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列首。愚者不爲。連斧全身。庸流所鹽。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蓋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豐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糧之儻。徵騎間行。甯舉轎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驥驛。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頗沛爲言。或云資裝可權。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內逆殘我國家。天下含靈。

人懷情厲既不獲投身社稷。而難乘輿。四家礮蚩尤。千櫛制王莽。安所謂俛眉頓膝歸奉冠纊。佩弭腰鞬爲其阜隸。日者通和方敦曩時。兇人狙詐逐駭狼心。賴撻宋萬之誅。彌懼苟榮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讎憾。正當彊筋齶骨。抽舌探肝。於彼兇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漢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沉。城闕丘墟。委蓬蕭瑟。偃師還望。成爲草萊。霸陵回首。俱霑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讎。我有何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賈。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穀喪。吾雖不敢常慕前脩。不明庶爲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兇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爲葛榮之黨耶。爲邢杲之徒耶。如曰不然。斯所未喻。西也假使吾徒還爲鬼黨。侯景生於趙代。自幽恆居則台司。行爲逆。率山川形勢。軍國彝章。不勞請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算。重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荒。家留河朔。眷眷升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祕事。皆若安冑。英俊計謀。甯非幃幄。或佯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太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謫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爲問謬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侯笑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奸。關路雞鳴。皆是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便在。

雖著前經，儻同徇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繹囚，爰及偏裨，同加恩禮。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逍遙，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牋拭玉脩，好尋盟涉澗之與浮河，郊勞至於贈賄。公恩既被，賓敬無違。今者何舉，翻蒙貶責？若以爲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妖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載此洪恩。譬渤海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龍焚。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鐘鼓。况吾等營魄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天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戮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誣？夫亨屯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父杖鄉，計後後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鑑之方，吾知其訛？正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佇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開文林，凡自洪荒，終于幽曆。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除，新道昏囚，或執政之多門，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憑安車而誘梁客，其晉脣，叛舌，分路揚鑕，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遙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

之霸也。孫甘言以羈媚。曹屈詐以羈縻。撫軒誠到於勾吳。冠蓋年馳於唐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非爲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列以詔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降替。吾奉達溫清。乃屬亂罹。冠虜猖狂。公私播越。肅軒盤御。玉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孽角。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愍。嘗以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况乎欽承有道。驥駕前王。郎吏明經。鳴鶴知禮。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郊。皆尊耆老。吾以珪璋玉帛。一聘來朝。周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薪。衡泣吞聲。長對公闈之絃。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旨應離舌。是所不聞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等佐之家。草限高卑。皆被驕略。自東南醜虜。抄販畿上。臺署郎官。俱侵墻壁。况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婦室姻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夫因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免。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虎非貌。聞詩聞禮。而中冓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謾謗非周。含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諱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長旅崩心。赴江淮。昏望榮生。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

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顧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諭。若鄙言爲戮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齟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繪希矜容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極表思鄉之夢干祈以屢哽慟增深徐陵叩頭再拜。

答周處士書

徐陵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愧結承歸來天日得肆閒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竈虛盡軒皇之圖藝術復考槃在阿言爲獨宿詎勞金液唯飲玉泉比夫素石紛紅終年不爛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冥冥何勞逸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日理當仰崇明師總斯祕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巖孫口口人競投滄海何其樂乎聖朝虛心版築尙想丘園若彼能赴嘉招便當謹申高謝但其人往歲亦望至京觀此風神確乎難拔故以忘懷尊祿詎特犧牲之談高視今卿獨驕蠻絳之訓所恐有道三辟公車十徵若斯者終當不屈此既然矣請復詳言昔楚國兩弱同時紓組漢陰二老相攜抱魏兄之幽貞若其盤坏負石方同形影結綬彈冠無容越楚況乎龜土夔龍猿臚名器已所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音良以多感何則穎陽巢父不會令薦許由商洛園公未聞求徵

綺季斯所未喻高懷，而躊躇於矛盾也。唯遲山阿近信，更惠勞音，如或誠言，謹便聞奏。弟夙勞比劇，不復多呈。徐君白。

### 玉臺新詠序

徐陵

凌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盤以玳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濶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魏國佳人，俱言訶其纖手。閨詩敦韻，非直東隣之白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書出天仙，閼氏覽而遙妬。且如東隣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蹕，將橫陳於甲帳。陪游駢婆，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鸞鈞，奏新聲於度曲。撚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鉢，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脣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姮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棟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情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

清文滿懷。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甯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房宛轉。栢館陰界。絳鶴晨嚴。銅蠡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餘。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閒。厭長樂之鍊鐘。勞中宮之緩箭。輕身無力。怯西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憐盡於百曉。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著。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燃脂眠寫。弄墨晨書。撰錄艷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溢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達。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蟲。雲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旣終。生鳥應前。新梃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絢絕。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絨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臺中館。流詠止於洞簫。變彼諸姬。聊同棄日。猗歟形管。麗矣香奩。

爲王寬與婦義安公主書

伏知道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淫。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爲歡非夢。人暫寤。史相偶成。

仙輕扇初開。欣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粧。猶聞徒佩。顧長廊之未盡。尚分行禮。莫迴之難。廻廣攝金屏。莫令愁撲。恆開錦幔。速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熏爐未徙。定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慄。翠鶴恆驚。已覺錦水丹鱗。素書希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試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鶯羞鏡。勿使窺窓。獨坐嬌娥笑人。

### 與徐陵屬方圓書

周弘

吾荷朝恩得安丘。譽身名兩秦。夫復奚言。但願沐浴堯風。遨遊舜日。安服飽食。以送餘齒。然性靈未能灰弭。其間復須友生言晤。後來英俊。並出方爲時生。林谷之中。鮮逢退逸。惟趙郡方圓。棲遲天日。年過強仕。不慕時榮。文史足用。學藝優敏。中歲曾游宛洛。蒙弟識異其人。方儲之胤。衣冠未絕。雅奉閒逸。得性丘林。與吾朋遊。積有年歲。今復同在嚴堅。舉志風雲。琴按清商。詩題空谷。比幽貞道缺。考槃絕詠。質五履二。兩爻無閒。方今公旦。作輔毫攸。賴激貪懲競。儻復揚懦。夫能立豈。不弘哉。聞若蒙此旌招。未必不繫辱而達於鄉廟之用。脫不能資然來思。而於退讓之道。於斯爲貴。恐弟未究東川人士。聊復起予。今言吾家上宰之貴。無以微裨萬一。此

舉脫復入聽少得不負夙心周弘讓白

復王少保書

周弘讓

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沉金鑠闕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兄至自鎬京致來書於窮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汎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隨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陂竝依蔣徑三荆離析二仲不歸屢屣爲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諸芝朮可求聊因采掇昔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邑熙並歡衡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夕晨玉潤金華嘵猶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惕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爲胸臆正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爾憂戚何爲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反遽傷金產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相保期顧草黃髮猶冀蒼鴈頰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于渭子潤長爲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

梁清

劉敬叔

安定梁清字道脩居揚州右尚方問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仍聞壁蘿聲令婢子松羅往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爲六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宮下來過舊居乃

留不去或鳥頭人身舉而是毛擲灑糞穢引弓射之應弦而滅並有絳汁染箭又覩一物形如猴懸在樹標令人刺中其碑墮地淹沒經日反從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廟飯授之頓造二升經日衆鬼集至醜惡不可稱論松羅牀帳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路逢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十謂採菊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恆擲穢汙答曰糞汙者錢財之樂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頃之清果爲揚武將軍北虜郡太守清厭毒既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薩誦呪文見諸鬼怖懼踰垣穴壁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部絕在郡少時夜中松羅復見威儀器械人衆數十一人戴幘送書粗紙有七十許字筆跡婉媚遠擬羲獻又歌云生儂孔雀樓遙聞鳳凰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鬼有叔操喪哭泣答弔不異世人鬼傳教魯乞松羅一函書題云故孔脩之死罪白箋以弔其叔喪敍致哀情甚有銓次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刹問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與之清先奉使燉煌憶見此僧清有婢產於此遂絕

古文品外錄

一七〇

古文品外錄卷之五終

# 古文品外錄 卷之六

## 勉學篇

顏之推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况凡庶乎。此事遍於經史。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終窮汝耳。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誘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爲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計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深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繼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然私宴。集談古賦詩策。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不燼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輜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讐。則假手賦。

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全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孤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駁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兄俘虜婦孺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爲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言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短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憚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讀書之人自羲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見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掩鬼神所不能隱也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強弩長戟誅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史臣時富國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子饑寒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也脩以學猶磨礪雕刻也金玉之磨礪自美其鑄璞未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鑄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質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爲兵昨筆爲吏身死名滅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手披黃吟道誄德苦辛

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幾秋荼。豈得同年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智明達耳。必有天才。拔萃出類。爲將則閼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豎得管仲子產之教。雖不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卽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臥耳。人見隣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但知跨馬被甲。長梢強弓。便云我能夠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星逆順。知達興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够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凡辦。便云我能够治民。不知誠己型物。執樽如組。反風滅火。化鴟爲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够平獄。不知同轄觀罪。分劍追財。假言而奸露。不問而情得。之察東發。及農商工賈。廝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爲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日。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暖。惕然慙愧。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之守職無侵。見危受命。不忘誠諒。以利社稷。惄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矜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縱容抑志也。素鄙慢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忘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耻。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親古人之小心黜已。齒弊音存。含垢藏疾。尊

賢容衆爾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間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棁豎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旱而黍渥也吟嘯談謔諷詠詞賦事旣廢閒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夫學者所以求益爾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敵惡之如鳴鼓如此以學自捐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脩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蒞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脩身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以虛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嬃光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爲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鑑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牆亦爲愚爾幼而學者

如日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學之興廢。隨世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弘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來。不復爾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爲貴。不肯專精。梁朝皇孫已下。總兆之年。必先入學。觀其志尚。出身已後。便從文吏。略無卒業者。冠冕爲此。則有河臯劉驥。明山賓周捨。朱異。周弘正。賀琛。賀草蒲。子政。劉縚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偉。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四儒者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爲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閒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負玉指歸。或無要會。鄭下謠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爲師。令人氣寒。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恐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精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爲人何必仲尼。居卽須兩紙疏義。燕寢講室。亦復何在。以此得勝。甯有益乎。光陰可憐。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吾無間焉。俗間儒士。不涉羣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多不復言。

取韋玄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

蚤蟲賦序

卞彬

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縕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疎縕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懶事皮膚潔斂不謹澣沐失時四體耗弱加以臭穢故革席蓬纓之間蚤蟲猥流溼癢消渴無時忍肉探揣搔撮日不替手蟲有諺云朝生暮孫若吾之蚤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袴爛布之裳復不憇之討捕孫孫子子三十五歲焉

祭夫徐敬業文

劉令嫻

維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於徐府君之靈曰惟君德矣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辨同河瀉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舍潘度陸超終邁賈二儀既肇判合始分簡賢評德乃隸夫君外治徒奉內佐無間幸移達性頗習蘭蕙式傳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霆碎春紅霜雕夏綠躬奉正衾親觀啓足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舊橋素俎空乾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於今日從軍暫別且思樓中蕩遊未反尚比飛蓬如當此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

遺族子凱疏

謝貞

吾少擢酷罰十四領外蔭十六鍾口口之禍流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蹐地遂同有感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墓於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採拾空薄累致清階縱其殞絕無所酬報今在憂棘晷漏將盡歛手而歸何所多念氣絕之後若直棄之草野依僧家戶陁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耳可將薄板周身載以靈車覆以革次坎山而埋之又吾終歿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幼少未聞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卽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

與陳徐僕射求王琳首書

朱 瑫

竊以朝市遷貿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造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前胄垂名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郡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輕躬殉主以身許國而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藉包胥之念終遺喪弘之音泊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已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瑤早筮末條預參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含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而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瑤雖芻蕘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右非無

餘德，此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故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卽灑川而建塋城。孫叔云亡，仍薦陂而植櫟槽。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人；瀘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憲刑。

祭荊州刺史陰道方文

魏收

維太昌元年十二月庚申朔越十二日辛未，友人鉅鹿魏收謹以清酌少牢之饌敬祭於荊州刺史陰君之靈。嗚呼哀哉！惟君世載不殆，英聲在茲。風流有屬，自爾弘之。孝爲行本，忠實身基。旣言斯立，罄禮窮詩。器則清賞，才惟英博。於暢風雷，蕭條丘壑。顧言朝市，忘懷淡薄。比契沈冥，均情寂寞。往塵守官，及爾同僚。壇筵合韻，琴瑟俱調。丹墀距武，清道齊鑪。跡淪閒曠，心共津滙。乃眷平生，相忻同趨。殷勤宴喜，流逝懈賦。溘矣不追，長違世務。詠歌徒在，音徵空樹。昔猶肢體，與子裘裳。今其往也，生死殊方。形骸何促，天地何長。申茲沃酌，贈以哀傷。嗚呼哀哉。

與子宇文護書

閔姬

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旣逢喪亂，備嘗艱阻。恆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

骨深重。存沒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日下。不覩一人。興嘗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  
卹。差安襄幕。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  
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恙。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旣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  
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仁侔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時。年尙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  
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脩禮起日。吾之閭家大小。先在博陵郡  
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  
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普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問將。吾及汝送與元  
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父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  
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  
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脩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卽至營。通告吾輩在此。明日  
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其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  
後吾共汝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汝  
等四人。謀欲加害。吾與汝叔母等聞之。各捉其兒打之。惟盛洛無母。猶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  
亡歲。智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

裝帶盛洛著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驛同去盛洛小於汝汝等三人並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裘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居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在老闢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况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且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竭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惟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感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爲怪

報母書

宇文護

區宇今崩遭遇災禍達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剪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惟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娶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憐而子爲公侯母爲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繆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爾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昔歷

敦四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喪魄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卽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動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日未忍言惟叙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鄭恩遇彌隆矜哀艷許摩敦垂勃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末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雙膳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餘歲鄭曲舊事猶自記憶况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腑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振運兩河三輔各值神機原其事跡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永定天保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禮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負愧神明審然之恩旣以需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咸澤况在人倫而不銘載有家有國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頤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子母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同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於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

### 遺公卿百僚書

魏室不造姦豎擅朝社稷阽危緣施非譬元父險慝狼戾人倫不齒屬籍疎遠素無聞望特以太后姻姪早蒙寵擢曾不懷昔公行反噬肆茲悖逆人神同憤自頃境士所傳皆云父狼心蠭毒藉權位而日滋含忍詣許與日月而彌甚無君之心非復一日篡逼之事旦暮必行抑又聞之夫名以出信信以制義山川隱疾且猶不以名成師兆亂巨君不臣求之史籍有自來矣元父本名夜叉曰羅實名羅刹夜叉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報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棘木溢泉不息不飲辱名梟稱不入不爲况是季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况乃母后幽辱繼主蒙塵釋位揮戈言謀王室不在于今何謂人臣諸賢或奔世載德或將相繼踵或受任累朝或職居機要或姻戚匪他或忠義是委俛眉逆手見制罔威臣節未中徒有勤悴又聞自父專政億兆離德重以歲時災厲年年水旱牛馬殞踣桑柘無估饑饉僅相仍菜色滿道妖災告謳人皆歎息澗澗西北羌戎陸梁泗汴左右戍潛流離加以剖剗忠貞戮於宗室哀彼本邦一朝橫潰今旣率師將除君側區區之懷庶令冠履得所大怒同必誅之戮魏祀無忽諸之非

爲侯景報齊文襄書

王 偉

僕鄉曲布衣本乖藝用。出身爲國。縣歷二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富貴。當年榮華。身

世一旦舉旗旆。援鼓枹。北面相抗者何哉。實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故耳。往年之暮。尊王造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嬖伴弄權。心腹離武。妻子在宅。無事見聞。及迴歸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遺。斧鉞已臨。旣旌旗相對。咫尺不遠。飛書每奏。冀申歸情。而卒帥特雄。眇然弗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搢閭堰水。僅存三版。舉目相看。命縣漏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拘秦送地。豈樂爲之。但禽獸惡死。人倫好生。僕實不幸。桓莊何罪。且尊王平昔見與比肩。戮力同心。其獎帝室。雖復權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鴈行而已。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授。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之盜。祿去公室。抑謂不取。令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拜恩私第。何足關言。賜嗤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人。當似教僕賢終仲而褒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而不法。將何以訓。竊以分田養幼。事歸令終。舍宅存孤。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足以自疆。身危如累卵。然每兆夷人。卒降十亂。紂之百克。終自無後。潁川之戰。即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彌。殷憂啓聖處。危何苦。况今梁道鬯熙。招攜以禮。彼我虎文。靡之好爵。方欲苑五嶽而池四海。掃氛穢以拯黎元。東羈甌越。西通汧隴。吳越悍勁。帶甲千羣。秦兵冀馬。控弦十萬。大風一振。枯幹必摧。凝霜暫落。秋毫自殞。此而爲弱。誰足稱雄。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太甚。昔陳平背楚歸漢。則彊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舍在人。奉禮而行。

神其吐邪。書稱士衆精新。冠目齊舉。誇張形勢。必欲相滅。竊以寒膠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徇意於前塗。不覺坑寃在其側去。危就安。今歸正朔。轉禍爲福。已脫納羅。彼當嗟僕之過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齊奮。豺復中原。荆襄廣頸。已屬關右。墮城縣瓠。亦奉江南。幸自取之。何勞恩賜。然權變非一。理有萬塗。爲君計者。莫若割地內和。三分鼎峙。燕衛趙晉。足相倅祿。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東吊自行。戎車不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父禰之業。各俗彊壘。聘享歲時。百姓乂寧。四民安堵。孰若驅農夫於龍畝。抗掠敵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克濟。來書曰。妻子老幼。悉在司寇。以此見要。庶其可反。當是見疑偏心。未識大趣。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因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阨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邊道所說。頗亦非虛。故重陳辭。更論款曲。告與盟主。事等舉悲。讒人聞之。翻爲讎敵。撫弦捐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其何能述。

薦京兆韋泓

應  
詹

自遭喪亂。八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渺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清沖。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詹境。經寇喪資。

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回稱不改其樂汎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彥鳩藻收春華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輯熙庶績者也

周儀同松滋公拓跋競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某河南洛陽人也祖父太師柱國公魏室喪亂經綸更阻周朝建國匡翊損讓圖讞帝系卽有內外之親分裂山河仍爲舅甥之國夫人容範端莊儀形淑令六義觀德南風有夫人之詩八卦成形東方有少女之位姆傳習言公宮教業箴管綿繡佩帨茝蘭年十有二出適儀同拓跋競衣其翟服旣得宗婦之儀乘其魚軒還從列國之禮標梅三質無闕其時天桃九華能修其政某年某月冊拜迴洛縣君母金明公主魏文常長女春則常女採桑秋則王姬築館夫人出入主家遨遊咸里灌龍園苑長門宮殿旣而晵腴美疾華茂傷年沉痼牀帳蒸離寒暑三世之術無乏於醫門百草之本徒窮於藥性建德三年五月七日亡春秋三十告西河女子值九節之菖蒲東海婦人得三山之芝草無山再遇悲矣如何卽以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於京兆之北陵原龜策告辰丘陵啓奠西臨織女之廟南望湘妃之墳嗚呼哀哉乃爲銘曰父曰帝師母曰王姬車服不繫江漢無思是生令淑觀禮敦詩聲超宋子德茂邢姨繼世盛德

思賢克舉。奠鴈迎門。濡蕕實俎。奉盥如事。移茵卽序。春冰溶鑿。秋機秉杼。帝鄉近親。帝城近臣。濯龍親戚。平陽主人。金波迴月。玉樹臨春。弄玉鳳凰昌榮紫草。自此千年無人得道。舜華榮曜。飄零何蚤。渭水北原。平陵故園。纔通谷口。卽望寒門。吁嗟此地。去矣歸魂。孟冬十月。長松九年。親賓掩淚。愴懷何言。

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啓

庚信

臣某啓。奉勅垂賜雜色絲布綿絹等三十段。銀錢二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闕乏。自社之內。拂草看冰。靈臺之中。吹塵視瓶。懟妻狠妾。旣嗟且憎。瘠子羸孫。虛恭實怨。王人忽降。大寶先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而舞。玄鶴欲來。撫節而歌。行雲幾斷。所謂舟檝無岸。海若爲之反風。齊麥將枯。山靈爲之出雨。況復全抽素韻。雲板凝傾。辟落青兒。銀山或動。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命。白鹿真人。能生已枯之骨。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垂露懸針。書恩不盡。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水報德之蛇。明珠一寸。某之觀此。寧無愧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謝。謹啓。

答孝文帝書

曹虎

自金精失道。皇居徒縣。喬木空存。茂草方鬱。七狄交侵。五胡代起。顧瞻中原。每用吊焉。知

棄皇廟隨水澗澗伊川之象爰在茲日古人有云匪宅是卜而鄰是卜樊漢無幸咫尺殊風折  
膠入寒乘秋犯邊親屬窮於斬殺士女困於虔劉與彼蟲左共爲唇齒仁義弗聞苛暴先露乃  
復改易鰐姿妄自尊大我皇開運光宅區夏而式亂逋逃棄同卽異每欲出車鞠旅以征不庭  
所冀于戚兩階叛命來格遂復遊魂不戢亂滑孔熾孤總連率任屬方邵組甲十萬雄戟千羣  
以此戡難何往不克主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戰屈敵兵無血刃故部勒小戍間墻清野  
抗威遵養庶能懷音君遂迷復知進忘退當令鉦戒路雲旗北掃長驅燕代併轡名王使少卿  
忽諸頭曼不祀兵交無遠相爲憫然

### 與周處士書

王 袁

嗣宗窮途楊朱岐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  
術惟宜動靜多豫賢兄人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尙保池陽之田鐘迹幽蹊銷聲窮谷何  
其愴寥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畱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闕令物色異人  
譬彼客卿眼勝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譚中藥養神每慕丹砂之說頃年事邇盡容髮衰  
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縝總集觀陰揭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  
慘河陽北臨空思韋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

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鐘橫集

與并州諸貴書

南安王思好

主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情僞昵近兇狡疏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錄皆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帳剝削生靈劫掠朝市聞於聽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絕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先弁擊鷹於西市駁龍得儀同之號逍遙受郡君之名大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叔實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解律明月世爲元輔咸著鄰國無罪無辜奄見誅殄孤旣忝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忍此懷無致疑惑

與陽休之書

祖鴻勳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間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卽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綠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松柏而蔥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峯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

懷金莊生之道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葫蒲。身衣縕襪。出蘋梁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牒哉。而吾生旣繫名轡之轎鎧。就良工之劙劂。振珮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敵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澗。摛藻期之繢繡。發議必在芳芳。茲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峴峩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珪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榮枯。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帝官位旣達。聲華已遠。象山南覽。晉用明煎。旣覽老氏谷神之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翩然清尚解珮捐簪。則吾於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攜酒登巘。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繙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白  
朱真

劉  
炫

通人司馬相如。楊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叙風徵。傳芳來集。余豈敢仰均先達。贻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恕。棰楚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於矜。夏楚弗之及。暨乎敦敘邦族。交

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已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方達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饒廡縉紳之末迄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掛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數應質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雖驥蹏比翼翬鴻整綯素於風酒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至公厚禮殊恩贈榮改爵其幸三也書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足以怡神閱魚鳥以散虛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時慨道教之凌遲蹈先儒之遺軌傷碭々之燕穀馳騁墳典釐改僻謬脩撰始畢厥事適成天逢人願遂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嘉慶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

獻指使姜知古

趙 趣

趙氏之冠搏膺入夢良夫之枉被髮叫天有怨必讎無道則見流於往史載在前文畚一介遊魂九泉罔象德不勝響禱不勝人無廟貌於世間遂湮沉於泉壤自蒙天譴使掌冥司伏審渤海高公令君毀畚墳闕畚謫居冥府天賜佳城平生無戰伐之仇邂逅起誅夷之讐得不

撫銘旌而憤志。托輜翰以申懷。伏希端公俯念無依。迴垂有鑒。特於萬死。免此一杯。倘全馬鬣。  
之封。敢忘龍頭之庇。

詔罪蜀王秀

隋文帝

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要重。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驛睨二宮。佷望災  
禪。容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覬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  
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反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清  
城出聖。欲以己當之。詐稱益州亂。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治城都之宮。妄說禾乃之名。  
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己身之籙。汝豈不欲得國  
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庭。又爲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  
平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  
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  
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廻心歎喜。又畫我形像。縛首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  
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凶慝。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  
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弟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爲。無孔懷之情也。違

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民庶。酷虐之甚也。惟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禍患。長守富貴。其可得乎。

召徐則書

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曉義理。頤味法門。性沖和。神虛白。餐松餌丸。棲息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巒。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色已冷。海氣將寒。假息茂林。道體愈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東帛。貢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佞性披雲。

送袁徐則下書

隋煬帝

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沖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丸。接隱靈巖。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

色不變。經方所謂尾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末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恒化。猶偷於懷。妄事所資。隨須供給。寃裳羽蓋。旣且騰空。空樽餘衣。詎藉墳壠。但枝鳥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

遺史祥書

隋煬帝

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猶事較獵。足使李廣慚勇。魏尚愧能。冠彼二賢。猶在吾子。昔余駐舉推轂。治兵振皇轂。於塞外。驅夫羊乎大漠。於時同行軍旅。契闊戎旃。望浦城而衝冠。盼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俱物不遂。心懶俛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將軍宿心素志。蚤同膠漆。久而敬之。方成魚水。近者陪隨鑾駕。言旋上京。本卽述職南蕃。宜條下國。不悟皇驪曲發。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冰谷。至如建節邊境。征伐四方。褰帷乍牧。綏撫百姓。上稟成規。下盡臣節。是所願也。是所甘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謬其入守神皋。元良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閒宮。厭北閣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薨。旣乏名賢。飛蓋之閨。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想望吾賢。疾如疾首。

答太子廣書

史祥

行人戾止。奉所賜。況恩紀綢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增冰之地。忽載三陽。毳幙韋轡之鄉。

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知啓處。祥少不學軍旅。長遇昇平。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懼驚塞無致遠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材。豈欲追蹤古人。語其優劣。強者王師薄伐。天人受脹。絕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雨。至如祥者。列於卒伍。預聞指蹤之規。得免逆賊之責。藉涯據分實爲幸甚。爰以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已。非庸人之敢議。何則。川澤之大。汙潦攸歸。松柏之高。萬蘿斯託。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仰惟體元良之德。娛重離之暉。正善克修。萬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昊叶商皓。豈有管蠡所能窺測。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逍遙百氏。追西園之愛客。眷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自忝式遏。載櫂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照。相鳴笳之啓路。思託乘於後車。寒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雲。伏僧潛結。

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

魏徵

觀夫天造草昧之初。有聖經綸之始。原鹿逐而猶走。瞻鳥飛而未定。必有異人間出。命世挺生。負問鼎之雄圖。鬱拔山之壯氣。控御英傑。鞭撻區宇。志逸風飈。勢傾海岳。或一丸請封函谷。或八千以剖鴻溝。夏殷資以興亡。楚漢由其輕重。懋功隳乎旣立。奇策敗於垂成。仰龍門以摧鱗。望天池而墜翼。求之前載。豈代有其人者哉。公諱密。字玄邃。隴西成紀人。自種德降祉。弘

道垂風導碧海之長瀾疏閩峯之遙構家傳餘慶明哲繼軌諭文德則弼諸舜禹誥武功則經綸秦漢其餘令望且公且侯垂翠綷拖鳴玉者蓋亦著舊未能盡傳良史莫能詳載矣曾祖弼周太師上柱國衛公祖曜周太保魏公父寬隋上柱國大將軍涼州總管蒲山郡公並匡周之美呂望愧其嘉謀平吳之功杜預慚其遠略公渥洼龍種丹穴鳳雛降列象之玄精稟成形之秀秀氣雲生五色一日千里起家左親衛府東宮千牛備身趨馳武帳暉映廊廡出入龍樓光生道路隋文帝精華已竭義不斷思始開凌長之源將致覆宗之禍公見機而作謝病言歸優遊經史晦明藏用風塵靡雜賓友簡通交必一時之俊談必霸王之略尚書令景武公楊素崖岸峻峙天資宏亮璧立千仞直上萬尋嗣關西之孔子追映東之姬旦深謀遠略獨步當時公年甫弱冠時人未許景武一見風神稱其傑出乃命諸子從而友焉並結以始終之期卽以死生之分暨有隋二世肆虐黔首三象霧塞五岳塵飛妖灾所臻匪唯血落星隄怨謡所動寧止石言鬼哭轍迹遍於天下遂成窮於海外冤魂寒宇宙白骨蔽原野墳塋發掘城郭丘墟萬里蕭條人煙斷絕公與楚公叶契共拯橫流未息溟海之波幾及昆崙之火亡自道中竇身草澤奮臂大呼羣雄嚮起豹變梁楚鳳翔葦洛據敖庾而塞環轅登太行而臨白馬九服諸侯四方豪傑或跨州連郡或稱帝圖王合從締交爭亡秦族者莫不驅茲青犢背彼黑山擊長轂以雷奔

望高旗而電集。不期而會者以百千數。遂大開幕府。肇啓鑄圖。敷七德以宣威。掩八絃而取俊。鱗羽畢萃。草澤無遺。於是發人文以化之。播仁義以乘之。應時機以鼓之。總羣策以決之。九野風馳。六合雷駭。彈壓趙燕。驚江漢。世充蕩昆陽之敗。煬帝同望夷之禍。化及師殲於黎陽。建德稽顙於河朔。七日之地。因爲我有。五都之所。三在城中。胡騎千羣。長戟百萬。欽馬則河濱可竭。作氣則嵩華自飛。近無不懷。遠無不肅。聲溢寰宇。威懾華夷。屬人神之主。以天下爲已任。荒裔停來蘇之望。遺黎有見肩之所。雖實下民伊賴。然非上帝所臨。壯志展於人謀。雄才屬於天命。始先鳴於大樹。終垂翅於羣孽。乃眷西顧。舉茲東夏。載驅周道。來謁承明。帝曰念功。降茲休命。上桂國邢國公拜光祿卿。公雖威未振。主自爲謀。蓋當世舊部先附。多出其右。故吏後來。或居其上。憤漁陽之憤債。聯從吳歟。後列同僚。陰之快快。弟與縫澗爲伍。負其智勇。頗不自安。俄屬元帥秦王。終營過洛。亦親承詔策。率卒先行。既出鶻鳴之關。方次休牛之渠。詔命施號。更盡嘉謀。公想雲夢之僞。遊慮青衣之詐。反心辭魂闕之下。志在江湖之上。慕范蠡之高蹠。追赤松之遠遊。熊耳峯危。羊腸徑險。降吳不可。歸蜀無路。短兵旣接。修途已窮。陰陵失道。誰能拔山之力。驩馬不逝。徒切虞兮之歌。臨陣喪元。時年三十有七。故表上桂國。梁陽總管。曾國公徐世勣等表請收葬。有詔許焉。體質貞明。機神警悟。五行一覽。半面十年。雅善書劍。尤精文史。輕一夫。

之勇。學萬人之敵。至於三令五申之法。七縱七擒之功。出天入地之奇。拔轔擁沙之策。莫不動如神化。應變無窮。負縱橫之才。遇風雲之會。望紫氣以驕首。凌扶搖而振翮。總不召之衆。問獨夫之罪。從我如流。三分將二。遂有囊括四海之志。併吞六合之心。既而神器有歸。朝宗天闕。率從義之旅。爲勤王之師。更望重自疑。功高是懼。將遠遊以逃難。避途歸而及禍。惜乎高鳥未盡。良弓遠折。敵國猶梗。謀臣已喪。天子過細柳以興嗟。聞鼓鼙而慄慮。雅重事人之節。方申詔葬之禮。學以武德二年某月日葬於黎陽山西南五里之平原。禮也。故吏徐世勣等同與徒綱。其涉艱難。感意氣於一言。託風雲於千載。所恨並發唐代。不列允凱之功。俱爲漢臣。獨留山河之哲。是以慟深繾布。悲久向雄。慮陵谷之推移。勒斯銘於泉戶。庶使神遊楚國。無斲項羽之臣。塊往齊都。不愧田橫之家。乃爲銘曰。如馬唐臣。濟龍周史。弘道百世。遇德千祀。帶地深源。極天峻峙。玉種逾潤。蘭芳不已。成形勝氣。成象降精。餘慶鍾美。惟公挺生。少表奇智。云擅英聲。符采發越。志略縱橫。階道方衰。始開陵長。觀茲兆亂。緬然長想。閑閭晦迹。招弓莫往。桓桓列居。不讓世網。遲居道消。時逢改卜。朱旗爰止。素靈已哭。野戰羣龍。馳走原庭。威竄周鼎。爭亡秦族。時遭蠖屈。運偶鳳翔。劬勞百戰。經營四方。振蕩六合。牢籠八荒。始開墜廟。終基漢王。羣雄並起。莫恢王度。聖人旣作。皇天乃顧。爰自東夏。言遵西路。來擬寶融。寵逾英布。爵第五等。位登九棘。帷幄參

謀高衢聘方海。運方遠圖南未極縱擊擢鱗。摩天墜翼。熊耳失路。新安殞身。長男喪楚。少女留秦。驚魂懼託。反葬何因。列樹松柏。唯餘故人。

移郡縣檄

李密

大魏永平元年四月二十七日。魏公府上國公。元帥府左長史邴元真大將軍左司馬楊德方等布告天下。人倫衣冠士庶等。自无氣肇闢厥初生人。樹之帝王以爲司牧。是以羲農軒頃之後。堯舜禹湯之君。胎不祇。投上玄。愛育黔首。乾乾終日。翼翼小心。堅朽索以同危。履薄冰而自懼。故一物失所。若納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謙德軫於責躬。憂勞切於罪己。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蟠木距於流沙。瀚海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致之昇平。軀之仁壽。是以愛之若父母。敬之若神明。固能享國多年。祚延長世。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綏衣狐媚而圖聖寶。胠餕而取神器。及續我貞辰。狼虎其心。姑噏明兩之暉。終于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爲梟獍。便行鴉毒。於是景深於苦僕。釁酷於商臣。天地難容。人神嗟憤。加以相呼安忍。閼伯目尋劍閣。所以懷囚晉陽。所以興亂。甸人爲虧溝邢斯逞。夫九族既疎。唐帝闡其欽明。百世本枝。文王表其光大。况乃礪瓊磐石。勦滅維城。唇亡齒寒。寧止虞虢。欲其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於聚麀。人倫之禮。別於內外。而蘭陵公

主逼幸告終誰謂歎首之賢翻見齊襄之恥逮於先皇嬪御並進銀環諸王子女咸貯金屋牝  
鷄鳴於詰旦雄雉恣其子飛袒服戲陳侯之朝穹廬同冒頓之寢辱賞之出女謁遽成公卿宣  
淫無復綱紀其罪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機未曉求衣昃晷忘食是以大禹不重於尺璧漢明  
無隔於反支體此憂勤深慮幽枉而荒湎於酒俚書作夜式號且呼酣嗜聲伎常居窟室每藉  
糟丘朝謁罕見其時嬖臣希覩其面斷決自爾不行敷奏於是停擁中由千日之飲酩酊無知  
襄陽三雅之杯留連詎比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爲九市親駕四驥自比商人見要逆旅殷  
紂之譖爲小漢靈之罪更輕內外驚心遐邇失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爻茅茨采椽陳  
諸史籍聖人本末惟避風雨詎待珠玉之華寧須錦錦之麗故塔室崇構商辛以之滅亡阿房  
崛起秦族以之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車廣立池臺多營宮觀金鋪玉戶青墳丹墀蔽虧日  
月隔閨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尚難爲之勞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  
籍不過十畝人力所供才止三日是以輕徭薄賦不奪農時寧積於人無藏於府而科稅繁猥  
不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卮難滿頭會箕歛逆折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損千金之費父母不保  
其赤子夫妻相棄於匡牀萬邦則城郭空虛千室則煙火斷絕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  
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則一紀本欲親問

疾苦。觀省方俗，乃復廣積薪芻，多聚饗餚。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從臣疲弊，供頓辛苦，而飄風凍雨，聊竊比於前驅。車轍馬跡，逐周行於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母以歌雲，浮東海以觀日。家苦納秸之勤，人阻來蘇之望。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夷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固，戰國所爲。乃是狙詐之風，非關稽古之法。而乃追蹤秦代，版築重興，翼其基噓，延袤萬里，遂使屍骸蔽野，血流成河。橫怨比於丘山，號哭動於天地。其罪六也。遜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爲荒服。周王棄而不臣，示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又禦勞未矣，不能穿於魯縞，衝風餘力。非敢駢於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鶡肋食而何用，而恃采桔彌躬，窮兵艱武，權在井呑。不務長策，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遂使億兆夷人，隻輪莫返。天差喪罰，實爲黃池之盟。符堅滅丹，良由壽陽之役，欲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於後。復矢相顧，鬚弔成行。義夫利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直言啓沃，王臣匪躬。惟木從繩，若金須礪，庶幾建鼓，思聞獻替之言。夏禹懸鞭，時聽箴規之美。而乃懷諫違卜，姑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居戮。左僕射齊國公高頤、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暫吐良藥之言，翻加屬鏗之賜。龍逢無罪，便遭夏癸之誅。王子何辜，濫被商辛之戮。迄今君子結舌，賢人缄口，指目而爲盛，射青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死之將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賂鬻。而錢神起讖，銅臭爲

公。梁冀受賄金之蛇。孟佗薦葡萄之酒。遂使彝倫攸斁。政以賄反。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居上。驗汲歸之言。鑿錢不如傷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賞祖義。豈食言自獨夫嗣位。每歲行幸。南北巡狩。東西征伐。至如浩豐陪臣。東都守固。闖鄉野戰。雁門解圍。日外征夫。不可勝記。既立功勳。須酬官爵。而志懷翻覆。言亦浮詭。臨危則勤賞懸授。克定則絲綸不行。異商鞅之賚金。同項王之剝印。芳甸之下。必有懸魚。惜其重賞。求其死力。走丸逆坂。哲此非難。凡百曉雄。莫不讎忿。至於匹夫蕞爾。宿諾不虧。既在乘輿。二三其德。其罪十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四維不張。三空總萃。無小無大。愚夫愚婦。共識殷亡。咸知夏滅。桀南山之旨。皆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七月窮奇災於上國。猰㺄暴於中原。三河縱母豕之貪。四海破長蛇之毒。百姓殲亡。殆無遺類。十分之計才一而已。蒼生凜凜。咸憂杞國之崩。赤縣噭噭。俱愁蜃陽之陷。且國祚將改。必有常期。六百喪殷之年。三十終姬之數。故誠錄皆云。隋氏三十六年而滅。此則厭德之象已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況乃搘搶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入井。甘公以爲義興。兼以朱雀門燒。正陽日食。狐鳴鬼哭。日竭山崩。並是宗廟爲墟之妖。荆棘旅庭之事。夏氏則災饑非多。殷人則谷徵更少。牽牛入漢。方知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車之會。今者順人將革。先天不達。大誓孟津。陳盟景毫。三千列國。八百諸侯。不謀而同辭。不召而

自至蘿蘿隱隱如電如雷雕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驥而景雲起我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備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出周太保魏國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啓元勳世祖嗣元皇之業篤生白水目角之相更彰載誕丹陵天表之文斯著加以姓符圖緯合協歌謠六合所以歸心三靈於焉改卜文王厄於羑里赤雀方來高祖隱於碭山彤雲自起兵誅不道赤伏至自長安銚銳難當黃星出於梁宋九五龍飛之始大人豹變之初歷試諸轄大敵彌勇上柱國司徒東郡公翟讓功宣繙搆翼亮經綸伊尹之贊成湯肅何之輔高帝上柱國總管歷城公孟讓上柱國左武侯大將軍單雄信上柱國右武侯大將軍徐績柱國大將軍左長史邴元真降國公裴行儼等並連籌千里勇冠三軍擊劍則截蛟斷鼈彎弧則噒猿落雁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吳鴻奉蕭王之業復有蒙輪挾鵠之士拔距投石之夫冀馬追風吳戈照日魏公屬當期運撫茲憶兆躬擐甲冑跋涉山川櫛風沐雨豈辭勞倦遂興西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成旅四七爲名呼吸則河渭絕流叱咤則嵩華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擊師何陣不懼譬猶決滄海而濯殘燐舉崑崙而壓小卵鼓行而西百道俱進以四月二十一日屆於東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達韋津皇甫無逸等昆吾惡稔蜚廉奸佞尙述天數敢拒義師驅率醜徒衆有十萬自廻洛倉北遂來舉斧於是熊熊角逐貔虎爭先因爾倒

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爲小達等助桀爲虐嬰城自固梯衝亂舞徒設九拒之謀鼓角潛鳴空凭百樓之險燕巢衛幕魚游宋池殄滅之期匪朝伊夕無興洛虎牢國家儲積我並先據爲日久矣又得迴洛復取黎陽天下倉儲盡非隋有四方赴義萬里如雲是食足兵無前無敵裴光祿仁基雄才上略受賑專征遐邇攸憑安危是託乃識機知變遷虛事夏袁謙擒於藍水張須陁寢在榮陽竇慶戰沒於睢陽郭紹授首於河北隋之亡候斷可知也清河公房彥藻近秉戎律略地東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擊安陸汝穎隨機破定淮安濟陽俄然遂歟徐聞朗已平魯郡孟海公久破齊陰於是海內英雄咸來謁應封民瞻取平原之境郝孝德據黎陽之倉李士雄虎視於長平王德仁鷹揚於上黨滑郡公李景考功郎中房孝基發自臨渝劉興祖起於北朔崔伯駒自穎川起房獻伯以進郡來各擁數萬之兵俱期牧野之會滻渾之右兩谷以東牛酒溢於軍前壺漿迎於道左諸君等並衣冠世胄杞梓良材歛神霖澤之秋裂地封侯之始豹變雀起今也其時罷鳴鶴應見機而作各宜鳩率子弟共建功名耿弇之赴光武蕭宗之奉高帝當以金精紫綬華蓋朱輪富貴以重當年忠貞以傳奔葉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夫桀犬尚荷王莽之恩仍懷蒯聩之緣審配死於袁氏不如張邵歸曹范增困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常加好爵擇木而處幸不自

疑脫其猛虎猶與舟中敵。國風沙之民共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官上賞。鄙以相授。如暗於成事。守迷不返。輶闕縱火。玉石俱焚。爾等噬臍悔將何及。黃河帶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志。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招道士徐鴻客書

李密

齊州長史至得所上奇策一篇。理智優長。文采富麗。覽而味之。嘉玩無已。夫天地閉。賢人隱。少微光。處士見。是以懸輞之上。軒轎開於廣成。汾冰之陽。唐帝從於齒缺。是知肥遁爲美。齊物攸歸。雅節與蘭桂俱芳。高風共雲雷競烈。孤門承世胄。地藉餘緒。平生大志。豈圖富貴。只爲時逢版蕩。代屬艱虞。厭海水之羣飛。憚浮生之滌炭。便與二三人傑。百萬武旅。欲受降於帳道。將問罪於商郊。未遇玄女。思逢黄石。詎有啓沃謀猷。弼成鉛槧者也。仙師學究本原。術苞奇政。八風五星之候。玉臺金匱之書。莫不洞曉於心。若指諸掌。今龍戰于野。鶴翔寥寥。或出或處。且變且更。濡足援手。是曰仁人。除暴靜亂。方稱君子。贊我興運。今在襄時。師宜躡屩擔笈。用虞卿之禮。披櫛輓輅。襲裹敬之風。引領瞻望。拂席相待。遲聽鄙生之誠。方聞左車之說。桂樹山幽。歲云暮矣。桃花源穴。想見其人。冬首薄寒。比如宜也。想攝養有方。當無勞慮。庶不遠千里。早赴六軍。孤已勒彼州令。以禮相送。冀面非遙。遣此不多及。

虬髯客傳

張說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儕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頽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戲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宦官奏於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取其策而退。當公之駢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衛公餌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詣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臺。公問誰，曰：「妾侍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遲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聞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羅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彼婦居貧，氣不足，畏也。話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覩其肌膚儀狀，音辭氣語，眞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憇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旣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鬚如虬，乘

蹇驢而來。投草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觀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避拜之間。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官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間。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用之乎。曰不敢。於是開草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設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眞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日。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迺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

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和，遽致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揭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旣出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口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卽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只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隱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與虬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弈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道士對弈，虬髯與公傍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就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輝煌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斂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罷弈請去，旣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以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公策馬而歸，卽到京，途與張氏同往。一小販門子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八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妝飾畢，請更衣。在又珍異，旣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裼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

妻出拜。蓋亦天人也。四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食妓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堂東昇出二十牀。以錦繡帕覆之。旣陞。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欲以此世界求事。當或龍戰二三載。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材。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器。從夫之貴。以盛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予之贈。以佐真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同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僮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乃爲豪家。得以助文皇帝締構之費。遂匡天下。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歸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由英雄所翼。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蠭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也。

## 勞生論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試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

## 盧思道

因言時云爾。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羣品。妍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己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遊。夏辟窮麗。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慍無懼。假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爲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纏鍊仁義。籠紲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于倒蹠。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旣致嫌于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于愚庸。篤學強記。聾瞽於焉側目。清心河瀉。木訥所以疚心。豈徒轔惜春漿。鳴怪腐鼠。柄江都而永歎。傳長沙而不歸。同亦魯值臧倉。楚逢靳尚。趙壹爲之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膾就殃。屏迹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賈謐郭淮。腥臊可腥。淫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謠。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斂笏升階。汗流夾背。苦客之踵躋焦原。匹茲乖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爲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於下。岐伯善卷。恥狗幽憂。由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

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海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覽北堂之明月范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實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需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旣聞之矣它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概余答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蓮海輕爵羅於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觀人事之隕淺覩時路之邇危玄冬修夜靜言長想可以來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爲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詔訛讒佞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于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撫讓之風縉紳不嗣夏書昏摯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益董石之巷夕陽且落皂蓋墳闕竈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好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豔姬美女委如脫履金銑玉華棄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

高視闊步結侶乘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縠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斃設去等絕絃館密  
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恥不仁不畏不義靡愧  
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繇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刦人厚自封殖妍歌妙  
舞列鼎撞鐘耳倦絲桐口厭珍旨雖棄論以爲非而時宰之不責末俗量蚩如此之弊余則達  
時薄宦屏息窮居甚恥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儋石不費囊錢偶影聯官將  
數十載猶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新雕爲樸人知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內敷  
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彼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得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  
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礫石變成瑜瑾貢莠化爲芝蘭曩之扇俗攬時駭耳穢目  
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觀斯之謂乎

### 上牛弘書

王孝籍

竊以蠹螻嗜膚則甲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安貧窮易感况懷抱之  
內水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燭侵骨髓安可齶舌縕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  
惟明公尚書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濟活枯鱗吹噓可以騰飛窮羽芳以椒蘭之  
氣暖以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開大君子之聽雖復山川不遠神明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展

猶恐拯溺遲于援手，救縊緩于扶足。待越人之舟檝，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于喬樹之枝，沒于深泉之底矣。夫以一介貧入七年直省，課記不免，慶賞不沾，賣供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親，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達侍，關山迢遙，齧臂爲期，前途邈矣。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掩，登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簾予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沉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殮，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已。夫不世出者，信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良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爲明尙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連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明尙書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用能之資，增日月之明，無手足之戚，憚而不爲，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伸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倘病未及死，往還勉念，肺窮愁之間，囑離憂之詞，託志于前修，述心于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成，願少加矜愍，留心無忽。

與子弟書

韋世康

吾生因緒餘夙霧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衰命。頻蒞方獄。志陰三惑。心憤四知。以不貪而爲寶。處膏脂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闊更劇。不見細書。足病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況壤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皇在我躬。今世穆世文。竝從戎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禮。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興言違慕。感咽難勝。

